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上海五權書社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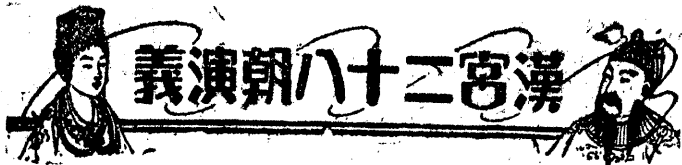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4155B



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剡谿 徐哲身撰

天台山農評

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人茜窗驚豔影 秋波流慧白屋動相思

歷史小說，是根據事實而做的，不可杜撰。正史根據事實，分了前漢，後漢，這部漢宮，不能不也有個分際。自從本回起，就是後漢的開始了。爲便於讀者醒目起見，先行表明一下。却說九十春光，綠肥紅瘦，風翻麥浪，日映桃霞。楊柳依依，頻作可憐之舞；黃鶯恰恰，慣爲警夢之

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人茜窗驚豔影 秋波流慧白屋動相思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人西窗驚豔影 秋波流慧白屋助相思

二

啼。梅子欲黃，荼蘼乍放，在這困人天氣的時候，誰也說是杜宇聲嘶，殘春欲盡，是人生最無可奈何的境界了。那一片綠蔭連雲的桃杏林子裏面，不免令人起杜牧之尋春較遲之嘆！那些初結蓓蕾的嫩蕊，却還迎着和風，搖擺個不住，裏面曲曲灣灣露出一條羊腸小路，好像一條帶子，環屈在地上一樣。這時祇有一羣不知名的小鳥，在樹幹上互相叫罵，似乎怪老天忒煞無情，美滿的春天，忽忽地便收拾去了。此時忽然又夾着一種得得的步履聲音，從林裏面發將出來，那一羣小鳥，怪害怕的登時下了動員令，撲撲翅膀便飛去了。停了半晌，才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，從裏面蹙了出來，他一面走，一面仰起頭來，四處盼望，不時地發出一種嘆息的聲音，料想着一定是觸景生情，中懷有感，當下他懶洋洋的走出樹林，面前便是一條小溪，右面架着一座碑砌的小橋，他走到橋上，俯視溪水澄清，一陣微風，將那溪邊的柳絮，吹得似下雪般飛入水中，水裏魚兒，便爭先恐後的浮上來唼喋，他蹲下身子，熟視了好久，直等那魚兒將楊花唼喋盡了，搖搖擺擺的一哄而散，他才悵悵地站了起來，背着手，仍是向橋那邊慢慢踱去，沒幾步路，前面一道，却是薔薇幃在前面橫着，他繞



着薔薇幃，一直走了過去，到了盡頭之處，便是一簇一簇的茶蘼花架。前面在那衆綠叢中，隱隱的露出紅牆一角。他立定脚步，自言自語道：我也去糊塗了！怎的好端端的跑到人家的花園裏來做什麼呢？他說罷，便回過身來，想走了出去，誰知花園裏甬道很多，走了半天，不獨沒有鑽出來，反而鑽到院牆的跟前去了。他便立定脚，向四面認一認方向；可是他一連認了好幾次，終於沒有認出方向來，他暗暗的納悶道：這真奇了！明明是從那面一條甬道走進來的，怎麼這會就迷了方向，轉不出去呢？假使被人看見了，問我做什麼的，那麼怎樣回答呢？豈不要使人家要叫我是一個偷花賊嗎？不好不好，趕緊想法子鑽了出去，才是正經；遲一些兒，今天就要丟臉。他想到這裏，心中十分害怕，三脚兩步的向外面轉出來。說也不信，轉了半天，仍然是外甥打燈籠照舅，還是在方才站的那個地方，他可萬分焦燥，額上的汗珠，黃豈似的落個不住，霎時將那一件鵝黃的直擺，滴得完全濕了。他立在一顆楊柳樹的下面，呆呆的停了半晌，說道：可不碰見鬼了麼？明明的看見一座小橋在那邊，怎麼轉過這兩個茶蘼架子，就不見那小橋呢？他沒法可想，兩只眼睛，不住的在四邊閃動；滿想

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人舊衙驚豔影 秋波流慧白屋動相思

四

找一條出路好回去。誰知越望越花，覺得面前不曉得有多少路的樣子，千頭萬岔，紆曲迴環，亂如麻縷。他氣壞了，轉過頭來，正想從右邊尋路，瞥見一帶短牆，蜿蜒橫着，牆上砌着鹿眼的透空格子。那短牆的平面上，挨次放着吉祥草、萬年青的盆子。隱隱的望見裏面萬花如錦，姹紫嫣紅，亭台疊疊，殿角重重。他不知不覺的移步近來，靠着短牆，向裏面瞧了一會，瞥見西南角上有幾個十五六歲的丫頭，在那裏尋花折柳的遊玩。他心中一想，我轉了半天，終沒有轉了出去，倒不如去問問她們，教她們指點指點，或者可以出去。他想到這裏，壯着膽，循着短牆，一直往那幾個丫頭的所在繞來。一刻兒，到了那幾個丫頭頑耍的所在，不過祇隔着一層牆，所以一切都能看得清楚。他屏着氣，先靠着牆上面的籬眼向裏面瞧去，只見一個穿紅絹襖子的丫頭，和一個穿月白色衣裳的丫頭，坐在草地數瓦子。還有一個穿舊紫色小襖的丫頭，大約不過十二三歲的光景，頭上梳着分心雙髻，手裏拿一把宮扇，在那裏趕着玉色蝴蝶。那一隻蝴蝶，被他趕得忽起忽落，穿花渡柳的飛着。她可是趕得香汗淋漓，嬌喘細細，再也不肯放手，一手執着扇子，一手拿出一條蛇綠的絹帕來，一面拭





汗，一面趕着。這時坐在地上的穿紅綃的丫頭，對穿白月色的丫頭笑道：你看那個蹄子，不是發瘋了；爲着一只蝴蝶兒，趕得渾身是汗，兀的不肯放手，一心要想撲住，這不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麼？那穿月白色的也笑道：她發瘋與你有什麼相干？你儘管去說她做什麼？今天讓她去趕夠了，但看她撲着撲不着？她兩個有說有笑的，那個撲蝶的丫頭，一句也沒有聽見，仍舊輕揮羅扇，踏着芳塵的去趕那蝴蝶，又兜了好幾個圈子。好容易見那隻蝴蝶落到一枝芍藥花上，豎起翅膀，一閃一合的正在那裏採花粉，她嘻嘻的笑道：好孽障，這可逃不了我的手了。她躡足潛踪的溜到那蝶兒的後面，舉起扇子，要想撲過去。那一隻蝶兒，竟像屁股生了眼睛一樣，霎時又翩翩的飛去了。她一急，連連頓足道：可惜！可惜！又將牠放走了。她仍然不捨，復又跟着那一隻蝶兒，向西趕來，走未數步，她被一件東西一拌，站不住，一個跟斗，栽了下去，正倒在一個人的肩上，她睜眼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那個穿紅綃的丫頭。她連忙爬了起來，對着那個穿紅綃的丫頭，嗤嗤憨笑。那個穿紅綃的，正坐在地上弄瓦子，弄得高興，冷不提防她憑空往她身上一栽。她可是嚇得一大跳，仔細一看，便氣得罵道：



瞎了眼睛的小蹄子，沒事兀的在這裏闖的是什麼魂？難道我們坐在這裏，你沒有看見嗎？那個撲蝶兒的笑道：好姐姐！我因為那隻蝶兒實在可愛，想將他撲來，描個花模子；可是我費盡力氣，終於沒有撲到；剛才委實沒有看見，絆了一個跟斗，不想就擱在你的身上。她聽了，便用手指着罵道：扯你娘的淡呢，誰和你嚕囉，馬上告訴小姐去，可是仔細你的皮。那個撲蝶的丫頭，聽了這話，登時露出一種驚惶的神氣來，忙着央告道：好姐姐！千萬不要告訴小姐；你若是一告訴，我可又要挨一頓好打了。她答道：你既然這樣的害怕，爲什麼偏要這樣的呢？她慌的哀求道：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那個穿月白的丫頭笑道：癡貨，你放心吧！她是和你開頑笑的，決不會回去把你告訴的。她聽得這句話，歡喜得什麼似的，跳跳跑跑的走開，一直向西邊牆根跑來。她一擡頭，猛的回看見一個人，在牆外向着籬眼望個仔細。她倒是一驚，忙立定腳，朝着牆外這個人問道：你是那裏來的野男子？跑到我們家園裏來做什麼呢？可是不是想來偷我們的花草的？坐在地上的兩個丫頭，聽她這話，連忙一齊站起來，向他一望，同聲問道：你這野漢子，站在牆外做什麼勾當？快快的說了出來！如果延挨，馬上

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就喊人來將你細起來。問問你究竟想什麼的？他站在牆外，看見她們遊戲，正自看得出神，猛的看見她們一個個都是怒目相向，厲聲責問着，六隻星眼的視線，不約而同的一齊向他的臉注着，他可是又羞又怕，停了半晌，答道：對不住，我因為迷失路途，想來請姐姐們指點我出去。內一個丫頭笑道：迷路祇有陌上山裏，可以迷路，從沒聽過迷到人家園裏來的。他急道：我要是在山裏陌上，反再沒有迷過路；可是你們園裏，我進來的時候，倒不曉得是個家園；後來看見有了許多的茶藤架子，才知道是家園，我原曉得家園裏外人不能任意遊玩的，所以我忙要回去，誰知轉了好久，竟轉不出去了。千萬請姐姐們，方便只個。那撲蝶的小丫頭笑問道：那個高鼻子的漢子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名字？告訴我們，馬上將你送出去。他連忙道：我姓劉名秀，字文叔；我家就住在這北邊春陵白水村。話還未了，那個穿紅的，笑道：這個癡丫頭真好老臉，好端端的問人的名姓做什麼，敢是要和他做親不成？那個撲蝶的小丫頭，聽了這話，登時羞得滿面通紅，低垂着粉頸，只是吃吃的憨笑。那穿月白的向她說道：明姐，你去問問那個漢子。她連忙答道：他方才不是說過迷路的嗎？又去問他做什麼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二回 春色撩人茜窗驚豔影 秋波流慧白屋動相思

八

呢？你出園引他出去吧！那穿月白的笑道：你既然會說，你何不去引他出去呢？明兒笑道：我又不認得他，怪難爲情的，教我怎樣送法呢？雪妹還是你送他出去吧！雪兒笑道：誰願意去，你自己不去，又何苦來派別人呢？依我說，不如叫碧兒送他出去吧！明兒笑道：正是正是；我倒忘記了她了，叫她去一定是肯去的。忙向撲蝶的笑道：碧妹！你送那高鼻子出去吧！碧兒笑道：怎麼送法？明兒道：你個癡丫頭，真個死纏不清；年紀長得這麼大了，難道送人都不會送嗎？碧兒急道：你們又不說明白，教我將他送到那裏去呢？雪兒道：啐！誰和你纏不清，你不送就是了，扯你娘的什麼談！馬上回去，明姐把你告訴小姐，少不得又要打得個爛羊頭。碧兒急得滿頰緋紅，幾乎要哭了出來，停了一會子，說道：你們只是擺在自己的肚皮裏，又不來告訴我，教我怎樣送法？還說我不肯呢。她說着，便向劉文叔問道：那個高鼻子，你是到那裏去的？劉文叔忙道：我是要回到白水村去；你如肯送我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了。碧兒聽了這話，便對她們哭道：好姐姐！請你們送他去罷！我實在不知什麼白水村黑水村在那裏。雪兒笑道：呸！不送就不送，哭的什麼？誰又教你送他到白水村去呢？不過叫你將他引出花園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就完事了。碧兒聽了這話，忙拭淚笑道：「我曉得了，去送去送！她便動身向北面走來，剛走了幾步，猛可裏聽得嬌滴滴的一聲呼喚道：『碧兒！她連忙止住脚步，回轉身來，對她們說道：『姐們！聽見麼？這可不能再怪我不送那個高鼻子了！現在我要到小姐那裏去了。』她說着，便順着花徑，灣灣曲曲的向東南角一座兩間的小書齋裏走去；劉文叔在牆外聽見碧兒肯送他出去，心中自是歡喜。猛聽得有人將她喚去，他却將一塊石頭依舊壓在心上，料想這雪兒明兒一定是不肯送他出去的；沒奈何打起精神，等碧兒再來，好送出去。他想到這裏，那兩只眼睛不知不覺的將碧兒一直送到書齋裏。她進去了一會子，北邊一扇窗子，忽然有人推開。他便留神望去，只見窗口立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，打扮得和天仙一樣，更有那整整的龐兒，淡淡的蛾眉，掩覆着一雙星眼，鼻倚瓊瑤，齒排貝玉，說不盡千般嬌豔，萬種風流。把個劉文叔只看得眼花撩亂，噤口難言，禁不住暗自喝采道：「好一個絕色的女子！有生以來，還是第一遭兒看見這樣的美人；只可恨近在咫尺，不能夠前去和她談敘談敘，一親芳澤；不知那一位有福的朋友，能夠消受如此仙姿。他正自胡思亂想的時候，瞥見她的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身傍，又現出一個人來。他仔細一看，却就是剛才的碧兒，但見她和那個女子向自己指指點點的說個不了。劉文叔也曉得是說自己的，無奈只是一句不能聽見，只好癡默默的望着她們。只見碧兒說了一陣，她閃着星眼，向自己望了一眼，這時窗門突然閉起，他怔怔的如有所失。片晌，只見那碧兒跑了出來，對她們說道：明姐，小姐教你送那個高鼻子出去呢。明兒笑道：這可不是該應，徧徧就教着我，倒便宜了這癡貨了。她說罷，立起來，向劉文叔道：你那漢子，你先轉到後門口等我。劉文叔聽罷，連忙稱謝不置，順着短牆，向北走去。不一會果然走到後門口，但見明兒已經立在那裏等他，劉文叔便伸手一揖。明兒躲讓不遑的問道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劉文叔笑道：一者謝謝你，引我出去；二者我有兩句話要問你。明兒道：有什麼話可問？劉文叔笑道：請問這裏叫什麼地方？你們主人姓甚名誰？明兒笑道：我當是什麼要緊事的呢，這樣的打拱作揖做鬼臉子；我對你說罷，我們這裏名叫楊花塢，我們家老主人去世了，祇有老太太，兩個小主人，一個小姐，大主人叫陰識，二主人叫陰興。她說到這裏，便住口不說了。劉文叔正想他說出她們小姐的芳名來，不想她就不說了，連忙問道：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姐姐！我還要請問你，你家小姐芳名叫做什麼？明兒聽了這話，似乎有些不大情願的樣子，扭過頭，向他狠狠的瞅了瞅一眼，冷冷的答道：你問她做甚麼？閨裏面的名子，又不應該你們男子問的。劉文叔被她當面搶白了幾句，直羞得面紅過耳，片晌無言，那心裏仍舊盤算個不住，陡然想出一個法子來，便笑着對明兒道：姐姐！你原不曉得；我問你家小姐芳名，却有一個原因：我有個表妹，昨天到我們家裏，她沒事的時候，談起一個陰家女子來，說是住在楊花塢的，她請我帶一封信給她；我想你們楊花塢，大約也不是你們主人一家姓陰的，而且陰家的姑娘，又不是一個，我恐怕將信交錯了，所以問問你的。明兒凝着星眼，沉思了一會子道：你這話又奇了；這楊花塢祇有我們主人一家，姓陰的更沒有第二家的；我家也祇有一個小姐，名叫陰麗華。劉文叔還恐她不肯吐實，忙故意的失驚道：果真叫陰麗華！明兒笑道：誰騙你呢？劉文叔道：那就對了。故意伸手向懷裏摸信。明兒道：你先将信給我看看，可對不對？他摸了一會，忙笑道：我可急昏了，怎的連一封信都忘記了，沒有帶來，可不是笑話呢？他便對明兒笑道：煩你回去對你們小姐說一聲，就說有個人，姓君，名字叫做子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入茜窗驚豔影 秋波流轉白屋動相思

一一一

求，他有信給你呢。明兒笑道：信呢？劉文叔笑道：我明天準定送來，好嗎？明兒點頭，笑道：好的，但是不要再學今天這個樣兒，又要累得我們送你出去了。劉文叔搖頭笑道：不會的，不會的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那裏能回回像今朝這個樣子呢？她便領劉文叔繞着茶蘼架子，轉了好幾個圈子，一面走，一面向劉文叔說道：你原不曉得，這茶蘼架子，擺得十分奧妙，我常常聽他們說，當日老太太在日時候，最歡喜栽花，許多的好花，栽到園裏，不上幾天，就要給強盜偷去了；後來沒有法子想，就造出這些茶蘼花的架子來捉強盜，說也奇怪，沒有來過的生人，撞到裏面，再也摸不出去的。劉文叔問道：究竟是個什麼頑意兒？明兒笑道：你不要急，我細細的告訴你。我們這個茶蘼花架立起來之後，一個月裏，一連捉到三個偷花的強盜。那些偷花的強盜撞進來，每每轉了一夜，轉得力盡精疲，不能動彈，到了早上，不費一些氣力，手到擒來，打得個皮開肉綻的才放了。後來這個消息，傳出去之後，一班偷花的強盜，奉旨再也不敢來了，都說我們主人，有法術將他們罩住，不能逃去。其實說破了，一點稀奇也沒有。聽說這茶蘼架子，擺的位置，是按着什麼八卦的方向，要出來祇需看這架子上記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號，就能出去了。劉文叔又問道：看什麼記號呢？明兒笑指那傍邊的架子說道：那可不是——個生字嗎？你出去就尋那個有生字的架子，就出得去了。劉文叔點頭稱是。一會子，走到小橋口，明兒便轉身回去。劉文叔折回原路，心中只是顛倒着陰麗華，他暗想道：我不信，天下竟有這樣的美人，敢是今朝遇見神仙了嗎？沒一刻，進了白水村，早見他的大哥劉續，二哥劉仲，迎上來同聲問道：你到那裏去的，整整的半天，到這時才回來？他正自出神，一句也沒有聽見，走進自己的書房，一歪身子坐下。這正是：

野苑今朝逢艷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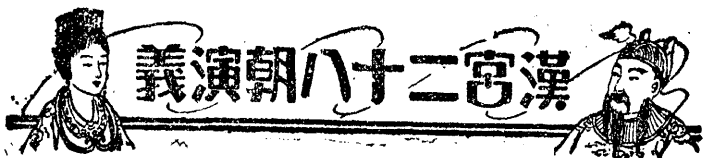
瑤台何日傍神仙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是本書後漢第一回，將謂大喚大播，不知需若干排場，詎知祇從劉秀開遊起筆，如此開端，不獨不落窠臼，且另有風趣。

明兒口中數語，隱隱呼起下文，亦是妙筆。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六十二回 粧閣重來留情一笑 幽齋數語默證三生

## 第六十二回 粧閣重來留情一笑 幽齋數語默證三生

却說劉文叔走進書房，靠着棹子坐下，一手托腮，光是追想方才情景，這時他的兩個哥哥，見他這樣，都十分詫異。劉續道：他從來沒有過像今朝這樣愁眉苦臉的，敢是受了人家的欺侮了嗎？我們且去問問看，說着二人走進書房，劉仲首先問道：三弟！今天是到那裏去的？他坐在棹子傍邊，文風不動，竟一個字都沒有聽見。劉仲向劉續道：大哥！你看三弟今朝這一個樣兒，一定和譏淘氣的；如果不是，爲何這樣的不瞅不睬？劉續點着頭，走到他的身邊，用手在他的肩上一拍，笑道：三弟！你今天敢是和那個爭吵，這樣氣冲斗牛的？愚兄等一連問你幾聲，爲什麼連一個字都不答我們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他正自想得神，不提防有人猛的將他一拍，他倒是嚇得一跳，急收回飛出去的魂靈，定睛一看，但見兩個哥哥站在身傍，問話，可是他也未曾聽得清楚，只當是問他田事的呢，忙答道：瓜田裏的肥料，已經派人佈好，豈子田裏的草，已經鋤去，還有麥田裏的潭已動手了，祇有菜子還沒收，別的差不多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全沒有事了。劉續劉仲聽了他這番所答非所問的話，不禁哈哈大笑。他見他們笑起來，還只當是他們聽了自己說的話，贊成的呢，他便高興起來，又說道：不是我誇一句海口，憑這六百多頃田，把我一個人調度，任他們佃戶怎樣的刁鑽，在我的面前，總是掉不過鬼去的。他們聽了，更是大笑不止。劉文叔到了此時，還不曉得他們爲的是什麼事發笑的，復又開口說道：大哥二哥聽了我這番話，敢是有些不對嗎？劉續忙道：你的話原是正經，有什麼不對呢？劉文叔忙道：既然對的，又爲何這樣的發笑呢？劉仲笑道：我們不是笑的別樣，方才你走進門，我們兩個人就問你幾句，你好像帶了聖旨一樣的，直朝後面走，一聲也不答應我們，我們倒大惑不解；究竟不知你爲着什麼事情這樣的生氣？我們又不放心，一直跟你到這裏，大哥先問你，我又後問你，總沒聽見你答應我們一句腔；後來大哥在你肩上拍了一下子，你才開口；不想你講出這許多驢頭不對馬嘴的話來，我們豈不好笑？他聽了這番話，怔怔的半天才開口說道：我委實沒有聽見你們說什麼呀？劉續忙道：我看你今天在這裏，一定遇着什麼風了；不然，何至這樣的神經錯亂呢？劉仲道：不錯不錯，或者可以碰到什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二回 粧閣重來留情一笑 幽齋數語默證三生

一六

麼怪風，也說不定，趕緊叫人拿薑湯醒醒脾。劉縯便要着人去辦薑湯。他急道：這不是奇談麼？我又不是生病了，好端端的要吃什么薑湯呢？劉仲道：你用不着嘴強，還是飲一些薑湯的好；你不曉得，這薑湯的功用很大，既可以闢邪去祟，又可以醒脾開胃；你吃一些，不是很好的嗎？劉文叔急道：你們真是無風三尺浪；我一點毛病也沒有，需什麼薑湯葱汁呢？劉縯道：那麼，方才連問你十幾句，也沒有聽見你答一句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劉文叔沉思了一會，記得方才想起陰麗華的事，想得出神，所以他們的話，一句沒有聽見；想到這裏，不禁滿面緋紅，低首無語。劉縯劉仲見他這樣，更加疑惑，便令人出去辦薑湯。一會子薑湯燒好，一個小廝捧了進來。劉縯捧着，走到他身邊說道：兄弟！你吃一盃薑湯，精神馬上就得清楚。劉文叔心中暗笑，也不答話，將薑湯接了過來，輕輕的往地下一撥，笑道：真個這樣的見神見鬼了。我方才因為想了一件事情，想得出神，所以你們問我，就沒有在意，你們馬上就來亂弄了。劉縯笑道：既然這樣，便不準你一個人坐在這裏發呆，要隨我們一同去談談才好呢。劉文叔被他們纏得沒法，祇好答應，跟他們一同走到大廳上。那班劉縯的朋友，足有四百



多人東西兩個廂房裏，以及花廳正廳上跑來跑去，十分熱鬧。有的鬚眉如雪，有的年未弱冠，胖的，瘦的，蠢的，俏的，形形色色，真個是珠履三千。劉文叔正眼也不去看他們，一下子懶洋洋的一個人往椅子上坐，也不和衆人談話，只是直着雙目，呆呆的出神。劉績、劉仲也，只當他是爲着田裏什麼事沒有辦妥呢，也不再理他，各有各的事情去了。不多時，已到申牌時候，一班廚子紛紛的到大廳上擺酒搬菜。一會子安擺停當，那班門下客，一個個不消去請，老老實實的都來就坐。劉績、劉仲、劉文叔三個人和五個年紀大些的老頭子，坐在一張棹子上。酒未數巡，忽有一人擲盃於地，掩着面孔，號啕大哭。劉績忙問道：李先生！今日何故這樣的悲傷煩惱，莫非下人怠慢先生嗎？如果有什麼不到之處，請直接可以告訴鄙人。那人拭淚道：明公那裏話來，兄弟在府上，一切承蒙看顧，已是感激不盡，那裏有什麼不到之處呢？不過我哭的，並非別事，因爲今天得着一個消息，聽說：太皇太后駕崩，故而傷心落淚的；試看現在亂到什麼程度了，莽賊篡位，自號新皇帝，眼看看要到五年了，不幸太皇太后又崩駕歸西，這是多麼可悲可嘆的一件事啊！有個老頭子，蹺起鬚子嘆道：莽賊正式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篡位的那一年，差不多是戊辰吧？今年癸酉，却整整的六年了，怎麼說是要到五年呢？劉縯皺眉嘆道：在這六年之內，人民受了多少塗炭，何日方能遂我的心願呢？劉仲道：大哥！這話，忒也沒有勇氣了；大丈夫乘時而起，守如處女，出如脫兔，既想恢復我們漢家基業，還能在這裏遊疑不決麼？時機一到，還不趁風下棹，殺他個片甲不留，這才是英雄的行徑呢。衆人附和道：如果賢昆仲義旗一樹，吾等誰不願效死力呢？劉文叔笑道：諸公的高見，全不是安邦定國的議論；不錯，現在莽賊果然鬧得天怨民愁的了，但是他雖然罪不容誅，要是憑你們嘴裏說，豎義旗就豎義旗，談何容易？憑諸公的智勇，並不是我劉文叔說一句敗興的話，恐怕用一盃水，去救一車子火，結果決定不會有一點效力的；要做這種掀天揭地的大事業，斷不是仗着一己的見識和才智，所能成事的。老實說一句，照諸公的才幹，談天說地，還可以；如果正經辦起大事來，連當一名小卒的資格還沒有呢。他將這番話，一口氣說到底，把一班門下客，嚇得一個個倒抽一口冷氣，面面相覷，半響答不出話來。劉縯忙喝道：你是個小孩子家，曉得天多高，地多厚呢？沒由的在這裏信口雌黃，你可知道得罪人麼？劉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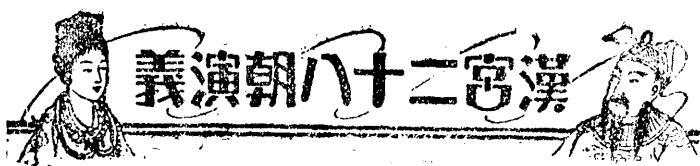
文叔冷笑不語。劉縯忙又向衆人招呼陪罪道：舍弟年幼無知，言語冲撞諸公，務望原諒才好！衆人齊聲說道：明公說那裏話來，令弟一番議論，自是高明得很，我們真個十分拜服。劉仲道：請諸公不要客氣，小孩子家，祇曉得胡說亂道的，稱得起什麼高明，不要折煞他罷。他們正自謙虛着，劉文叔也不答話，站起身來，出了席，向劉縯說道：大哥！我今天身體非常疲倦，此刻我要去睡了。劉縯笑道：我曉得你是個生成的勞碌命，閒着一天，馬上就不對了，今天可是弄得疲倦了？他也不回答，一逕往後面書房裏走來，進了自己的書房，便命小僮將門閉好，自己在屋裏踱來踱去，心中暗想道：明天去，想什麼法子教那人兒出來呢？但是寫信這個法子，不是不好，恐怕她一時反起臉來，將這信送給他的哥哥，那麼我不是就要糟糕了麼？他停了一會子，猛的又想到：那陰麗華，會朝他狠狠的望了一眼的，她如果沒有意與我，還能叫明兒將我送出來麼？是的，她定有意與我的，可是這封信，怎樣寫法呢？寫得過深，又怕她的學識淺，不能了解；寫得淺些，又怕她笑我不通。她究竟是個才女，或者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女子，這倒是一個疑問了：她是個才女，見了我的信，任她無情，總不至來怪罪。

#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我的；假若是個不識字的女子，可不白費了我一番心思，去討沒趣麼？他想到這裏，真個是十分納悶；停了一會，忽然又轉過念頭道：我想她一定是個識字的才女，祇聽明兒講話，大半夾着風雅的口吻；如果她是個不識字的，她的丫頭，自然就會粗俗了。他想到這裏，不覺喜形於色，忙到棹子跟前，取筆磨黑，預備寫信給她。他剛拿起筆來，猛然又轉起一個念頭來，忙放下筆，說道：倒底不能寫信，因為這信是有痕跡的，不如明天去用話探試她罷。他又踱了一回，已有些倦意，便走到床前，揭開帳子，和衣睡下。那窗外的月色，直射進來；他剛要入夢，忽聽得窗外一陣微風，將竹葉吹得颯颯的作響。他睜開睡眼，一骨碌爬起來，便去將門放開，伸頭四下一張，也不見有什麼東西，只得重行關好門，坐到自己的床邊，自言自語道：不是奇怪極了？明明的聽見有個女人走路的声音，還夾着一種環珮的響聲，怎麼開門望望，就沒有了呢？他正自說着，猛可裏又聽得叮叮噹噹的環珮聲音，他仔細一聽，絲毫不錯，忙又開門走出去，尋找了一回，誰知連一些影子也沒有。他無奈，只得回到門口，直挺挺立着，目不轉睛的等候着，不一會果然又響了，他仔細一聽，不是別的，原來是竹葉參差作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響。他自己也覺好笑，重行將門關好，躺到床上。可是奇怪得很，一閉眼睛，就得看見一個滿面笑容的陰麗華，玉立亭亭的站在他的床前，他不由的將眼睛睜開來瞧瞧，翻來復去，一直到子牌的時候，還未曾睡着；幾次強將眼睛閉起，無奈稍一合攏來，馬上又撐了開來。不多時，東方已漸漸的發白，他疲倦極了，不知道在什麼時候，合起眼來，真的睡着了。再說那明兒回去，到了陰麗華的綉樓上，只見麗華手托香腮，秋波凝視，默默的在那裏出神。明兒輕輕走過來笑道：姑娘，我已經將那個高鼻子送出去了。麗華嫣然一笑道：人家的鼻子怎樣高法呢？明兒笑道：姑娘，你倒不要問這人的鼻子，委實比較尋常人來得高許多哩。麗華笑道：管他高不高，既然將他送了出去就算了，還嚕囉什麼呢？明兒笑道：我還有一件事情，要來稟知姑娘，不知姑娘曉得嗎？麗華笑道：癡了頭，你不說，我怎麼能曉得呢？明兒笑道：我送那高鼻子出去的時候，他曾對我說過：他有個表妹，名字叫什麼君子求，她寫一封信要帶給你。我想從沒有聽見過一個姓君的，是你的朋友呀！麗華笑道：你說什麼，我沒有聽得清楚，你再說一篇。明兒道：你有沒有一個朋友姓君的？麗華方才入神，忙問道：他叫什麼名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第六十二回 粧閣重來留情一笑 幽齋數語默證三生

三二

字明兒道：叫做君子求，他有一封信要帶給你。她聽了這話，皺着柳眉，想一會道：沒有呀。明兒笑道：既然沒有，爲什麼人家要寄信給你呢？那個高鼻子說得千真萬真，準於明天將信送得來，難道假麼？甄仔細的一想，芳心中早已料瞧着八九分，可是他何等的機警，連忙正色對明兒道：這個姓君的，果然是我的好友；但是她和我交接的時候，你們大主人與二主人皆不曉得。現在她既然有信來，你可不能聲張出去的；萬一被他們曉得，一定要說我不守規矩，勾朋結類的了。明兒那裏知道就理，連連的答應道：姑娘請你放心，我斷不在別人面前，露個一言半句的。麗華大喜道：既然如此，你明天早上就到園裏去守他收信，切切明兒唯唯答應，不在話下。岔回來，再表劉文叔一夢醒來，不覺已到午時，望日當窗，那外面的烏聲，叫得一團糟似的。他披衣下榻，開門一望，只見炊煙縷縷，花氣襲人，正是已牌的時候。他懶洋洋的將衣服穿好，稍稍的一梳洗，便起身出門，到了五穀場上看見劉縝，帶着二千多名鄉勇，在那草地上操練呢，他也沒心去看，一逕走到豪河口的吊橋上。劉縝見他出來，正要和他說話，見他走上吊橋，似就要出村去的樣子，不由的趕上來勸道：兄弟！你昨天已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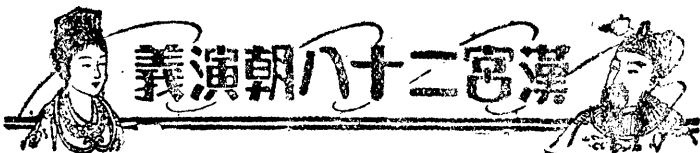
經吃足辛苦了，今天又要到那裏去？他冷冷的答道：因為這幾天身上非常不大爽快，所以住在家裏，氣悶煞人，還是到外面去跑跑的好。劉縯道：游玩你儘管游玩，不過我勸你是不要操勞的爲妙。田裏的各事，自然有長佃的是問，需不着你去煩神的。他們如果錯了一些兒，馬上就教他們提頭見我。劉文叔笑道：話雖然這樣的說，但是天下事，大小都是一樣的，待小人宜寬，防小人宜嚴。要是照你這樣的做去，不消一年，包管要怨聲載道了。劉縯笑道：你這話，完全又不對了，古語云：賞罰分明，威恩並濟，事無不成的。如果一味敷衍，一定要引起他們小視了。劉文叔笑道：你這話簡直是錯極了；用佃戶豈能以用兵的手段來應付他們？不獨不能發生效力，還怕要激成變亂呢！劉縯被他說得噤口難開，半晌，才道：兄弟的見識，果然比我們高明得多哩！劉文叔此刻心中有事，再也不情願和他多講廢話，忙告辭了。出得村來，順着舊路，彷彿彷彿的走向南來，不一會，又到了那一條溪邊的小橋上面。可怪那些小鳥，和水裏的魚兒，似乎已經認識了的樣子，一個個毫不退避，叫的，跳的，遊的，飛的，像煞一幅天然的圖畫。他的心中是多麼快活，多麼自在，似乎存着無窮的希望，放在前面。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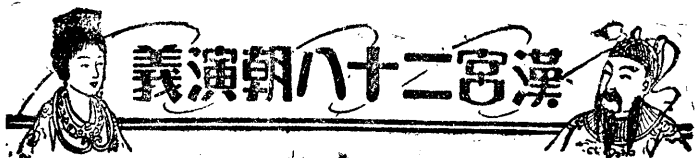
的樣子，兩條腿子也很奇怪，走起來，兀的有力氣。不多一會，早到了她家的後園門口，只見後門口立着一個麗人，他心中大喜道：這一定是麗華了。三步兩步的跑了過去，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却是明兒。但見她春風滿面的，第一句就問道：你的信送來了嗎？他故意答道：送是送來，但是我們小姐說過的，不要別人接。需要你們家小姐親自來接信，才行呢。明兒笑道：你這人可不古怪極了！任你是什麼機密的信，我又不去替你拆開，怕什麼呢？劉文叔笑道：那不行的，因為我們的小姐再三叮嚀，教我這封函，千萬不可落到別人的手裏。我是抱定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的宗旨。姐姐！請你帶你們的小姐出來，我好交信與他。明兒強他不過，只得向他釘了一眼，說道：死人，你跟我進來吧！他聽了這話，如同奉了聖旨一樣，輕手輕腳的跟着她走進園去。不多時，走到書房門口，明兒對他道：煩你在這裏等等，我去帶小姐馬上就來。他唯唯答應，她便起身去了。劉文叔在書案上翻看了一會，等得心焦，忙出書房，張目向前面望去。猛可裏聽見西南角上呀的一聲，他擡起頭來，凝神一望，只見樓窗開處，立着一個絕代佳人，他料想一定是陰麗華，毫無疑議了。但見她閃着秋波，朝劉文叔上下



打量個不住，最後嫣然一笑，便閉了樓門。這一笑，倒不打擊，把個劉文叔笑得有癢沒處搔，神魂飛越，在書房裏轉來踱去，像煞熱鍋上螞蟻一樣。等了一會，伸出頭來，望了一會，不見動作，他滿心焦燥道：明兒假使去報告他家人，那就糟了！忽然又轉過念頭道：不會的，不會的，方才她朝我一笑，顯係她已得明兒的消息，才能這樣的。又等了半晌，突聞着一陣蘭麝香風，接着又是斷斷續續的一陣環珮的聲音，從裏面發了出來，他暗暗的歡喜道：那人兒來了。不多時，果見明兒在前面領着路，但見她婷婷嫋嫋的來了，劉文叔這時，不知怎樣才好，又要整冠，又要理衣，真是一處弄不着。霎時她走到書房門口，停了停，便又走了進來，嬌羞萬狀，默默含情。劉文叔到了這時，一肚子話，盡化到無何有之鄉，張口結舌，做聲不得。明兒對他說道：這是我們的小姐，先生有什麼信兒，可拿出來吧？劉文叔忙搶上前躬身一揖，口中說道：請屏退侍從，以便將信奉上。陰麗華宮袖一拂，明兒會意，連忙退出。她嬌聲問道：先生有什麼信，請拿出來吧？這正是：

休道落花原有意，

須知流水亦多情。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第六十三回 協力同心誓扶漢室 翻雲覆雨初入柔鄉

二六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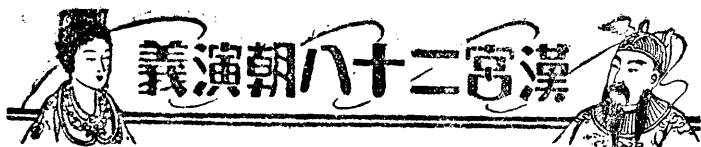
本回略提大旨，淡淡着筆，令全局振動。劉文叔臨行數語，爲下文饑饉伏線。寫一陰麗華，千呼萬喚，乃始出現的，是正角身分。

## 第六十三回

協力同心誓扶漢室

翻雲覆雨初入柔鄉

却說劉文叔見她問話，低聲答道：久慕芳名，昨於無意中得瞻仙姿，私懷幸慰，故以寄信爲題，借此與玉人一親芳澤，雖死亦願矣！但素昧平生，幸勿責我孟浪，則銜感無既。陰麗華聽了這番話，只羞得粉面飛紅，低垂螭首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。他也不便再說，倆人默默的一會子，劉文叔偷眼看她那種態度，愈是怕羞，愈覺可憐可愛。他情不自禁的，逼近一步，低聲問道：小姐不答，莫非噴怪我劉某唐突嗎？陰麗華仍是含羞不語。他恐怕馬上要有人來，坐失此大好的機會，大膽伸手，將麗華的玉手一握，她也不退避。劉文叔見了這種光景，加倍狂浪起來，一把將她往懷中一摟，接了一個吻，說道：親親！你怎麼這樣的怕羞呢？此地也



沒有第三個人在這裏，是否敢請從速一決。她躲避不秩，不覺羞得一雙星眼，含着兩包熱淚，直要滾了下來。他見她這樣情形，忙放了手，說道：「小姐既不願與某，可以早爲戒告！某非強暴者流，就此請絕罷！他撒開手，便要出來。陰麗華忙伸出玉腕，將他拉住，哭道：「我會聽古人有云：女子之體，價值千金，斷不能讓男子廝混的。我雖然是個小家女子，頗能知些禮義。家兄爲我物色至今，完全碌碌之輩，不是滿身銅臭，便是執袴氣習，俗氣逼人，終未成議。昨日在此地見君，早知非凡人可比。但今朝君來，我非故意作態，一則老母生病，未愈，二則家兄等俱在母側，倘有錯失，飛短流長，既非我所能甘受，與君恐亦不宜。他聽了這番話，知道她已誤會，忙答道：「小姐！你可錯疑我了！鄙人方才的來意，不過完全是徵求尊意，是否能夠下顧垂愛，別無其他的用意的。我非是那一種輕薄之輩，專以肉慾用事的。她回悲作喜道：「這倒是我錯怪你了！不知你還肯原諒我嗎？」劉文叔笑道：「小姐！那裏話來！小姐肯憐惜我，我就感激不盡了，何敢說個怪字呢。」她道：「我們坐下來談罷！」劉文叔唯唯的答應，便走向左邊的椅子上坐下。她便將明兒喊來，附耳談了幾句。明兒點頭會意，又將劉文叔飄了一眼，方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三回 協方同心誓扶漢室 翻雲覆雨初入柔鄉

二八

才出去。她從容坐下，方展開笑靨問道：劉先生！胸懷大志，將來定能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的。眼見中原逐鹿，生靈塗炭，莽賊窺神器，轉眼六年，芸芸衆生，急待拯救，不知先生將用何種方針，去恢復漢家的基業呢？她說罷，凝着秋波，等他回答。劉文叔聽她說出這番話，不禁十分敬愛，不由的脫口答道：吾家基業，現不必論，終有恢復之一日。丈夫處世，貴於行，而不貴乎言，言過其實，非英雄也。敵人的志願，仕宦當作執金吾，娶妻當娶陰，他說到這裏，忙噎住不響，知道自己失言，登時面泛紅光。她聽他剛說到一個陰字，便噎住了，自己還不明白嗎？也羞得面泛桃花，低首無語。劉文叔忙用了話岔開去。二人又談了一會，劉文叔雖然是個年未弱冠的少年，但是他的智識，却過於常人，一舉一動，都深有含蓄，比較他的兩個哥哥，真有天淵之別！今日見了陰麗華，覺得她沒有一處不可愛。看官，這個愛字，與情當然是搭擋的，情與肉慾，又差到多少路程呢？看官一定能夠了解的。我再進一步說，這愛與情，情與肉慾，至多間隔着一毫一髮吧；任他是什麼人，一發生了愛，自然就會有了情；有了情，那必從肉慾這條路上走一下子，才算是真情呢！誰說我這話說得不對，他就是個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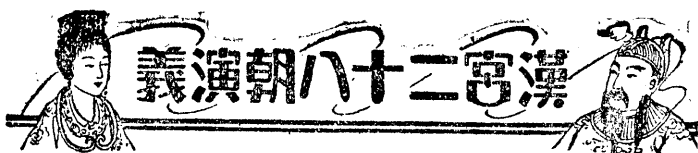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騙子。爲什麼呢？肉慾也是情之一種，也就是情的收束。閒話少說，言歸正文。劉文叔和她談了一陣子，只見陰麗華朱唇經啓，爽若懸河，句句動容，矢矢中的。他可是把那愛河的浪花，直鼓三千尺，捺按不定，低聲問道：我能夠常常到此地來聆教聆教嗎？她微笑不答，伸出纖纖玉腕，拿起筆來，就在桌上寫了四個字。他眼近來一看，乃是關防嚴密，他也提起筆來，在手心裏寫了六個字，何時方可真個，伸出手來，向她示意。她閃着星眼一看，不覺紅暈桃腮，嬌羞不勝，復提起筆來，在玉掌上面寫了一行字，向劉秀示意。他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明西仍在此候駕。他看罷，心中大喜，便向她說道：蒙允感甚！但是現在因爲還有許多事情，要回去料理，明日屆時過來候駕，今天恕我不陪了。她含羞微笑道：你今天出去，可要不要着人送你？他忙道：不需不需！她將明兒喚了進來，說道：你將劉先生送出園，快點回來，我在這裏等候你呢！明兒諾諾連聲的送着劉文叔走出書房，一直將他送到園門口。劉文叔依依不捨，回頭一望，只見她倚着花欄，還在那裏朝自己望呢。他可是站住不走了。明兒道：先生！你今天和我們小姐談些什麼話？他笑道：不過談些平常的話罷了。明兒搖頭笑道：你不要騙我，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我不信。她說着，斜飄星眼，釘着劉文叔。文叔笑道：好姐姐！你不要告訴人家，我就說了。明兒忙答道：我不去告訴人，你說吧！他笑道：好丫頭，你們小姐許給我了。明兒詫異問道：這話從何說起，怎的我們一些也不知道呢？他笑道：要你們知道，還好嗎？明兒笑道：吓！不要我倆知道，難道你們還想偷嘴嗎？劉文叔禁不住笑道：好個伶俐的丫頭，果然被你猜着了。明兒又問道：敢是你們已經……她說了半句，下半句說不下去了，羞得低着頭，只是發笑。劉文叔見她這樣子，不由的說道：不瞞你說，雖然沒有到手，可是到手的期限，也不遠了，明天還要煩你神呢！明兒問道：明天又煩我做什麼？劉文叔笑道：你和我走出園去，告訴你。二人便出了園，文叔便將方才的一番話，完全告訴了她，把個明兒只是低頭笑個不住道：怪不得兩個人在書房裏，咕咕噥噥談了半天，原來還是這個勾當呢！好好好！我明天再也不替你們做奴婢了！劉文叔忙道：好姐姐！那可害了我了！千萬不能這樣！總之我都有數，事後定然重重的報答你，好嗎？明兒笑問道：你拿什麼來謝我呢？劉文叔笑道：你愛我什麼，便是什麼。明兒指着他羞道：虧你說得出，好個老臉！她說罷，翻身進去，將門閉起。他高高興興的，認明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了方向，順着有生字的茶藤花架，走了出去；到小橋邊，又看了一回風景，才尋着原路回來；肚中已覺得餓了，忙叫僮兒去拿飯來，胡亂吃了些，才放下飯碗。就有兩個老佃長，進來稟話，見了劉文叔，兩個老頭子一齊跪下。劉文叔慌忙下來，將他們扶起來，說道：「罪過罪過！這算什麼？你們有話簡直就坐下來說，就是了，何必拘這些禮節呢？」一個老頭子，掬着鬍子嘆道：「我們今天到這裏來，原有一樁要緊事情，要討示下。」劉文叔道：「什麼事情？你們先坐下來，慢慢的說罷。」兩個老頭子同聲嚷道：「啊！我們佃戶，到這裏來，斷沒有坐的道理，還是站着說罷。」劉文叔忙道：「二位老丈！這是什麼話？趕緊坐下來，我不信拘那些禮節，而且我們又不是皇帝家，何必呢？」兩個老頭子，又告了罪，方才坐下。劉文叔問道：「二位老丈！今天難道有什麼見教嗎？」東邊花白鬍子的先答道：「小主人！你還不曉得？現在新皇帝，又要恢復井田制了；聽說北一路，現在都已實行了，馬上就要行到我們這裏來了。我想我們一共有六百多頃田，要是分成井田，可不要完全歸別人所有了嗎？」劉文叔聽了這話，吃驚不小，忙問道：「這話當真麼？」那兩個老頭子同聲說道：「誰敢來欺騙主人呢？」劉文叔呆了半晌，跌足嘆道：「莽賊！一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日不除，百姓一日不安！那老頭子又說道：聽說有多少人，現在正在反對，這事不知可能成功？劉文叔嘆道：這種殘暴不仁的王莽，還能容得人民反對嗎？不消說，這反對兩個字，又不知殺了多少無辜的百姓了！正說話時，劉仲走了進來，聽他們說了個究竟，氣得三光透頂，暴跳如雷，大聲說道：怕什麼！不行到我們這裏，便罷；如果實行到我們這裏，憑他是天神，也要將他的腦袋掀下來，看他要分不要分了。再不然，好者我們的大勢已成，趁此機會，就此起兵，與莽賊分個高下；若不將吾家的基業恢復過來，誓不爲人！劉文叔勸道：兄長，你何必這樣的大發雷霆呢？現在還沒有行到這裏呢！凡事不能言過於行的，事未成，機先露，這是做大事的人最忌的。劉仲被文叔這番話，說得啞口無言，轉身出去。那老頭子又向文叔說道：昨天大主人到我們那裏去，教我們讓出一個大空場來，給他們操兵。我想要在冬天空場儘多，現在正當青黃不接的時候，那裏能有一些閒空地地方呢？我當時沒有回答，今天請示，究竟騰出那一段地方做操場？劉文叔沉思了一會，對兩個老頭子說道：那日昇谷傍邊一段地方，現在不是空着嗎？兩個老頭子同聲說道：啊，也真的，老糊塗了！放着現成的一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段極大的空地，不是忘記了。劉文叔笑道：那一段空地，就是有十萬人馬，也不見得什麼擁擠的；你們今天回去，就命人前去安排打掃，以備明日要用！兩個老頭子唯唯的答應，告辭退出，一宵無話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那四處的鄉勇，由首領帶領，一隊一隊的，向白水村聚集。不到多時，只見白水村旗幟飄揚，刀槍耀日。劉縯劉仲忙得不亦樂乎，一面招待衆首領，一面預備午飯。直鬧到未牌時候，大家用飽茶飯，各處的首領，紛紛出來，導着自己的入馬，浩浩蕩蕩，直向日昇谷出發。劉縯劉仲騎馬在後面緩緩的行走。他的叔父劉良，也是老興勃發，令人扶他上馬，跟去看操。到了地頭，一聲呼號，一隊隊的鄉勇，排開雁陣，聽候發令。那一班首領，騎在馬上，奔走指揮；一時秩序齊整，便一齊放馬走到劉縯劉仲的面前，等候示下。劉仲首先問道：秩序齊整了嗎？衆首領轟天價的一聲答應道：停當了！劉縯便向司令官一招手。只見那個司令官捧着五彩的令旗，飛馬走來，就在馬上招呼道：盔甲在身，不能爲禮，望明公恕罪！劉縯一點首，那司令官便取出紅旗，在陣場馳騁往來三次，然後立定了馬，將手中的紅旗一展。那諸首領當中有三個人，並馬飛出陣場。司令官揚聲問道：來者敢是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火字隊的首領嗎？三人同聲答道：正是！司令官便唱道：第一隊先出陣訓練，那個背插第一隊令旗的首領，答應一聲，飛也似的放馬前去，將口中的畫角一鳴。那東南角上一隊長槍鄉勇，風馳電掣的捲了出來，剎那間，只見萬道金蛇，千條閃電般的舞着。司令官口中又喊道：火字第二隊出陣對手試驗！那第二隊的首領，也不及答應，就飛馬前來，將手中的銅鑿一敲。霎時金鼓大震，一隊短刀鄉勇，從正東方捲了出來，和長槍隊碰了頭，捉對兒各顯本領，槍來刀去，刀去槍迎，只殺得目眩心駭。這時司令官又大聲喊道：火字第三隊出陣合擊第一隊。那第三隊的首領，早就放馬過去，聽得司令官一聲招呼，便將令旗一招。那一隊鐵尺兵，疾如風雨般的擁了出來，帮着短刀隊，夾攻長槍隊，只殺得塵沙蔽日，煙霧障天。司令官將黃旗一展，霎時金鼓不鳴。那火字第三隊的人馬，風捲殘雲般退歸本位，露出一段大空場來，靜蕩蕩的鴉雀無聲。這時候，忽見西邊一人飛馬而來。劉續劉仲回首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是劉文叔前來看操的，他首先一句問道：現在操過第幾陣了？劉續答道：操過第一陣了！劉文叔道：成績如何？劉續點頭微笑道：還可以。話還未了，只見司令官口中喊道：土字第一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隊出陣！那個首領背着一把開山斧，用手一招，東北上跑出一隊斧頭兵來，每人腰裏插着兩把板斧，一個個雄糾糾的挺立核心。那首領一擊掌，那些斧頭兵，連忙取斧頭耍了起來，光閃閃的和雪球一樣。司令官又喊道：第二隊出陣對手！第二隊的首領，忙將坐下的黃驢馬一拍，那馬嘶吼一聲，只見正北上一隊銅鎚兵，蜂擁前來，和第一隊的板斧兵相搏起來。此時只聽得叮叮噹噹，響聲不絕於耳。戰夠多時，司令官取出黑旗，迎風一展，那兩隊土字兵慢慢的退回本位。司令官口中喊道：水字第一隊出陣！話還未了，只見正南的兵馬忽地分開。這時金鼓大震，那水字隊的首領，用手一招，登時萬弩齊發。射到分際，司令官將旗一擺，復又一招，瞥見第二隊從後面翻了出來。每人都是腰懸豹皮袋，穿到核心，一字兒立定，取出流星石子，只向日昇谷那邊擲去，霎時渾如飛蝗蔽空一般。司令官將白旗一豎，那流星一隊兵，就地一滾，早以不知去向。正西的盾牌手，翻翻覆覆的捲了出來。司令官又將藍旗一招，那正南方霍的穿出一隊長矛手，和盾牌手對了面，各展才能，籐牌一耍，花團錦簇，長矛一動，閃電驚蛇。殺了多時，司令官將手中五色采旗，一齊舉起，臨風一颯，四處的隊伍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六十三回 協力同心誓扶漢室 翻雲覆雨初入柔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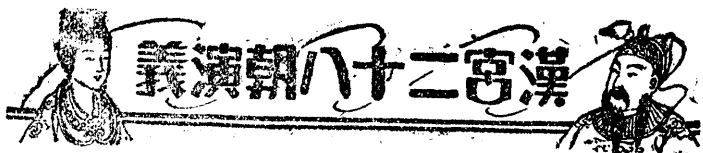
三六

騰雲價的一齊聚到核心，互相排列着。就聽金鼓一鳴，那五色的兵隊，慢慢延長開去，足有二里之遙。司令官兜馬上了日昇谷，將紅旗一招，三隊的火字兵立刻飛集一起。司令官將五色旗挨次一招展，那五隊兵霍地一閃，各歸本位。胡茄一鳴，各隊士卒都紛紛散隊，各首領和司令官一齊到劉縯面前，打躬請示，劉縯點頭回禮，向衆首領說道：諸公辛苦了！今天會操的成績，我實在不望到有這個樣子；只要諸公同心努力，何愁大事不成呢？劉文叔忙問道：誰是流星隊的首領？只見一個小矮子近來，躬身說道：承問，在下便是。劉文叔滿口誇贊道：今天各隊的訓練成績，都是不差。惟看你們這一隊的成績，要算最好了！那個矮子只稱不敢。劉良笑道：文叔！你平素不是不大歡喜練有武功嗎？今天爲何也這樣的高興呢？文叔笑道：願爲儒將，不爲驍將；儒將可以安邦定國，饒將不過匹夫之勇耳。劉良驚喜道：我的兒，看不出你竟有這樣的才幹！漢家可算又出一個英雄了！大家又議論了一會，只見日已含山，劉縯便令收兵回去；一聲令下，登時一隊隊的，排立齊整，緩緩的回去。劉良等回到白水村，劉縯便請諸首領到他家赴筵談心。大家剛入了座，劉文叔猛的想起昨日的話來，酒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也不吃，起身出席，走後門出去。幸喜劉續等因為招待賓客，未曾介意。他趁着月光，出了白水村，一逕向楊花塢而來。一路上夜色蒼茫，野犬相吠，真個是碧茵露冷，花徑風寒。一轉眼又到陰家的後園門口，他展目一看，只見雙扉緊閉，鷄犬無聲，他不覺心中疑惑道：難道此刻還沒人來？敢是陰小姐騙我不成？我想決不會的。或者她的家中有事牽住，也未可知；再則有其他緣故，也說不定。他等了多時，仍未見有一些動靜，自言自語的道：這一定是出了岔頭了；不然，到這晚，明兒還不來吧！他等得心焦，正要轉身回去，猛聽得呀的一聲，門兒開了，他可是滿肚子冰冷，登時又轉了熱；忙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明兒。她向他一招手，他進了園。明兒輕輕的將門關好，領着他一逕向前而來；轉亭過角，霎時到了麗華的繡樓；輕輕的上了樓，走進房內，但見裏面陳設富麗堂皇，錦屏繡縵，那一股甜習習的香氣，撞到他的鼻子裏，登時眼迷手軟，渾身愉快。那梳粧檯上，安放著寶鴨鼎，內燒沉降。右邊靠壁擺著四只高腳書櫥，裏面安放牙籤玉軸，琳琅滿目，他走近幾步，瞥見華麗倦眼惺忪的倚著薰籠，含有睡意。明兒向他丟下一個眼色，便退了去。他輕輕的往她身傍一坐。這正是：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六十四回 芍藥茵中明兒行曖昧 茶蘼架下賊子竊風流

最喜今朝兼四美，風花雪月一齊收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本回寫齋中情事，一對小兒女，澀羞態度，活躍紙上。

觀陣一段，筆法雄渾，井然有序。

## 第六十四回 芍藥茵中明兒行曖昧 茶蘼架下賊子竊風流

斗移星換，夜色沉沉；簾捲落花，帳籠餘馨；海棠已睡，垂柳驕人。當此萬籟俱寂的時候，劉文叔坐在她的傍邊，用手在她的香肩上輕輕一拍，低聲喚道：「卿卿！我已經來了！」她微開倦眼，打了一個呵欠，輕舒玉臂，不知不覺的搭在劉文叔的肩上，含羞帶喜的問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劉文叔忙道：「我久已來了；不過在後園門口等了好久，才得明兒將我帶來的。」她微微的一笑，啓朱唇說道：「勞你久等了！」文叔忙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祇怪我急性兒，來得忒早了。」她問道：「你受了風沒有？」文叔忙道：「不會不會！」她伸出玉手，將文叔的手一握，笑道：「嘴還強呢！手冰凍也。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似的，快點倚到薰籠上來，度度暖氣。文叔忙將靴子脫下，上了床。她便將薰籠讓了出來。文叔橫着身子，仰起臉來，細細的正在飽餐秀色。她被他望得倒不好意思起來，笑道：你儘管目不轉睛的朝我望什麼？文叔笑道：我先前因為沒有晚飯吃，肚子裏非常之餓；現在看見你，我倒不覺得餓了。她聽了這話，驚問道：你還沒有吃晚飯嗎？文叔笑道：日裏我們家兄約會了四週的鄉勇，在日昇谷會操，我也去看操。到了晚上我回來的時候，剛才坐下來入席，猛的想起昨天的約來，忙得連飯都不敢吃，生怕耽擱辰光；再則又怕你盼望，故而晚飯沒吃就來了。她嗤的一笑，也不答話，起身下床，婷婷嫋嫋的走了出去。文叔不解她是什麼用意。一會她走進來，坐到床邊，對他笑道：你餓壞了，才是我的罪過呢！劉文叔忙答道：不要煩神，我此刻一些兒也不餓。她笑道：難道要成仙了麼？此刻就一些也不餓。話猶未了，但見明兒捧了一個紅漆盒子進來，擺在棹上，又倒了兩盃茶，便退了出去。她輕輕的問道：太太睡了不會明兒？笑道：已經睡熟了。她又豎起兩個指頭問道：他們呢？明兒笑道：也睡了好久了。她正色對文叔說道：君今天到這裏，我要擔着不孝、不義、不貞、不節的四個大罪名；但是貞



姬守節，淑女憐才，二者俱賢；照這樣看來，我祇好忍着羞恥，做這些不正當的事情，惟望君始終要與今朝一樣，那就不負我的一片私心了。劉文叔忙道：荷蒙小姐垂愛，我劉某向後如有變卦，他剛剛說到這裏，陰麗華伸出纖纖的玉腕，將他的口掩着笑道：祇要居心不壞，何必指天示日，學那些小家的樣子做什麼呢？現在不需咕囁了。明兒剛才已經將點心拿來，你不嫌粗糙，請過去胡亂吃一些罷！文叔也不推辭，站起來，走到棹邊坐下。她跟着也過來，對面坐下，用手將蓋子揭去。只見裏面安放着各種點心，做得非常精巧。她十指纖纖，用箸夾了些，送到他的面前。文叔一面吃着，一面細細認着；吃起來色香味三椿，沒有一椿不佳，就是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，也不好意思去問她，祇好皺着眉毛，細細的品着味道。她見文叔這樣，忙問道：敢是不合口嗎？文叔笑道：極好極好！她道：不要客氣罷！我知道這裏的粗食物，你一定吃不來的。文叔道：那裏話來；這些點心，要想再比他好，恐怕沒有了。她笑道：既然說好，為什麼又將眉毛皺起來呢？這不是顯係不合口嗎？劉文叔悄悄的笑道：我皺眉毛，原不是不合口；老實對你說一句，我吃的這些點心，一樣也認不得，所以慢慢的品品味道，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究竟是什麼東西做的。她聽了笑道：原來這樣，我來告訴你罷！她說着，用牙箸在盤裏點着道：這是梅花髓的餅兒，這是玫瑰酥，這是桂蕊餠，這是銀杏合兒。她說了半天，劉文叔只是點頭嘆賞不止。又停一會，猛聽樓裏更鼓，已是三敲，劉文叔放下牙箸，對她低聲說道：夜深了，我們也該去安寢了。她低首含羞，半晌無話。劉文叔便走過來，伸手拉着她的玉腕，同入羅幃，說不出的無邊風景，蛺蝶穿花，蜻蜓掠水，含苞嫩蕊，乍得甘霖；欲放蓓蕾，初經春雨；自是百般愉快，一往情深了。但是他們兩個已經如願已償了，誰也不知還有一個人，却早已看得眼中出火。你道那一個？却原來就是明兒。她的芳齡已有二八零一，再是她生成的一付玲瓏心肝，風騷性兒，看見這種情形，心裏還能按捺得住嗎？她站在房門外邊，起首他們兩個私話嗎，還不感覺怎樣；後來聽得解衣上床，一個半推半就，一個又驚又愛，霎時就聽得零雲斷雨的聲音，一聲聲鑽到她的耳朵裏，她可是登時春心蕩漾，滿面發燒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想進去分嘗一瓣；回轉一想，到底礙着主僕的關係，究竟理上講不過去；再則劉文叔答應倒沒有什麼，假若劉文叔不答應，豈不是難爲情嗎？她思前想後，到底不能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四回 芍藥茵中明兒行醜味 荼蘼架下賊子竊風流

四二

去，她只得將手指放在嘴裏，咬了幾口，春心才算捺下去一些。一會子，又聽得裏面動作起來，禁不住芳心復又砰砰的跳了起來；此番却十分利害，再也不能收束了。她皺眉一想，猛的想出一個念頭來，便輕輕的下了樓，將門一道一道的放開，直向後園而來。進了園門，瞥見海棠花根下，蹲着一個黑東西，兩隻眼和銅鈴一樣，灼灼的朝自己望個不住，她嚇得一噤，忙止住脚步，細細的望了一會；無奈月色昏沉，一時看不清楚，究竟是什麼東西。可怪那東西兀自動也不動的蹲在那裏。她到這時，進又不敢，退又不肯。正在爲難之際，只見那東西忽的穿了出來，咪呼咪呼的亂叫，她嚇得倒退數步，原來是一隻大黑貓。她暗罵道：狗嚼頭的個畜生！沒來由的在這裏大驚小怪呢？她說罷，恨得拾起一塊磚頭來，迎面向那黑貓擲去。那個黑貓一溜煙不知去向，她才又向前走去。霎時到了書房門口，她輕輕的在門上拍了一拍，就聽得裏面有人問題：誰呀？她輕輕的答道：是我。裏面又問道：你究竟是誰呀？明兒道：我是明兒。裏面忙道：明兒嗎？請你等一等！我就來開門。不一會，一個十五六歲的僮兒將門開放，笑問道：明兒！你此時還未睡嗎？她笑道：沒有，你們爲何到這時也不睡呢？那僮兒

# 漢宮八朝演義

笑道：和平趕圍棋，一直趕到這會，還沒睡呢。姐姐！你來做什麼的？她笑吟吟將那僮兒的手一拉，說道：我來和你們耍子，不知你們肯帶我麼？那僮兒笑道：那就好極了！我們兩個人睡又睡不着；你來，我們大家耍子，倒覺得有趣咧！她和他手拉手兒，進了房。但見裏面還有一個小童兒，大約在十一二歲的光景，正坐在那裏注目凝神的朝着棋盤裏望着，見她來，忙笑道：明姐！你來了，正好，我這盤棋剛要輸了，快些來幫着我，小才專門會和我賴。明兒笑道：你輸幾盤給他了？小平道：連輸三盤給他了，我和他講的是二十記手心一盤，現在已經欠他六十記手心了；好姐姐！快來幫助我吧！她笑道：好好！我來幫助你。小才道：那可不成功，誰是你的對手呢？明兒笑道：不要這樣的認真，他小你大，我不去幫着他，難道還來幫着你不成？說着便靠着棹子坐下，一把將小才拉了坐在自己懷裏，一面教小平動棋，一面暗暗的盤算道：在這裏斷不能做勾當的；那個小平雖然小，假使明天露了風聲，那就糟了；這是這小孩子嘴裏，越沒有關攔。他想了半天，猛的想起一個調虎離山的法子來，便向小平笑道：這擄什子沒有什麼趣，不如我們三個人去捉迷藏，倒反有趣得多咧。小平搖頭說道：我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四回 芍藥齋中明兒行曖昧 荼蘼架下賊子竊風流

四四

不去，我不去；這夜靜更深的，誰願意出去頑呢？怪害怕的；遇着馬猴子，還要嚇殺了呢。她笑道：小孩子家，一點膽氣也沒有；今天外邊的月色真是好極了，和白天差不多，怕什麼？小才道：我也不願意出去，還是在家裏玩的好。她笑道：捉迷藏，你不是歡喜捉的嗎？今天爲何反不高興呢？小才笑道：日裏大家頑耍是高興的；現在我們人少，誰高興呢？她暗道這條計意不濟事，便怎生再想法子呢？他又想了半天，悄悄的對小才道：你不是對我說過要杏子吃的嗎？你看後門口的杏子都熟了，這時何不去摘幾個來吃吃呢？小才聽了這話，大喜道：有何不可，有何不可！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了；白天又不敢大明大白的去摘來吃；小碧她們的嘴，最壞不過，被她看見了，馬上又要去告訴；現在去摘光了，也沒有人曉得的。小平聽得要摘杏子，十分高興，也要想去。她忙說道：動不得！你却不能去；這裏全走了，假如有個強盜，怎生是好呢？小平努着嘴說道：你們不帶我去，我明天去告訴太太。她慌的哄他道：好兄弟！你不要心急！我們去，隨便摘多少，我們一個也不吃，弄回來和你同吃如何？小平笑道：那麼，我明天自然就不去告訴太太了。小才道：事不宜遲，我們就去吧！她又怕小平跟他們出來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破壞他們的好事臨走的時候，千叮嚀萬囑咐，教他不要亂走。小平諾諾連聲的答應。她才和小才出了門。繞着花徑走了一會，小才問道：「姐姐！路走錯了！杏子樹不是在門外邊嗎？爲什麼走了向西呢？」明兒也不答應，轉眼走過一大段芍藥花的籬邊，拉着小才的手說道：「兄弟！你隨我進來，我有句話要和你說。」小才也不知就理，隨着她走進芍藥花的中間，一塊青茵地上，她往地上一坐。小才也跟她往身傍一坐，向她問道：「姐姐！你有什麼話和我說，請你說罷！」她也斜着眼，往小才嗤的一笑，悄悄的說道：「我喊你到這裏來，難道你心裏還不明白嗎？」小才急道：「你不告訴我，我明白什麼呢？」她一把將小才摟到懷中，兄弟長，兄弟短的叫了一陣子，才停住聲音，半晌，又開口問道：「好兄弟！你究竟歡喜我嗎？」小才仰起臉來，說道：「自家好姐妹，不歡喜，難道歡喜別人嗎？」她笑道：「你光是嘴上說歡喜，心裏恐怕未必罷？」小才笑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呢？」心裏如果不歡喜，我也不願意和你再在一起頑耍了。他說到這裏，猛聽得東邊梧桐樹下，飛起一樣東西來，怪叫了兩聲，飛得不知去向，他嚇得無地可鑽，忙埋怨明兒道：「我說不要出來，你偏要出來，怪害怕的。她慌的哄他道：『好兄弟！你不要怕！方才飛的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那東西，一定是野雉。小才說道：管他是什麼，我們回去吧！她忙攙住他說道：你不須急，我還有幾句話和你說呢。小才急道：親娘！你有什麼話，只管說罷！我要被你纏死了！她附着他的耳朵，說了一會，小才翻起眼睛說道：那麼，就算恩愛了嗎？她笑道：是呀！那才算恩愛呢。小才道：我們就來試試看。明兒便寬衣解帶。二人就實行交易了一回，小才少精無力的問道：怎麼這也奇怪極了！我從來還不知道這樣的趣味！她坐起來，把粉臉偎着小才的面孔，笑問道：我說如何？小才滿口贊道：果然有趣極了！二人坐在草地上，南天北地的又談了一會子，小才忽然問道：姐姐！我有一樁事情，始終不明白：人家討了老婆，怎的就會生出小兒來呢？她笑道：癡子！虧你到了十六七歲，怎麼連一點事情，都不曉得！你要知道人家生小兒，就是我們方才做的那個頑意兒。他拍手笑道：原來原來是這樣的，我還要問你，人家本來是兩個人做那勾當的，怎的反是一個人生小孩呢？而且全是女人家生的；我們男人從沒看見過生小孩，這又是什麼道理呢？她笑道：誰和你來纏不清，連這些都不曉得，真是氣數不要多講了，我們回去吧。他笑道：好姐姐！你回去也和小平去弄一回，看他舒服不舒服？她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聽了這句話，兜頭向他一啐道：「你這個糊塗種子！真是天不該生，地不該長，怎的這樣的油蒙了心，說出話來，不曉得一些高下呢？」他笑道：「姐姐！肯就肯，不肯就算了，急的什麼呢？」她見他這樣跌頭跌腦的，不覺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又深怕他口沒遮攔，露出風聲來，可不是頑的，忙哄他道：「兄弟！你不曉得，我和你剛才做的這件事，千萬不能去告訴別人！他翻起白眼問道：『告訴別人怎樣？』她恐嚇道：『如果告訴別人，馬上天雷就要來打你了。』他用手摸着頭說道：『好險！好險！還虧我沒有告訴別人，不然，豈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條性命嗎？』她笑道：『你留心一點就是了。』他又笑問道：『我方才教你和小平去弄一會子，你爲什麼現出生氣的樣子來呢？』她正色說道：『你曉得什麼？這件頑意，豈能輕易和人去亂弄的嗎？』他笑道：『怕什麼？橫豎不是一樣的？』她急道：『傻瓜！我老實對你說罷，他小呢，現在不能夠幹那個頑意兒呢。』他問道：『幹了怎樣？』她笑道：『幹了要死的。』他嚇得將舌頭伸出來，半晌縮不進去，停了一會，哭喪着臉說道：『姐姐！你可害了我！我今天不是要死了嗎？』她笑道：『你過了十五歲，就不要緊了。』他聽了這話，登時笑起來了。她說道：『我們到外邊去摘杏子罷！』他道：『可不是呢，如果沒有杏子回去，小平』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四回 芍藥窗中明兒行曖昧 茶蘼架下賊子竊風流

四八

一定要說我們幹什麼的了。她也不答話，和小才一直出了後園門，走到兩個杏子樹下，小才笑道：你上去還是我上去呢？她笑道：自然是你上去！小才撩起衣服，像煞猢猻一樣爬了上去，她站在樹根底下說道：留神一點，不要跌了下來！小才嘴裏答應着，手裏摘着；不多時摘了許多的杏子，用外邊的衣服兜住，卸了下來，自己也隨後下來，向她說道：姐姐！我們回去吧！她向小才說道：你先進去吧！我要解手去。小才點頭進去了。她走到東邊一個茶蘼架子下面，扯起羅裙，蹲下身子，一會子完了事，剛要站了起來，這時後面突來一個人，將她憑地抱起，往東走了幾步，將她放下。她又不敢聲張，偷眼往那人一望，原來是個十九多歲的少年，生得凶眉大眼，滿臉橫肉，向她猶笑道：今天可是巧極了，不要推辭吧！她曉得來者定非好意，無奈又不能聲張，祇得低頭無語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個人竟像餓虎擒羊一般，將她往地上一按。她連忙喊道：你是那裏來的野人，趕快給我滾去。話還未了，瞥見那人颯的拔出一把刀來，對着她喝道：你再響，馬上就給你一刀！她可嚇得魂落膽飛，還敢聲張麼？霎時間，便任他狂浪起來。一會事畢，那人摟着她又親了一回嘴，才站起來走了。她慢慢的從地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下爬起來，心中倒反十分愉快；因為小才究竟年輕，不解風流，誰知無意中倒得着一回趣。她慢慢的走進園門，又朝外邊望望，那人早已不知去向。她順手將門關好，走到書房裏，只見小才和平平兩個人掬着杏子，滿口大嚼。見她進來，小才忙問道：你到那裏去的，到這會才來？她一笑答道：我因為看見一個野兔，我想將牠捉回來玩玩；不想趕了半天，竟沒有趕上，放牠逃了。小才笑道：你這人真癡，兔子跑起來能夠追上風呢，你就趕上了嗎？她笑道：我見牠頭埋在草窠裏，當牠是睡着呢，從背後抄上去；不想牠來得垂覺，忽然跳起來就逃去了。他們正在談話之間，猛聽得更樓上，噹噹噹的連敲四下子，她才將閒話丟開，別了他們，一逕向前面而來，將門一重一重的關好，上了麗華的繡樓。進了房，但見他兩個交頸鴛鴦，正尋好夢，她一想再遲，恐怕要露出破綻來，忙走進來，輕輕的將二人推醒，說道：天要亮了！你可不能再耽擱了！二人聽說這話，連忙起身，披衣下床。明兒走過來，替麗華幫着將衣裳穿好。劉文叔這時也將衣服穿好，推窗一望，但見霧氣重重，月已掛到屋角，東方漸漸的露出魚肚的色采。他忙將窗子關好，走到床前，向麗華深深一揖，口中說道：荷蒙小姐垂愛，慨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五回 觸目煙塵鴉飛雀亂 驚心鼙鼓鱗散鸚離

五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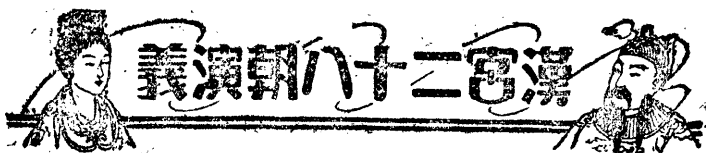
然以身相許；劉某感謝無地，刻骨難忘；惟望早酬大志，寶馬香車，來接小姐。這正是：

無限春風成一度，有情鸚鱗訂三生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五回 觸目煙塵鴉飛雀亂 驚心鼙鼓鱗散鸚離

却說劉文叔講過這一番話以後，她慌忙還禮答道：願君早酬大志，恢復漢家基業，掃除惡暴，爲萬民造福。麗華一弱女子，又以禮教束身，不能爲君盡一寸力，殊深自恨！惟望勿以麗華爲念，努力前途，則幸甚矣！劉文叔躬身答道：多蒙教悔，何敢忽忘？此番起義，倘不能得志，願以馬革裹尸，了我畢身志願。如蒙上天垂佑，得伸素志，雖赴湯蹈火，斷不負卿的雅望也！現已四更將盡，不能再稍留戀，僕去矣！他說罷，忙放步下樓。麗華和明兒也跟着送他出了後園門。麗華執着他的手嗚咽問道：你們幾時起義？劉文叔道：差不多就在這數天之內了。她嗚咽道：願君一戰成功，麗華坐候好音便了。劉文叔道：但願有如卿言，後會有期，務希珍



# 漢宮八朝演義

重他說罷，大踏步走了。麗華佇望了半天，等看不見他，才快快的回樓。明兒笑道：「姑娘真好眼力！我看這人，後來一定要發達的，將來姑娘可要做夫人了！她低着头也不答話。停了一會，天色大亮，明兒對着穿衣鏡，正自梳洗。麗華瞥見她穿的妃色羅裙後面，一大段青汁和泥污，她不禁心中大疑，忙問道：「明兒！你羅裙後面，那裏來的那一段骯髒東西？」明兒聽了這話，忙回頭一看，不禁滿臉飛紅，半晌答不出話來。麗華愈加疑惑，加倍問個不住。明兒勉強笑道：「還是昨天晚上在園子裏滑了一交，跌在青草上面，弄了一大段青汁。她笑道：「你這話恐怕不對吧？這青汁汚泥，既然是昨天弄上的，爲什麼昨天晚上我一些兒也沒有看見呢？」明兒張口結舌，答不出一句話來，放下梳子，只是播弄裙帶。麗華到了這時，心中反爾懊悔起來，暗道：「已不正，就能正人了嗎？這種情形，推測起來，准是做了什麼不正當的事情了；但是她也十六七歲了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呢？今天如果執意逼她說，她一毫不肯說，反要激起她的怨恨來，一定要來反噬我，那不是糟了嗎？」她暗想了一會子，只見明兒坐在那裏，低着头，一聲不響。她又暗自說道：「同是一樣的女兒家，她不過生長在貧窮人家到我家來，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當一個奴婢；其實我自己不是也做下了錯事嗎？在人家說起，主子原是佔着面子，他們奴婢，難道不是人嗎？她想到這裏，倒反慚可憐明兒了，芳心一軟，不覺掉下淚來。明兒見她這樣，自己也覺傷感，便伏着棹子，也嗚咽起來。兩個人默默的一會子。還是麗華先開口向明兒道：現在不用說了，你做的不正當的事，就是我不好，我如果不爲惜才起見，又怎能教你如此。她說到這裏，便咽住哭將起來。明兒聽了這些話，心中更是動了感觸，淚如雨下，站起來走到麗華身邊，雙膝跪下，叩頭如搗蒜的說道：奴才知罪，奴才該死，千萬求小姐恕我的罪，我才說呢。麗華忙用手將明兒拉起，說道：你只管說罷！難道我還能怪你嗎？無論如何，總怪我先不正的了。明兒含羞帶泣的將夜來一回事，細細的說個究竟。麗華跌足嘆道：可憐！可憐！一個女孩子家，豈輕容易失身與人的？何況這苟且的事情呢？明兒我雖然做下這件違背人倫的事情；但是我既然看中劉文叔，我向後就誓死無他了。太太她不曉得我，也是要告訴她老人家的；但是我現在替你設想，十分可憐可嘆，以後千萬不要再蹈前轍才好呢！明兒哭道：這也是我們不知禮節的苦楚；蒙姑娘寬恕我，已是感恩不盡了！我又不晷

# 義演朝八十二



禽獸，當真還要去做那些沒臉的事麼？她說道：能夠這樣還好；祇怕知過不改，那就沒有辦法。他們談了一會子，明兒梳好了頭，又將裙子換了，跟着麗華下樓去定省了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再說劉文叔回到白水村，見了劉續、劉仲以及劉良等。劉續問道：兄弟昨夜敢是又到田上去料理什麼事情的？劉文叔笑道：原是爲兩個朋友，留着不准走，在那裏飲酒彈琴，直鬧了一夜，到此時才回來。他剛剛說到這裏，瞥見外面有一匹報馬，飛也似的跑進村來。馬上那人直跑得氣急，到了門口，滾鞍下馬，大叫禍事了！禍事了！劉續等大吃一驚。大家攜近來齊聲問道：何事這樣的驚慌？那人大叫道：宛城李通，因爲設謀不密，全家被斬，李氏弟兄現已不知去向！宛城的賊兵，現在已向這裏出發，趕快預備，馬上就要到眼前了！劉仲大叫一聲：氣死我也！叵耐這些殺不盡的狗頭，膽敢來埽虎鬚；不把這班賊豬殺盡了，誓不爲人！劉續、劉文叔等，忙去披掛。接着鄧辰帶了一隊鄉勇，擁護着兩輛車子，上面坐着女眷，蜂擁而來。劉續等裹紮停當，提着兵器上馬。劉文叔渾身鎧甲，腰懸兩口雙股劍，外披大紅兜風頭，戴百勝盔，騎在馬上，雄糾糾，氣揚揚的準備廝殺。把一班平素笑他沒用的人，嚇得人人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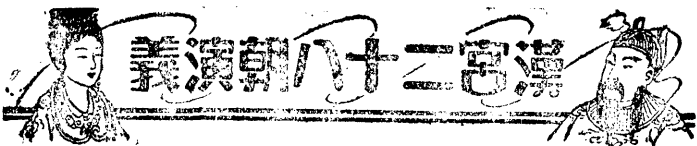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五回 觸目煙塵鴉飛雀亂 驚心擊鼓饑散竊離

五四

舌，個個搖頭，都道看不出他，竟有這樣的膽量。連劉續等也都暗暗稱奇，不置。霎時西南上煙塵大起，金鼓震天。劉續知道賊兵已經逼近，忙指麾鄉勇，排隊以待。不一刻，賊兵的頭隊已到村前。劉續、劉仲、劉文叔，各自領兵接戰。屆時喊殺連天，那一班百姓携幼扶老，哭聲震天。漫地向東北逃難。劉續等混戰多時，只見賊兵愈來愈多，勢如潮湧，自知寡不敵衆，便向劉仲道：「二弟！此刻萬萬不能再戀戰了！再停一刻，就要全軍覆沒了，趕緊收隊，向小長安去，再圖計議罷。」劉仲道：「我也是這樣的主意。無奈三弟和妹妹姐姐，現在不知死活存亡，我進去尋一躑看。他說罷，舞動蛇矛，翻身突入重圍，東冲西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尋了半天，竟沒有尋着一些影子，他滿心焦燥，大吼一聲，復從西北角上殺了出來。瞥見劉文叔在柏樹林子傍邊，和一隊賊兵正在那裏混戰，見他又耍兼顧女眷，十分危急，他不禁心中大喜，大聲喊道：「三弟休慌，我來救你！」劉文叔正在危急之時，忽見劉仲到來，精神陡添百倍。劉仲催馬前來，和那個賊將搭上手，不到三合，手起一矛，那員賊將仰鞍落馬，奔到閻王那裏去交賬了。一隊賊兵，見主將已死，無心戀戰，霎時東奔西竄，散得精光。劉仲向文叔道：「你保着車輛，在



此休要亂走。我去將大哥尋來，大家一同到小長安去，再圖計議罷！劉文叔點首答應。劉仲略憩一憩，提矛上馬，殺入重圍。只見劉續殺得渾身血污，獨戰四將，劉仲眼中冒火，拍馬前來迎敵。劉續見劉仲殺進來，滿心歡喜，忙問道：三弟尋着嗎？劉仲一面迎敵，一面答道：尋着了。劉續精神百倍，奮勇大殺，滿想將這兩個賊將結果了，好領兵奪路。誰知那兩個賊將兀自轉戰不衰。正在殺得難分難解之時，瞥見東北角上，喊聲大起，賊兵紛紛逃散，轉眼看見一員女將，坐下桃花征駒，手持梨花槍，身上也無披掛，祇穿一件銀紅緊身小襖，露出半截粉藕似的膀子，飛花滾雪價的殺了進來，把一羣賊兵，殺得人翻馬仰，鼠竄狼奔，霎時冲到面前。劉續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自己妹子伯姬，心中大喜；但見他嬌聲喚道：哥哥！請住手！將這兩個賊小子，交給我！她攪動梨花槍，便和兩個賊將相搏。劉仲在那邊與兩個賊將，殺得目眩心駭，難分高下。劉續更忍不住，拍馬上前，幫劉仲着廝殺。殺到分際，劉仲大吼一聲，手起矛落，將那員賊將刺死於馬下。還有一個賊將，連忙兜馬落荒而逃。劉仲便縱馬追趕。劉續忙搖手道：二弟窮寇莫追！收兵要緊。劉仲便兜住馬，正要和劉續來助伯姬，只見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伯姬馬首掛着兩個人頭，從那面殺了過來。劉縯便和他們二人一齊沖殺出來；到了柏樹林下，收集殘兵，幸喜還有兩千餘人。劉文叔道：爲今之計，先到小長安，大家再爲聚議罷。這裏萬不能再耽擱的。話猶未了，但見那班賊兵自被他們沖散後，便四處搶劫焚燒，無所不爲。立時火光冲天，哭聲遍野。劉縯心中好大不忍，仰天長嘆道：本欲掃除莽賊，拯救百姓；這樣一來，反爾害了百姓了。劉文叔勸道：兄長徒自悲傷，於事何益；先自保重要緊！天長地久，恢復有時。目下急切，先要預備，再圖報復要緊。勿以小挫，即欲灰心。劉縯含淚點首，指揮兵隊，直向小長安進發，還未到半路，猛聽得四處的喊聲又起。一隊賊兵，斜次裏沖了出來，爲首賊將，甄阜、梁邱賜，雙馬沖出，擺開兵器，攔住去路，大叫：劉家賊子，留下頭來！劉仲大怒，大吼一聲，放馬直沖過去，和甄阜對手廝殺起來。這裏劉縯心頭火起，舞起雙鞭，接着梁邱賜大殺。劉文叔那裏還能忍耐，舞着雙股劍，飛馬前來助戰。這時賊將隊裏，沖進一個人來，手持大砍刀，也不答話，接着劉文叔廝殺。劉伯姬要動梨花槍，便要出來助戰。劉元忙搖手道：你萬萬不能前去！你一去，我們這班人，豈不要束手待斃麼？劉伯姬只得暫耐着性，勒住馬，

# 漢宮八十一演義



閃着秋波觀陣，只見核心裏，十二隻臂膊撩亂，二十四個馬蹄掀翻，好個厲害。只殺得塵沙蔽天，目眩心駭，足足殺了八十多個回合，未見勝敗。劉伯姬催動桃花征駒，沖入核心，替回劉文叔，和那員賊將接上手，奮勇大殺起來，戰了二十多合，劉伯姬拍馬落荒而走；賊將不知死活，躍馬追來。梁邱賜忙大叫道：「會將軍休中了這婆娘暗計！話猶未了，只聽得弓弦響處，賊將翻身落馬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弓弦又響，好厲害的梁邱賜，忽地將頭一低，那一枝箭恰恰的從他頭上飛過。梁邱賜大怒，撇下劉縯，推馬舞刀，直奔劉伯姬。伯姬毫不畏怕，拍馬相迎，各展本領，大殺起來。劉縯深恐伯姬有失，忙催馬追上，雙戰梁邱賜。好個梁邱賜，雙戰他兄妹二人，展開大刀，翻翻覆覆的舞了起來，不慌不忙，敵住二人。甄阜和劉仲又戰五十餘回合，仍是未分勝負。甄阜騰了一個空子，把手中的槍，向後一招，只見大隊的賊兵，一齊沖殺上來。劉文叔死力護住陣線，無奈來勢如潮水一般，四處難以兼顧。眼見陣線立被沖散了，劉文叔心如刀絞，拚命價的沖殺不了。這時劉縯見大隊賊兵掩殺過去，知情不妙，忙撇下梁邱賜，突圍來尋餉械；可憐突了半天，那裏還見餉械一些影子。他此刻已下了死心，舞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六十五回 觸目煙塵鴉飛雀亂 竊心擊鼓鏢散龜離

五八

着雙鞭，逢人便打，遇將就擊。再說劉伯姬和梁邱賜大戰了半天；究竟她是個深閨弱質，力氣有限，那裏是梁邱賜的對手呢？先前和劉縯二人戰着，還不覺得怎樣吃力；後來單身抵敵，眼見的不濟了，槍法散亂，她何等的乖覺，拍馬就走。梁邱賜曉得他的弓箭厲害，也不敢追趕，放她走了。梁邱賜便催馬來助甄阜，雙戰劉仲。劉仲和甄阜正是半斤八兩，憑空又添上一個勁敵，却漸漸的應付不來；再加上見陣線被賊兵冲散，愈加心慌脚亂，矛法散亂，這時梁邱賜泰山蓋頂的一刀斬了下來。劉仲忙用矛頭一撥，架開大刀。接着甄阜的雙鎚，從左右雙擊過來。劉仲把矛桿一轉，將雙鎚掃開，趁勢一矛，向甄阜的馬首刺來。甄阜忙將馬一帶，憑空跳出垓心。這時梁邱賜的大刀已逼近到他的頸傍。劉仲曉得不好，趕着將頭一低，早將頭盔被刀削去。劉仲大驚，忙躍馬欲走。甄阜放馬攔住去路。劉仲此時，知道逃走了，只得下了死心，決力奮鬥。又戰了五十多合，梁邱賜一擺大刀，攔腰斬來。劉仲橫矛一隔，正要還手，瞥見甄阜的雙鎚，天旋地轉的打了過來。劉仲將肩一偏，讓過上一鎚，又將馬頭一帶，讓過下一鎚，舉起蛇矛，認定甄阜的腕際刺去。甄阜兩鎚不着，正自動怒，不防他這一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矛刺來，將左手腕割斷，大叫一聲。右手擎鎗，正要打了過來，瞥見梁邱賜大刀從劉仲的後面飛了過來，他急用鎗向劉仲的馬首打去。劉仲只顧帶馬，却不提防後面有人暗算，馬頭還未帶起，可憐刀光飛處，把一員熱血的勇將登時死於非命，翻身落馬。梁邱賜甄阜，便領兵來戰劉續和文叔，指揮衆卒，將他兄弟兩個，一重重的圍困起來。這時劉續與文叔劉伯姬兄弟姊妹，全已分開，各各不能兼顧。劉續見大家現都冲散，真個是心如火灼，也無心戀戰，大吼一聲，殺出重圍，直向棘陽而去。劉文叔這時，殺得渾身血污，看不見一個哥哥妹妹，也沒有心腸廝殺，催馬突出重圍，在樹林下，人疲馬乏，不能動彈，祇得下馬，坐在樹根傍邊，仰天長嘆。停了一回，猛聽得喊聲逼近，慌忙拉馬要走，那馬軟攤在地，再也不肯起來，他可急煞，掣出馬鞭，一連打了數十下子，那馬仍是不肯起身。他無法可想，放下馬鞭，鑽進樹林。再說劉伯姬在亂軍中，冲突了半天，却不見幾個哥哥的蹤跡。她的芳心焦燥得莫可名狀，舞動梨花槍，旋風也似的殺了出來，迎面又撞見梁邱賜甄阜二人，又大殺一陣。她明知不是對手，長嘯一聲，撇下二人，冲出重圍。劉文叔正在樹林裏盼望，瞥見賊兵隊裏，殺出一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五回 觸目煙塵鴉飛雀亂 驚心擊鼓鑼散鶴離

六〇

員女將來，將那些賊兵殺得東逃西散，魂落膽飛，只恨爺娘生短腿，兔子是他們的小灰孫，沒命的讓出一條路來，殺到面前。仔細一看，正是他的妹妹伯姬，他忙喊道：「妹妹！快來救我！」伯姬聞聲住馬，見是文叔，忙下馬慰問。文叔便道：「妹妹！你可看見大哥和二哥，到那裏去了？」伯姬忙道：「我那裏知道，他們的去處，我正要來問你呢。」文叔滿眼垂淚道：「他們到這時不見，准是凶多吉少了。」伯姬也粉腮落淚。文叔道：「妹妹！你可知道伯父到那裏去了？」伯姬道：「他老人家已經到棘陽去了。」他二人正自談話，只見西邊有一羣婦女，披頭赤足的奔來，伯姬一眼看見她的姐姐，劉元亦雜在其內，忙出林喚道：「姐姐！我們在這裏！」劉元見了她和劉文叔，抱頭大哭，嗚嗚咽咽的說道：「你的姐夫，已經和外公一道到棘陽去了；你們趕緊去罷，不要再在這裏留戀了！」伯姬道：「姐姐先請上馬！」劉元那裏肯聽，他只是催他們快走。猛聽見金鼓大震，向東邊直掩了過來，伯姬大驚道：「姐姐兄弟，快請上馬！我來步行奪路。」文叔忙道：「那如何使得？」說話時，那大隊已到眼前，劉元哭道：「你們趕緊逃命去罷！不要大家全將性命送掉！」我此刻還能騎馬麼？」伯姬見賊兵已到面前，不得已飛身上馬，劉文叔也跟着坐在馬後。這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時賊兵和斬瓜切菜的一樣，將那一羣逃難的婦女，立刻殺得精光。那一位劉元小姐，當然也不免殉難了。伯姬和文叔，眼見他姐姐被賊兵殺死，也沒法去救，祇好各顧生命。劉伯姬攪動長槍，殺出一條血路，只向東南而去。再說劉縯單騎奔至棘陽城外，早見鄧辰劉良等開城迎接，大家都來問他究竟。劉縯仰天大嘆，兩淚交流，大家便知不妙。鄧辰前來解勸不已。無奈劉縯心中傷感過度，一時只是呆呆的坐在馬上出神。一會子瞥見劉姬和文叔二人騎着一匹禿馬來到，他心中稍爲安慰一點，忙問文叔道：二弟呢？文叔答道：我沒有看見。鄧辰插口問道：你姐姐呢？二人聽問，不禁四目流淚。姬伯嗚咽着，將劉元臨死的情形，說了一遍。鄧辰垂胸頓足，大放悲聲。劉縯也禁不住淚落如珠。大家正在悲傷的當兒，瞥見一人飛馬而來，近前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李通。但見他渾身血跡，氣喘喘的走近來，見了他們連忙滾鞍下馬，放聲大哭道：實在祇望扶助明公，掃除強暴；誰知事機不密，不獨舍間九族全誅，累得明公如此狼狽，於心何安！劉縯見李通趕來，滿心歡喜，忙下馬安慰道：此事祇怪劉某無能，不能奮力去援救將軍全家，致罹此難；中心慚愧，將軍何必這樣的引咎呢？李通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六十六回 捕影捉風深閨驚噩耗 焚香對月弱質感沉疴

六一

忙道：二將軍陣亡了，不知明公知道否？這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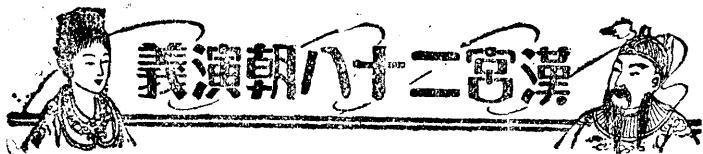
千古難消今日恨，  
一身誰識雁行冤。

要知劉縯答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絃文叔與麗華分別時，依依不舍，何等旖旎！寫廝殺一段，用筆十分姿肆。劉伯姬冲鋒突陣，宛然一個嫵媚將軍。

## 第六十六回 捕影捉風深閨驚噩耗 焚香對月弱質感沉疴

劉縯聽說劉仲陣亡，轟地狂叫一聲，向後便倒。慌得衆人忙走進來，將他扶起；但見他口流白沫，人事不省。劉文叔、伯姬、鄧辰俱是泣不成聲，見劉縯這樣，更加傷心。衆人手忙脚亂一陣子，只見劉縯半晌，才蘇過一口氣來，說道：天喪我也！說了一聲，才放聲大哭。衆人一齊勸解道：將軍悲傷過度，何人復仇？目下且請保重要緊！何況二將軍已經歸天，豈能復生呢？劉縯哭得死去活來，半晌坐在地上嘆道：二弟！我和你實指望同心協力，共除莽逆，恢復我家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基業。誰知大志未伸，竟和你永決了。言罷，淚落如雨。鄧辰也在傍邊拭淚勸道：「續兄！現在仲弟已經棄世，你徒悲何益？爲今之計，火上眉梢的時候，還不思指揮應付嗎？」劉續含淚上馬，便和衆人進城商量大事去了。在下一枝筆，不能叙兩邊事，到了這個時候，祇好將他們這裏高高擱起，專說陰麗華的情形了。我要是直接敘下去，列位要說「小子抄襲後漢了」。聞話少說，再表陰麗華和明兒下得樓來，見過她的母親邢老安人，因爲前幾天，感了一點風寒，這兩天也就好了；見麗華來定省，自然是歡喜，將她摟入懷裏笑道：「我的兒！爲娘病了幾天，累得你日夜不安，我心中老大不忍。明兒笑道：「太太！你還不曉得呢？小姐夜夜都要來伴你，却被我們勸住了。因爲你老人家面前，一者用人本來不少，二者大主人二主人俱在這裏，什麼事還怕不週到嗎？所以我們勸小姐不要煩神，而且小姐的貴體，又薄弱；假若勞碌出什麼來，豈不教你老人家加倍不安麼？」邢老安人笑道：「好孩子！你的話極有見識，果然一些兒也不錯；但是你們小姐她這樣的孝心，我可不是修得出來麼？」麗華在她母親的懷裏，仰出粉臉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有了貴恙，理應我們親自服侍，才是個道禮；那些不曉得道禮的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六回 捕影捉風深圍驚噩耗 焚香對月弱質感沉痾

六四

頭，她們偏要說起她們的歪禮來，兀自不肯放我前來服侍你老人家。邢老安人忙道：我兒！明兒這話，你倒不要看錯，她實在合我的心理。明兒笑道：罷呀！你老人家不要說罷；我們爲着不准他來，不知道被她罵了多少不知禮節的丫頭了。邢老安人笑道：明兒！你這孩子深明大義，我素昔最歡喜你的；你可要原諒你們小姐的孝心才好。明兒笑道：我們是奴才，小姐是主人，小姐縱有千椿錯，難道我們還敢去和小姐扳駁麼？你要說小姐是一片片的孝心，愈是我們留得不是，論理我今天要請太太責罰我呢。麗華笑着對邢老安人道：你老人家聽見嗎？這蹄子的嘴愈說愈刁，刻得厲害了。邢老安人笑道：這個你倒不要怪她，她原是一片好意，不料你反來說他不知禮，可不是白白的冤枉她了嗎？麗華微笑點首道：太太不要講，這事原是我錯；我回樓去，給這蹄子陪罪如何？邢老安人笑道：那倒不必，你也不算錯。明兒笑道：太太還不曉得呢，小姐陪罪，不是嘴裏陪罪。邢老安人插口笑道：不是嘴裏陪罪，是什麼陪罪呢？明兒做起手勢向邢老安人笑道：原來她用竹板子來陪罪啊！邢老安人搖頭笑道：明兒！你不要亂說，你們小姐她從來沒有過動手動脚的，拿出做主子的派子來。麗華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笑道：這蹄子越發來嘔我了！好好！我今天就拿一回做主子的派頭出來，給個厲害你嘗嘗。明兒笑道：我不怕，有太太呢！麗華笑對邢老安人道：你老人家聽見嗎？都是你老人家將這些蹄子，庇護上頭了。她剛剛說罷，瞥見陰興神色倉皇的走進來，對邢老安人說道：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邢老安人見他這樣，嚇得一跳，忙問道：什麼事？這樣大驚小怪的？陰興說道：你老人家還不知道嗎？後面白水村劉家昆仲起兵復漢，連合宛城李軾李通，教他們做內應。不料事機不密，李通李軾的全家，四十餘口，全被殺了，祇逃去他們弟兄兩個。現在宛城王莽的賊兵，正向白水村開進來，勦滅劉氏兄弟。我想滔天大禍，就在眼前了。他說到這裏，麗華搶看問道：你這話果真麼？他急道：這事非尋常可比，難道還來騙你們不成？她登時嚇得玉容失色，星眼無光。邢老安人也嚇得抖做一團，口中說道：劉家兄弟，太也不自諒力！他們有多大本領，就存這樣的妄想，豈不是自己討死麼？麗華道：太太那裏話來？莽賊暴虐，萬民側目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劉氏昆仲，乃漢家嫡派，此番起義，名正言順，誰不附和呢？說不定，將可成其大事的。邢老安人道：你這話，原屬不錯；但是他們這一來，却又不知殺了多少無辜的百姓。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呢！陰識此時也走了進來，但見他急急的說道：兄弟，賊兵馬上就要殺到眼前了，要想法子來預備才好。陰興道：我們這裏，又不去幫助誰，料他們不會來的，至多我們出去躲避躲避罷。麗華道：你這是什麼話呢？賊兵如果到了白水村，難保不來擾攪的；還是去預備的好，免得後悔莫及呀！邢老安人也插口說道：兒呀！你們千萬不可大意！他們這班賊兵，還講什麼道理呢！管你幫助不幫助，他們祇曉得搶掠燒殺，趕緊去預備才好呢！陰識陰興兄弟兩個，滿口答應道：太太不須憂慮，我們就去預備就是了。他們就出了門，踏齊鄉勇，將四週的吊橋撤了，四處的屯口埋伏着強弓硬弩。陰識帶了五百名鄉勇，在東半邊巡閱；陰興帶了五百名鄉勇，在西半邊巡閱。不到已牌的時候，就聽得北邊喊殺連天，旌旗蔽野，陰家兄弟加倍留神，在四週的壕河邊，像走馬燈一樣，不住脚的團團巡閱。此時只見一班逃難的百姓，扶老攜幼，哭聲震地，十分淒慘，是在白水村四週一帶的村落，被那些賊兵搶劫一空，放起火來，登時紅光直冲霄漢，隱隱的聽得兵器響聲，叮噠不絕。沒多時，果然見了一隊賊兵，向他們的壕邊蜂擁而來。為首一個賊將，手執方天戟，躍馬到了壕邊，用戟一指，向陰興說道：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那個漢子，快將吊橋放下，讓我們進去搜查賊人。陰興答道：「我們這裏沒有賊人，請你們到別處去搜查罷！」那賊將剔起眼睛說道：「你是什麼話？憑你說沒有，難道就算了嗎？我們奉了命令來的，你越是這樣，我們偏要查的。識風頭，快些將吊橋放下，要惹得咱家動火，沖進莊去，殺得你個玉石俱焚，那時就悔之晚矣！」陰興正要答話，只見陰識躍馬趕去，問他究竟。陰興便將以上的事告訴陰識。陰識陡然心生一計，對賊將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在此亂動，你們的主將是誰？那個賊將喝道：『我們的主將，難道你不曉得嗎？你站穩了，洗耳聽清，乃甄阜、梁邱賜兩個大將軍便是。』陰識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『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他們兩個；他們現在那裏？』那個賊將說道：『他們帶着後隊兵，還沒到呢。』陰識笑道：『既如此，放下吊橋，讓我去會會他們，多年不見的老朋友，今朝恰巧碰着了，大家也好叙敘。』他說罷，便令鄉勇放下吊橋，緩轡出來，笑容可掬的對那賊將說道：『煩尊駕帶我一同去瞧瞧老朋友。』那個賊將聽他是甄阜、梁邱賜的好朋友，只嚇得張口結舌，半晌才答道：『那那那倒不必，他他們還未到呢，我我我去替你老人家轉達就是了。』他說着，便領着士卒，離開楊花塢，臨走的時候，還向陰識道歉。」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六回 捕影捉風深閨驚噩耗 焚香對月弱質感沉疴

六八

陣子。陰識見自己的計策已售，還不樂於敷衍嗎，便放馬過了吊橋，隨即令人撒起。陰興笑道：你這法子好倒好；但是甄阜、梁邱賜，如果真個來，那便怎樣應付呢？陰識笑道：兄弟！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這班狗頭，你估量他，他回去，還敢和甄阜、梁邱賜去提起這件事麼？真個過慮了！你細細的想想看，難道甄阜、梁邱賜不教他們打仗，教他們出來掠劫燒殺無辜的百姓嗎？恐怕沒有這種道理吧！我雖然撒下這個瞞天大謊，料瞧他們一定不敢回去提起的。陰興沉吟了片晌，拍手笑道：你這條計，真是好極了！馬上如果再有賊兵來滋擾，簡直就用這話去對付他，豈不大妙！陰識搖手道：動不得，這條計，萬不可再用；適才那個賊將，我見他呆頭呆腦的，故想出這樣的計來去嚇騙他。凡事須隨機應變才好；要是一味的抱着死題做去，豈不僨事麼？話猶未了，只見南面又是一隊賊兵，冲到濠河邊，爲首一員賊將，手執鷹嘴斧，怪叫如雷，連喊放下吊橋，讓咱家進去搜查不止。陰識陰興，慌忙帶着衆鄉勇飛也似的趕過來，說道：我們這裏沒有敵人，請向別處去搜查罷！那個賊將大怒喊道：好賊繩子，膽敢抗拒王命；手下人，與我沖進去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隊賊兵，一齊發喊起來，便要沖了過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來。陰識見了這種情形，曉得這個賊將的來勢不講道理，只得大聲說道：好賊子，誰教你們出來搜查的，這分明是你們這班狗頭，妄作妄爲罷了；識風頭，趁早走，不要惹得老爺們生氣，將你們這班狗頭的腦袋，一個個揪了下來，那時才知楊花塢的老爺厲害呢！那個賊將只氣得三光透頂，暴跳如雷，忙令一衆賊兵，下水過濠。那些賊兵撲通撲通的跳了十幾個下水。誰知水裏早就埋藏着鐵蒺藜三面，那跳下去的賊兵，沒有一個活命，都是皮開肉綻，腹破如流，一齊從水裏浮了起來。那時村裏的鄉勇，一齊大笑。那個賊將，又驚又怒，仍不服氣。又叫賊兵運土填濠。陰識右手一揮，登時萬弩齊發，冲在前面的賊兵，早被射倒數十個。賊將才知道厲害，揮着賊兵，沒命的逃去了。陰興道：這岔子可不小，這個賊將回去，一定要說我們抗拒王兵；假使大隊的賊兵全來，那便怎麼辦呢？陰識也躊躇半晌道：事到如今，只好硬頭做下去，別無辦法；如果讓這班烏男女進來，試問還堪設想麼？這時忽然衆鄉中走出一個人來，對陰識說道：爲今之計，最好將這班賊兵的尸首先埋了。如果沒有人來便罷；假若有人來責問，我們一口不認，他們沒有見證，也無奈我何了。陰興拍手道：妙！忙令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六回 捕影捉風深圍靈耗 焚香對月弱質感沉疴

七〇

鄉勇將吊橋放下，擁出去，七手八腳，將那些賊兵的尸首掩埋了，趕着進來，撒起吊橋，仍然向四處去巡閱。誰知一直等到天晚，竟沒有一個賊兵前來；北面喊殺的聲音，漸漸也沒有了，大家方才放心。又巡守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見那一班逃難的陸續不斷的回來，知道賊兵已去，陰識陰興才卸甲進莊；到了家裏，先到邢老安人面前請安，只見房裏空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，忙問僕婦，誰知一個僕婦也沒有，弟兄兩個，一直尋到後花園的書房裏，才見邢老安人和麗華以及明兒碧兒等一班人，都在裏面，一個個愁眉苦臉的。陰識忙請了安，接着陰興也過去請安。邢老安人見他們弟兄兩個，好好的回來，心中自然歡喜，忙問道：現在你們回來，大約賊兵已經退去了？陰識道：母親不要驚慌吧，現在賊兵確已退去了。麗華插口問道：兩家的勝負如何？陰興道：還要問呢！方才聽見一班逃難的百姓說的，劉家兄弟，大敗虧輸，全軍覆沒了！聽說弟兄三個之中，還被賊兵殺了一個呢！麗華聽得，芳心一跳，忙問道：死的是第幾個？陰興道：大約是個最小的吧！她聽得這話，陡然覺得心中似乎戳了一刀，眼前一黑，撲的向前栽去。慌得衆人連忙來將她扶起。只見她星眼定神，櫻口無氣，

# 漢宮八朝演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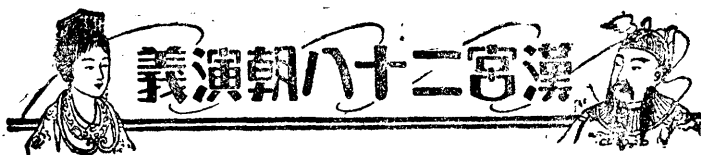


嚇得邢老安人大哭起來。陰識陰興也莫名其妙。誰也不知她和劉文叔有了這重公案，一個個面面相覷，手慌腳亂。邢老安人更是兒天兒地的哭個不住。過了半晌，才見她微微的蘇了一口氣，哇的哭出聲來，大家方才放心。這時祇有明兒一個人肚裏明白。到了這時，邢老安人只是追問明兒。明兒曉得安人溺愛小姐，說出來料也無妨，便將以前的公案，一五一十的說個究竟。邢老安人方才明白，正要開口。陰識是個孝子，曉得母親一定要怪兄弟出言不遜的，忙道：這是兄弟聽錯了；昨天被賊兵殺的，原是劉仲，不是劉文叔。邢老安人却並不怪麗華做出這樣不端的事來，反爾怪陰興有意妬嫉他妹子，便將陰興罵得狗血噴頭。可憐陰興有冤難訴，只得滿臉陪笑道：安人！請不要動氣；只怪我沒有聽真，得罪了妹子。邢老安人罵道：不肖的畜生，還在這裏嚙嚙什麼，還不給我滾出去。陰興被她母親罵得垂頭喪氣，張口不得，連忙退了出來。陰識也隨後出來。向陰興笑道：兄弟！你今天可是冤枉死了！陰興笑道：說來真奇怪極了，想不到妹妹竟有這樣見識；往日東家來說親，她也不要，西家來作伐，她也不准，料不到她竟看上了這個劉文叔，我倒不解。陰識正色說道：妹妹的眼

#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力果然不錯。劉文叔這人，你會過面沒有？陰興道：沒有。陰識道：「這個劉文叔，我在十村會操的時候，見過他一次，不獨氣宇軒昂，而且恢廓大度，將來一定可以出人頭地的。而且他又是漢室的嫡派，他此番起義，一定能够恢復漢家基業。」陰興道：「如果他果真死了，那麼漢家豈不是同歸於盡麼？」陰識道：「道路之言，不可輕聽。話猶未了，外邊探事的兒郎，走進一個來稟道：現在賊兵已經退守宛城，劉續領兵到棘陽了。」陰識忙問道：「劉家兄弟，聽說陣亡一個，不知是誰？」那探事的說道：「陣亡的差不多就是劉仲。」我聽說劉仲是員勇將，當他們失敗時候，他一個人獨戰四將，臨死還將一個賊將的手腕戳傷，你道厲害麼？」陰識一擺手，那探事的退出。他忙與陰興兄弟兩個，一同進來，對邢老安人說道：「請母親放心罷。現在劉文叔果然未死，和他的哥哥到棘陽去了。」邢老安人聽了這話，忙去告訴麗華。麗華才稍展愁容。大家便到前面樓上。邢老安人一面又差人出去打探究竟。數日後，得了回音，說劉文叔果然未死，麗華自然歡喜。光陰似箭，年復一年，麗華深閨獨處，倍覺無聊，常聞人言沸沸，說劉文叔現已封爲漢大將軍，現在洛陽；但言人人殊，她的芳心，轉難自信。有一天晚上，她晚粧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初罷，只見一輪明月，從東方高高的昇起，她寸心有感，使命明兒捧香伺候。明兒便捧着寶鴨香爐，內盛着沉降，用火引起。明兒便對她說道：姑娘要點香，有何用處？麗華微頷螭首，答道：此刻無須你問，我自有用處。明兒早以料着八九分，也不便再問，只得捧着香盤，靜悄悄的立在傍邊，聽她分付。她將羅裙一整，粉臉一勻，婷婷嬈嬈的走下樓來。明兒也捧香盤跟了她下樓。轉樓過閣，不多時進得園來，她走到牡丹亭的左邊，亭亭立定，使命明兒去取香案。明兒忙將手中的香盤，安放在牡丹亭裏，她一逕向書房而來。到了書房門口，只見裏面燈光已熄，鼗聲大作，她敲門喊道：小才小才！快點將門開放，我有事呢！喊了半天，小才聽得有人叫門，冒冒失失的爬起問道：誰敲門呀？明兒答道：我。小才聽見是明兒的聲音，心中大喜，沒口的答應道：來了，來了，好姐姐！勞你等一等！說着，他一骨碌爬了起來，將門開了，劈面將明兒往懷中一摟，說道：好姐姐！你今天可是和我來幹那勾當麼？明兒被她一摟，不禁心中一動；後來又想麗華教訓她的一番話，不覺用手將小才往傍邊一推，怒道：誰和你來混說？小姐現在這裏，仔細着你的皮。小才聽說小姐在此，嚇得倒抽一口冷氣，忙放了手，說道：

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六十七回 慰嬌娃老嫗烹野雉 靚仙姿醫士想天鵝

七四

不肯就罷了，何必要這樣的大驚小怪呢？明兒道：趕快搬一張香案到牡丹亭傍邊去，休要再講廢話了。小才見她這樣，與往日大不相同，當然不敢再去嘻皮笑臉的了，忙搬了一張湘妃竹的香案，跟着明兒逕向牡丹亭而來。這正是：

神女無心出雲岫，  
襄王乏術到陽台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情之一字，可以支配人的生命。試觀麗華之於文叔，無一處無一字不流露真情，固與淫娃有別。

邢老安人既知乃女底蘊，而不加呵責，轉遷怒於陰與，溺愛情形，活現紙上。

## 第六十七回 慰嬌娃老嫗烹野雉 靚仙姿醫士想天鵝

那一輪皎潔的明月，從東方含羞帶愧慢慢地現了出來。她的可愛的光華，照遍大千世界。她最能助人清興，而且又能引人的愁思，和動人的感觸。那一羣小鳥見她出來，似乎受了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感觸的樣子，反舌歛翼，閉着眼睛，一聲也不響。那園裏的花兒，似乎動了清興，展開笑靨，靜悄悄的度牠的甜蜜地生活。亭右的她，似乎引動愁思，拂袖拈香，仰起粉臉，朝着月亭微吁了兩口氣，玉手纖纖的將香插到爐中，展起羅裙，盈盈的拜了下去，深深的做了四個萬福，櫻脣微微的翦了幾翦，便退到牡丹亭裏，懶洋洋的往椅子上坐，斜首望着天空；可是她的一顆芳心，早就沉醉了。那個善伺人意的明兒，走到香案跟前，端端正正的拜了幾拜，跪在地上，口中說道：我們小姐隨便什麼心事，全要和我說的；今天她不告訴我，我已經明白了；我要替小姐禱祝，過往神祇；但願姑老爺封王爲帝，掃平暴亂，四海清寧的時候，用香車寶馬，將我們小姐接了去，做一品夫人，我也沾光得多了。她說到這裏，麗華嗤的笑了一聲，也不言語。明兒便站起來，跑到麗華的身邊，笑道：姑娘我說的話，錯麼？她也不答應。明兒笑道：我曉得了，我剛才禱祝，還少兩句；因爲小姐和他已經分別好久了，姑老爺現在得志，就來將小姐接去，早成佳偶吧！麗華笑道：好不要臉的蹄子，任何沒臉的話，你都囁得出。誰要在這裏搗鬼？明兒笑道：嘴裏說不要我在這裏，可是心裏不知怎樣的歡喜呢。麗華笑道：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這蹄子越來膽越大了。明兒笑道：罷呀！姑娘你不要這樣粧腔做勢的；像我明兒這樣的體貼你，恐怕沒有第二個了。麗華笑罵道：嘴不怕爛了麼？只管嚙嚙不了；少要嚙舌頭，跟我到園中去閒步一回罷。明兒點首答應，便喊小才將香案收去。小才高高興興的起來，只當明兒喊他去，做那個勾當的呢；後來被明兒一拒絕，又加上一個迎頭二十五，只弄得垂頭喪氣；見明兒喊他搬香案回去，礙着麗華在這裏，不敢多講，只得將香案搬起；臨走的時候，向明兒下死勁釘了一眼，口中噤咕道：你不記得那天百般的哄我和你。他剛剛說到這裏，明兒羞得無地可容。麗華早以明白，忙向小才喝道：蠢才！她叫你將香案搬去，難道還不依從麼？怎的嘴裏噤咕什麼？還不給我快點搬去；遲一些，我回去告訴太太，馬上就將你趕了去，看你掘強不掘強咧！小才噤咕道：姑娘不要怪我，原是她惹我的。麗華喝道：她惹你做什麼？男女大了，難道還不知迴避嗎？明兒還恐他再說，忙向麗華道：這東西，出口不知一些輕重，還是讓我去告訴太太，請他立刻動身的好。她說罷，故意要走，嚇得小才連忙跪下哭道：好姐姐！我下次可不敢了；你如去告訴太太，我就沒有性命了。麗華見他這樣，禁不住笑將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起來，忙道：還不快些搬了去！小才從地下爬起來，搬起香案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麗華向明兒笑道：這真奇了！我講的話，倒沒有你的話有用，可不是反了天了嗎？明兒羞容滿面，低着頭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，搭訕的說道：小姐不要笑我罷！只怪我一着之錯。麗華忙道：你不用見疑；我本來和你說的一句頑話。一個人誰沒有錯處呢？不過錯了以後，千萬不能再錯就好了。我們主婢，也比不得別人；你就是有一點錯兒，現在已經改過自新，我難道還來追尋你嗎？我們去散步罷！她說罷，和明兒手携手到各處去閒逛一回。這時，正是新秋天氣，河內的荷花，已經半萎；亭傍木樨，早結蓓蕾；野蟲唧唧的叫個不住。她徘徊了一回，究竟乏味，便欲和明兒回去。明兒笑道：今天的月亮真是難得，我們停一會子回去吧。她說道：還是早一些兒回去的好，免得太太盼望。明兒點頭道：是。便和她順着花徑走了出來。還未到園門，驀地起了一陣微風，習習的吹來，麗華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，當時倒也沒有介意，便和明兒出得園來，回到樓上，只見雪兒笑道：你們到那裏去的？太太一連着人來問過幾次了。明兒笑道：你怎麼回的？雪兒笑道：我說小姐到後花園裏去散步了。明兒笑道：看不出你倒有些會隔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七回 慰嬌娃老嫗煮野雉 觀仙姿醫士想天鷄

七八

壁算呢；真的我和小姐方才從花園裏來的。她們倆正在談話，碧兒跑進來說道：太太不放心，打發我來望望小姐回樓不曾。明兒笑道：這蹄子，想是眼睛跑花了，小姐坐在這裏，難道沒有看見嗎？碧兒一掉頭，見了麗華，忙笑道：原來小姐回來，我還沒看見呢；你到太太那裏去嗎？明兒見她懶懶的，只當她疲倦已極，忙向碧兒道：你去到太太那邊，就說小姐在後園裏逛了一會，現已回來；因為身體疲倦，已經睡了。碧兒答應去了。明兒又向雪兒道：你還在這裏發什麼呆？天不早了，也該去睡了。雪兒道：不等小姐睡了，我就好去睡的嗎？明兒道：這裏用不着你，小姐自有我來服侍，你早點去挺屍罷，省得到明天早上，教人喊得舌枯喉乾的，還是不肯起來。雪兒果然瞌睡，巴不得的明兒這兩句呢，忙起身下樓睡覺去了。明兒走近來，向麗華問道：姑娘還吃點東西麼？如果要吃，我就去辦。她搖頭說道：不需不需。我此刻不知怎的，好端端的頭暈起來；你快來扶我到床上去躺一下子。明兒忙扶她立起。誰知她剛才站起，哇的一口，接着一連嘔了十幾口，復又坐下，只是呻吟不止。明兒忙去倒了一盃開水，與她嗽口，然後扶她上床，用被子替他蓋好；自己又不敢離開，先用掃帚將樓板上掃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得清潔，過來低聲問道：小姐！你現在覺得怎樣？她呻吟着答道：別的倒不要緊，只是頭昏得十分厲害，像煞用刀劈開的一樣。明兒那敢怠慢，脚不點地的飛奔下樓，告訴邢老安人。她聽了這話，滾蘿蔔似的扶着碧兒趕到麗華的樓上，進了房門，就發出顛巍巍的聲音問道：我的兒！你覺怎樣？說着，已到她的床前。邢老安人坐在床沿上，又問了一遍。麗華見母親到了，忙免強答道：請母親放心，我祇不過有些頭暈，別的倒不覺得怎樣。邢老安人伸出手來，在她的身邊一摸，竟像火炭一樣的炕熱，不禁慌了手脚，大罵明兒不當心服侍姑娘。明兒一聲也不敢響，滿肚子委屈。麗華忙對邢老安人說道：娘呀！你老人家不要去亂怪她們；一個人頭疼傷風，原是常有的事呢。邢老安人說道：假若她們服侍週到，你又何能感受寒涼呢？說話時，陰識陰興聽說妹妹生病，忙着一齊趕來慰問。陰識向邢老安人說道：母親！你老人家放心！妹妹差不多是受了一些寒涼了，所以才這樣發熱頭暈；買一些蘇散的方子來，疎化疎化，自然就會好了。邢老安人道：可不是麼？這都是些丫頭不當心，弄出來的。說着，便問陰識道：買些什麼蘇散的方子？你快些兒用筆寫好，就叫小廝去配罷！陰識答應着，退了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七回 慰嬌娃老嫗煮野雉 觀仙姿醫士想天鵝

八〇

出來，瞧墨舖紙，寫着荊芥，防風，白芷，蘇葉，麻黃五樣，便叫一個小廝去配。小廝拿着單子，飛也似的向宛城去了。沒多時，小廝將藥買好回來，送到樓上。明兒忙接過來，一樣一樣的放在藥爐裏，對勻了水。一會子，將藥煎好，將渣滓剔下，盛在碗裏，明兒捧着便進房來。邢老安人見了罵道：癡貨！那藥剛剛煎好，就忙不了捧來；怪燙的，教她怎樣吃法？還不先擺在茶几稍爲冷冷。麗華忙道：燙點好，就給我吃罷！邢老太太說道：乖乖！你不用忙，那藥剛才從爐子裏倒出來，滾開的，怎樣吃法？等得稍減一點熱氣，再吃罷！麗華也不言語。明兒此時真個是啼笑不得，進退不可。停了一會，邢老安人喝道：你那小蹄子，難道聽我說了兩句，就動氣了麼？癡呆呆的站在那裏，藥也不捧過來，還等我去捧不成？明兒忙將藥捧了過來。麗華就向明兒的手中，將藥吃完。明兒放下藥碗，用被子替她重重蓋好。陰識對她說道：妹妹！你好生睡一會子；等到出了些汗，馬上就要好了。麗華一面答應着，一面向她母親說道：母親！你老人家請回去安息；我沒有什麼大要緊，出了汗就好了。邢老安人忙道：是的，我就去睡覺；夜間千萬自己留神，出汗的時候，不要再受風要緊！她滿口答應，邢老安人又教雪兒起來，幫

# 漢書八十八朝演義



着明兒服侍小姐。雪兒一骨碌爬起來，沒口的答應。邢老安人又叮囑一番，才扶着碧兒下樓去了。接着陰識陰興也自下樓去安寢了。雪兒揉揉睡眼，悄悄的向明兒笑道：「姐姐！今朝可碰着釘子了？」明兒笑着，悄悄的答道：「還要問呢！蹄子蹄子，直罵了一大堆兒，也是我合當倒霉晦氣罷了。她二人見麗華已經睡着，便對面趕圍棋兒；弄了一會子，不覺疲倦起來，伏着桌子，只是打瞌睡。一會子，兩個人都睡着了。再等她們醒來，已是天色大亮。二人忙到麗華的床前，見她已醒了，粉面燒得胭脂似的，緊鎖柳眉，呻吟不住。明兒低聲問道：「小姐！今天好些麼？」她呻吟着答道：「汗可是夜來出得倒不少，只是熱怎的不肯退？」明兒伸手進被一探，不覺大吃一驚，週身炕熱到十二分火候，忙又問道：「小姐！你還覺得怎樣？」她勉強答道：「頭暈倒好一些，可是身子恍恍惚惚的，像在雲端裏一樣。」明兒正要再問時，邢老安人扶着碧兒，後面跟着一個七十多歲的婆子，逕進房來。明兒雪兒忙去搬兩張椅子，靠着床前擺下。邢老安人和那個老婆子，一齊坐下，邢老安人靠着麗華的耳邊，悄悄的問道：「乖乖！你今朝可好些麼？」她呻吟着答道：「頭覺得不大暈了；只是精神恍惚得厲害，身子輕飄，像煞在雲霧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裏一樣。邢老安人用手在她的頭上摸了一把，不覺皺眉說道：「熱倒像反增加了許多。」那個婆子問道：「小姐的病是幾時覺得的？」邢老安人道：「啊也！張太太！我竟忘了。」忙向麗華道：「兒呀！東隣張太太特地來望你的。」她忙說道：「煩老人家的駕，罪過罪過。」邢老安人對張太太說道：「她的病，就是昨天晚上到後園裏去散步覺得的。」張太太道：「哦！我曉得了，這不是病，一定碰見什麼捉狹鬼了；大凡人家的兒女，越是嬌着，這些捉狹鬼前後就跟着他，一得個空子，馬上就揪他一把，或是推她一交，都要將他弄出病來，才放手呢！」邢老安人忙問道：「照這樣說來，還有解救麼？」張太太道：「怎麼沒有呢？我回去請個人來替她解救解救。」邢老安人問道：「你老人家去請什麼人？」張太太道：「就是馬奶奶啊！她專門醫治這些怨鬼纏身的毛病。」邢老安人喜道：「那就好極了！就煩你老人家去將他請來吧！」張太太滿口答應，起身下樓，一刻兒，帶來了一個老太婆，身穿黃布襖，腰繫八卦裙，手執擎香蟠龍棒，見邢老安人，打個大喏，便走近床邊，向麗華臉上熟視了一會，便命人擺設香案。馬太太將頭髮打散，坐在椅子上，巍巍不動。閣宅的人都立在傍邊，肅靜無聲，一齊望着他做作。陰識焚過香，磕過了頭，剛剛站起，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但見馬太婆狂叫一聲，連椅子往後一倒，嚇得衆人一跳。陰興忙要過來扶她，張太太連忙搖手止住道：「不用不用！他這時入陰曹和捉狹鬼去談話了。陰識心中有些不大相信，但是老安人的命令，又不好去反對，只是含笑不語。一刻兒，只見馬太婆微微的蘇回了一口氣。張太太忙對衆人說道：「趕快焚香叩頭，他回來了。」陰識只得又去焚香叩頭。馬太婆慢慢的從地下爬起來，對老安人說道：「恭喜太太！小姐碰見的黃鼠狼的神，我方才下去和他爭論了半天，他兀的要追小姐的性命，他說：『小姐是狗投胎的，在前世曾將他咬死，他要報仇。』我又向他勸解一會子，准他豬頭三牲，香燭紙馬，一只野雉，他才答應。太太可快點預備罷！」老安人道：「豬頭三牲是敬他的，但要野雉做什麼用呢？」馬太婆道：「買一只來，須你老人家親自動手烹調，先敬神，後與小姐吃，不上三天，就會要好了。」老安人滿心歡喜，忙差人去買野雉，一面又取出五十兩銀子，賞給馬太婆。馬太婆還謙辭了一陣子，才收下銀子，告別走了。張太太對邢老安人說道：「你可照辦罷！我也要回去。她說罷告辭，也走了一會子，買野雉的小廝回來說道：『宛城春陵，都跑到了，買不着野雉。』」邢老安人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叫你們這些狗頭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七回 慰嬌娃老嫗烹野雉 觀仙姿賢士想天鵝

八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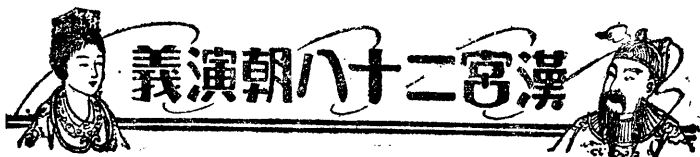
辦這一點事，都辦不到，可見就是吃飯罷。陰識見邢老安人動怒，忙前來說道：「請你老人家暫息雷霆，讓別個再去買一趟看；如果買着了，將這些狗頭一個個重打一頓，趕出去便了。」說着，向那幾個小廝喝道：「還不給我滾出去！站在這裏發什麼呆！那幾個小廝，抱頭鼠竄的下樓去了。陰識明知野雉買不到，下了樓，帶了十幾個家丁，到郊外去打獵，也是他的孝心感動上蒼，果然打到一只野雉，忙回來對邢老安人說道：「到四處的鄉鎮上，尋了好久，果然沒有野雉；孩兒沒法，只得帶了幾個家丁，到郊外去打獵，才打到一隻。邢老安人大喜，忙教拿進來，親自動手，將野雉殺了，竟弄了半天，才將雉毛搨去。陰識聽得馬太婆說過，不准別人動手，只得望着邢老安人一個人弄着，也不敢去喊別人來幫助。邢老安人將毛搨得乾淨，又用刀將雉肉一塊一塊的切開，方才放下鍋，和着油鹽醬醋之類，將雉肉烹好，用碗盛起來。衆人七手八脚的，早將豬頭三牲預備停當。邢老安人將野雉恭恭敬敬捧到桌上，嘴裏又禱祝了一會，親自點燭焚香，叩了頭，將雉肉捧到麗華面前說道：「兒呀！你將這碗裏的雉肉吃了下去，毛病馬上就會好了。麗華也不敢重違母意，只得勉強喝了一口湯，吃了一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塊肉，放頭倒下。老安人還教她吃，她呻吟着答道：母親！請老人家不要煩神了；孩兒實在不能再吃，惡心得好不難受。陰識插口說道：母親！不必儘管教她吃，祇要吃過了就算了。老安人便命人將碗拿下去，滿望她就此好了。誰知到了第二天，再來瞧看，俗語有一道：外甥打燈籠，照舅，老安人可是沒了主意，鎮日價愁眉苦臉的。陰識道：母親！你老人家做的事，論理本不應我們多嘴；但是人生了毛病，當然要去請醫生來診視才好；沒的聽着風，就是雨，妖魔鬼怪，烏亂得一天星斗。你老人家想想，到如今妹妹的病，不獨沒有好一些，反爾加重了。邢老安人的嘆一聲，片晌無語。陰興道：我聽得人家說：宛城東門外，有個醫生很好，名字叫什麼萬病除，不論百樣的病，祇要經他的手一診，馬上就好。我看妹妹的病，現在愈來愈重，何不將他請來看看呢？邢老太太罵道：你這畜生！明知有個好醫生，爲什麼不早些說出來呢？一定要挨到這會，才告訴人。陰識忙差人飛馬去請萬病除。不一刻，萬病除到了。陰識興忙將他接到大廳上，獻茶，問了名姓。陰識便將萬病除請到麗華的繡樓上。明兒忙將帳子放下。邢老安人坐在傍邊問道：這就是萬先生麼？陰識道：正是。萬病除斯斯文文的走到



麗華的床前，往椅子上坐。明兒將麗華的玉手慢慢的拉出來。他見這隻玉手，早以野心大動，急切要一見帳裏的人。他握着麗華的手腕，覺得軟如棉絮，滑如凝脂。停了一會子，他陡然心生一計，向陰識道：請將帳子揭開，讓我看一看虛實寒熱。陰識忙叫明兒將帳子揭開。他伸頭一張，不覺神魂失據，大了膽，在麗華粉腮上摩了一會，才縮手離位，把手拍着胸脯，拍得震天價響的對陰識說道：大世兄！請太太放心；小姐的病，不過重受寒涼，沒什麼要緊。這正是：

狠子野心真可恨，

佳人病勢入危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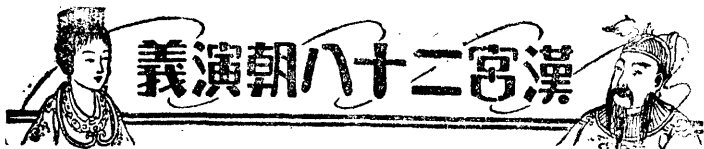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王莽氣數將終，而妖婦巫婆幾於無處無之；妖孽四起，此真國家將亡之兆也。  
邢老太胡亂請醫，麗華危矣；萬病除一色鬼耳，明眼人早料定下回情事。

## 第六十八回

癩犬登門屠戶喫糞

癡貓守窟小子受管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却說萬病除滿口擔保道：不是我萬某誇口，照小姐這點細些小病，不消二劑藥，管教他好就是了。邢老安人聽他這話，自然歡喜說道：只要先生肯替我們小姐將病看好，要謝什麼有什麼。萬病除笑道：太太！老人家不須客氣，晚生用心就是了。說着，陰識將他送到外邊的明間裏。小廝早就將硯台筆紙預備停當。萬病除靠着棹子坐下，搖首擺尾的想了一會子，便拿起筆來，粧腔做勢的又停了半天，嘴裏嚙咕道：太陽入於少陽，有火傷心，太陽入於少陽，無火傷腸。七搭八搭的哼個不了。陰興悄悄的向陰識道：這先生如何不要說別樣，你看他開一張單子，何等鄭重！陰識點頭暗暗的佩服。他聽見有人贊成他，愈是牽絲不了一張單子，直開了半天，才算開好。老安人忙拿出五兩紋銀，教家丁送他回去。萬病除那裏肯收，口中說道：請太太無須客氣，等我將小姐的病看好之後，再說。老安人再也不准。無奈他一百二十個不受，老安人却也無法，只得命人送他回去。他在馬上，一路上胡思亂想的說道：這也是天緣巧遇了；你看她的那付模樣兒，可不是天下獨一嗎？她一定是有心於我；如果沒心於我，我用手去摸她的粉龐兒，難道一聲不做嗎？只要我將她的毛病看好，還怕他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給我嗎？憑我只個樣兒，在宛陵的四鄉，不是我說句麻木話，誰有我這樣的威風呢？他想到這裏，不禁點頭晃腦，險些顛下馬來。那個跟馬的小廝，見他這樣，也不覺好笑，暗道：這位先生有些神經病嗎？他自己那裏覺得，一味的嘻皮癩臉的。一會子到他的家門口，小廝忙將馬頭一帶，那馬便立住不動，等他下馬。誰知他正自想得神，見馬不走，舉起鞭子在馬屁股上，着力打了一下子。那馬霍的向前一跳，將他往下一掀，一個倒栽葱，只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。可巧剛剛天雨才晴，路上的泥濘，完全被他沾去，渾身斑斑點點，好像泥牛一般。他又羞又氣，忙從地上爬起來，指着馬罵道：你這個王八蛋，豈不是有意和我尋開心麼？他痛罵了一陣，便對小廝說道：煩你回去罷；我現在也不要再騎馬了，就是步行回去咧。他說罷，低着頭，一逕向西走去。那個小廝不禁詫異的說道：先生，你不是已經到家了嗎？又向西到那裏？他聽得這話，忙立住脚步，回頭一看，不禁自己也好笑，忙道：幾時到這裏的？怎麼我一些也沒有介意？既如此，更好了，你趕快回去罷。小廝笑着跳上馬，一逕回去不題。再說陰識見他走後，忙攏近來朝他的單子上，仔細的看了一會子，只見脈案上開的是：大受寒涼，身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體不安，火熱厲害，頭又暈，眼又花，用一方以治；下面寫着，附片五錢，肉桂三錢，羌活三錢，白芍三錢，茯苓三錢，細辛五分，防風三錢，前胡三錢，桔梗一錢，冬瓜皮一錢，燈薪五錢，做引子。陰識對醫藥一道，原有些三腳貓，見他這張單子，只嚇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陰興問道：如何？陰識抿嘴道：萬先生這方子，未免膽太大了。陰興聽他這話，很不以為然的說道：怎見得膽大？陰識道：什麼病可以用五錢附片，三錢肉桂呢？陰興道：你曉得什麼！人家既然能用這兩味，想必別有用意的。陰識忙教小才拿着這個單子，到宛城藥材舖子裏去配。小才那敢怠慢，就得出得門，上了大騾，一騾放到宛城一家藥店門口停下，將騾子拴好，進了店，將單子往櫃檯上一放，說道：替我配一帖藥。裏面走出一個老相公，將單子接到手中，撐起老光眼鏡，仔細看了一遍，撓起鬍子說道：這單子上的藥，我們這裏不全，請到別人家去配罷。小才拿起單子，便到東面一家藥舖子裏去配。一個小學徒的，正站在櫃檯傍邊打盹。小才將櫃檯一拍，喝道：夥計！你夜裏沒有困覺嗎？生意來了！那個小學徒被他冒冒失失的一嚷，嚇得一怔，忙將睡眼揉開，沒口的答應道：來了來了！說着，伸手將他的單子接過，往戒尺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八回 精犬登門屠戶喫葷 癡貓守窟小子受管

九〇

底下一壓，拿起藥盤，便去配藥。這時裏面老板，聽得小才的呼喚，他正在小便，褲子也來不及束，就趕到外邊。見學徒已經動手配了，他便先將褲腰束好，走進來，朝藥單子仔細一看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忙伸手將學徒打了一個耳光，罵道：「你這個混蛋！連眼睛都瞎了，這樣的單子，你就配了嗎？」他說罷，將單子還與小才說道：「這單子上的藥，我們小店裏配不全，請換一家罷！」小才聽他這話，心中十分詫異的問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藥不全，難道就開藥店了嗎？」那店老板說道：「委實不全，請換一家罷！」小才深怕耽擱辰光，回去又要挨打，急得向店老板大聲說道：「呸！你說沒有，怎麼你家相公又配呢？想必是有的，沒有，他就配了嗎？」那店老板說道：「這倒不要說，他是才來的一個學徒，曉得什麼？你不看我方才打他嗎？」小才說道：「我曉得了，莫非怕我不給錢你嗎？」店老板笑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們既然開一片藥舖子，你不給錢，他不給錢，難道我們吃西北風嗎？」小才道：「既然這樣，爲什麼又見生意不做呢？」那店老板對他說道：「老實對你說一句，你這單子，不問拿到誰家去，總不見得配給你的。」小才聽了這話，更是驚異問道：「照你說，我這單子竟沒有地方配了？」店老板搖頭說道：「沒有沒有！」小才道：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難道配我這單子就犯法了麼？店老板道：不是犯法，恐怕要招人命，小才益發不放心的問道：難道我們這單子上有殺人刀麼？那店老板被他逼得不得已的問道：你這單子究竟是人吃的，還是牛吃的？小才聽他問得蹊蹺，忙轉問道：人吃怎麼？牛吃怎麼呢？他道：牛吃還可以，如果是人吃的，包管今天吃下，明日送終。小才說道：什麼藥這樣的厲害呢？他道：什麼病能用三錢肉桂，五錢附片呢？小才道：你不用管，好歹這單子又不是你開的，怕什麼呢？他道：這是不可以的人命關天，豈能亂動？小才道：那麼你將這兩樣厲害的藥少配些罷。他答道：如果這樣辦，還可以。他便動手；一味一味的配了半天，才將這一付藥配好。小才付了錢，跳上騾子，連打幾鞭。那騾子兩耳一豎，騰雲價的回來了。跑到半路上，小才方想起藥沒有撿取，忙兜轉騾子，重到這家藥舖子裏，取藥便回，待得到家時，已是申牌時候，他跳下騾子，將藥送進去。陰識問道：爲什麼到這會才來？小才便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。陰識也不答話，就將藥送到樓上。邢老夫人正是守得心焦，見藥配來，忙叫明兒去煎。明兒一會子將藥煎好，與麗華吃下。大家全坐在她的房裏，靜悄悄的候着。但見她吃下藥，沒一會子，汗出如雨，額



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八回 癩犬登門屏戶喫羹 癡貓守窟小子受管

九二

上直是滾個不住。陰識對邢老安人說道：你老人家快些到被窩裏探探看，汗出到什麼樣子了？邢老安人便伸手入被一摸，那被褥上完全被汗濕透了，忙教明兒將上面的被子揭去。但見她面色慘白，嬌喘微微，一句話也不能說了。陰識走到她面前，用手在她的額上一按，跌足嘆道：這便怎生是好？狂熱一分也沒有退去。陰興道：再去請萬先生來看看，究竟出汗不退熱，是什麼道理？陰識忙着人去請萬先生。一刻兒萬病除脚打屁股的進來。陰識忙迎上去，首先問道：舍妹服先生的藥，汗是出得不少；但是狂熱有增無已，究竟是個什麼緣故呢？他之乎也者的答道：夫狂熱不肯退者，定是大汗未出也；若夫再以出汗之劑服之，大汗一出，週身無病矣。陰識便領他到麗華的房中。邢老安人忙問道：小姐汗是出得和洗沐的一樣，怎的狂熱簡直一分不退呢？萬病除笑道：請太太放心！在我手裏看的病，不會不好的；小姐出汗不解熱，一定是還是汗沒有出透的緣故吧！再將藥煎與她吃，等汗出透了，自然就會好了。邢老安人忙叫明兒將藥再煎。明兒忙又去煎藥，給小姐吃了。萬病除又問道：現在她怎樣了？邢老安人忙將帳子揭開說道：請先生來看看！他巴不得這一聲，忙走到她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床前，睜開那一雙賊眼，向她望了一會，猛的伸出那一雙又粗又黑的手來，摸她的頰額，可是把個麗華羞得欲避不能，欲喊無力，任他摸了半天。可恨這萬病除野心勃發，竟由她的粉頸下面，一直探到她的胸前，只覺得雙峯高聳，宛如新剝鷄頭。他可心花大放，把手縮了出來，對邢老安人笑道：別的醫生看病，他奉旨不肯替人家摸胸口的；他們這些粧腔做勢的派子，我可學不來；我看病無論何人，總要探一探虛實寒熱的。老安人那裏知道他的念頭，滿口稱是。他又笑吟吟的向麗華問道：小姐的月經是幾時當期？麗華此刻，又羞又愧，又氣又惱，那裏還去答他的話兒，強將身子一掉，面孔朝裏，呻吟不住。邢老安人忙道：先生！你不要去問她，我曉得的，出了房，細細的告訴你；她們女孩子家，將這些光明正大的事，都是怪難爲情的，不肯說出來。萬病除笑道：原是原是我看了無數的小姑娘毛病，問她們的月經，總是吞吞吐吐的難說出來；最後還是她的母親，或是嫂子，代說出來，她們還羞得無地可容哩！他說罷，起身出來。邢老安人也就跟了出來，將麗華的經期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他。他點頭笑道：我曉得了，太太請放心罷；這一劑藥，將二次吃下去，馬上就轉機了。我現在還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六十八回 癩犬登門屠戶喫葷 癡猫守窟小子受驚

九四

有許多事，無暇再耽擱了。他說罷，起身下樓。陰識忙叫人拉出一匹馬，送他回去，不提。再說麗華見萬病除走了之後，只氣得淚流滿面，嚶嚶的哭道：那裏請來的這個混帳醫生？我寧可死，也不要他看了！邢老安人忙道：兒呀！你不要誤會；醫生有割股之心，他問你都是他留神之處。她不回答，只是哭個不住。邢老安人也無法勸慰。這時明兒已經將藥捧了過來，她那裏肯吃。慌得邢老安人哄道：乖乖！這藥是你哥哥開的單子；那個王八已經打走了。她哭道：媽媽！不要哄我！不過我吃了他的藥，心中像火燒的一樣，所以不願再吃了。媽媽既然教我吃，我還能違抗麼？她說罷，一口氣將藥吃下去。這一來，可不對了，沒一會，只見她從床上劈頭跳起來，青絲撩亂，一雙星眼，滿暴紅筋，大聲說道：好好！好好！你們想害劉文叔麼？恭喜你！我跟他一同死了！誰能留住我？十萬赤眉強盜，已經被你捉住了麼？衆人嚇得手忙脚亂，大家全搶過來，將她按住。爭奈她力大無窮，一揮手，將明兒雪兒推得跌到三尺以外。邢老安人更是心肝肉兒哭個不住。這時陰識陰興正在樓下議論萬病除的方子，忽聽得樓上沸反盈天，大鬧起來。二人一驚不小，一齊飛奔上樓，只見麗華披頭散髮，滿口胡言。陰識搶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過來，一把將她按住。麗華還要掙扎，陰識死力將她壓住。陰興也過來幫忙，才將她扳倒睡下。陰識一面接着，一面埋怨陰興道：「這都是你招來的。我早就說過了，姓萬的方子，萬不可吃，你偏要替他扯順風旗。昨天小才將單子拿去配，藥舖裏沒有一家肯配，後來將肉桂附片減去三分之二，才將藥配來。如今妹妹這個樣子，還想活麼？」老安人聽見這話，一頭撞在陰興的懷裏，大哭大罵道：「好孽障！你究竟和你妹妹有多少深仇大怨，三番兩次的盤算她？現在她要死了，你總算安心了！畜生！你不如將我的命也算去吧！省得見我的心肝死得可憐！」邢老安人說了一陣，忽的往下一倒，雙目直視，竟昏厥過去。明兒雪兒嚇得走頭無路，陰識忙向她喝道：「還不過去，將太太扶起來發什麼呆呀？」陰興一面哭，一面和衆人將邢老安人扶起來，在背上輕輕的用手撫個不住。一會子，邢老安人才蘇過，一口氣來。陰識到此時，也由不得別人做主，忙差人到春陵去請李雪梅醫生。沒多時，李雪梅到了。陰識命明兒等將小姐按住，自己下樓，將李雪梅請上樓來，到床前略一診視。李雪梅捋着鬚子，沉吟了一會，退出房來。陰識躬身問道：「敢問老先生，舍妹可有回生之望麼？」李雪梅搖頭咋舌道：「不容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八回 癩犬登門屠戶喫齋 癡猫守窟小子受管

九六

剔不容易！祇好盡我的力量；如其再不中用，那也無法可想。小姐的貴恙，可曾請先生看過嗎？陰識道：請過萬病除看過了。李雪梅道：可有單子？陰識忙去將單子拿與李雪梅。他仔細一看，拍案大驚道：該死！該死！這分明是傷寒化火，還能任意用這些附片肉桂嗎？真是奇談！陰識道：晚生也是這樣的設想，無奈家母等，一相情願的脾氣，不喜別人多嘴的，弄到現在，才後悔遲呢！李雪梅嘆道：這等醫生，不知白送了多少人命了！他拿起筆來，酌量半天，開了一張單子，上面寫着：羚羊角三分，金釵石斛五錢。他對陰識道：叫人去配，估量這羚羊角要磨半天呢，快點就去罷！陰識忙差小才，拿着單子指名到保和堂去配了。這時樓下有個小厮上來稟道：萬先生來了！陰識聽了，把那無名的業火高舉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忙辭了李先生，忽忽的得樓來。劈面就看見萬病除笑嘻嘻向他問道：大世兄！小姐的病勢如何？陰識也不和他客氣，冷笑一聲道：先生的妙藥，真是手到回春！舍妹現已好了，到後園裏去頑耍了；請先生就到後邊去看看，也好教先生歡喜歡喜。萬病除聽得他這話，真是樂不可支的笑道：非是萬某空誇大口吧？陰識道：果然果然。說着，便將他一逕帶向後面而來。走到腰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門傍邊陰識喊道：走出幾個來！話猶未了，裏面廂房裏跑出四五個家丁來。陰識喊道：將這個狗頭，先細起再說。那幾個家丁，不由分說，虎撲羊羔似的將他細起。陰識掣出皮鞭，上下抽個不住，口中罵道：你這個雜種！登門來尋死，可不要怪我；今天將你生生的打死，好替我妹妹償命！萬病除被打得怪叫如鼻，滿口哀告。陰識那裏肯息。打了半天，忽然心生一計，便叫人將他擡到後門口，用溺器盛了滿滿的一下子臭糞，硬將他的嘴撬開，灌了一個暢快，才將他放下來。他抱頭鼠竄，一蹣一跚的走了；一會子，到了自己家裏，渾身全是糞汁，臭不可當。許多人掩着鼻子來問他。他只得說是行路不慎，失足落下毛廁的。他將衣服一換，帶了家小，連夜搬家逃得不知去向了。再說陰識將萬病除擺佈了一陣，才算稍稍的出口惡氣。帶了衆人回來，他便上樓對陰興說了究竟。陰興也很快活。陰識忙問陰興道：小才去配藥回來沒有？陰興道：不會回來呢。陰識詫異道：怎的去了好久，還不回來呢？他便喊了一個小廝前去催他。這小廝就跳上大騾，一口氣跑到保和堂門口停下。小廝跳下騾子，但見小才倚着櫃台外邊，閉着眼睛，只管在那裏打盹。小廝也不去喊他，竟向店夥問道：陰府上的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九回 癩犬登門屠戶喫葷 癡猫守窟小子受管

九八

藥配好沒有？夥計答道：早已配好。喊他數次，這個傢伙，睜開眼睛，開口就要罵人，我們氣得也不去喊他了。這個小廝，素來和他不睦。他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忙對店夥說道：請你將藥先交給我帶回去，讓他在這裏打一會盪腕罷。店夥也不知就理，忙將一個羊脂玉的盃子取出來，裏面盛着羚羊角磨的汁，又將金釵石斛用紅綠絨繩繫好，一起交與小廝。那小廝上了騾子，飛也似的回來了，將兩樣藥送到樓上。陰識忙問道：小才呢？那小廝撒謊道：我去人家早已將藥配好了，擺在那裏。我問他到那裏去了，那店裏的先生都不肯說。後來被我再三追問，才告訴我，說他去看把戲了。我想小姐這樣危險，還能再耽擱麼？就將藥拿回來。陰識聽得，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這正是：

無名業火三千丈，

可怖皮鞭五尺長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寫萬病除種種醜態，真堪絕倒。作者殆深恨庸醫，乃借文字出氣。陰識陰興，都是庸奴，那老安人尤是一個渾蛋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## 第六十九回 出奇制勝智勇冠三軍 觸景生情纏綿書一紙

却說陰識聽得那小廝的話，勃然大怒，也不言語，忙將羚羊汁和金釵石斛送進去，關照明兒怎生弄法。明兒一面答應，一面將藥接了過去。陰識退了出來。沒多時，小才在藥店裏打盹，打得醒了，再問藥方，已經被人拿去，只嚇得倒抽一口冷氣。沒奈何騎上騾子，沒精打彩的回來，才下騾子，劈面就和陰識撞個滿懷，嚇得倒退數步，忙想要走。陰識喝道：「叫你去配藥，藥配到那裏去了？」小才抿着嘴也不敢回嘴。陰識氣沖沖的罵道：「好狗頭！越來越不像個模樣了！是我教你去辦事，都不在心上了。你們給我將這畜生網起來，重打一頓，給我趕出去！有幾個家丁，忙走過來將他按住，着實的打了數十下子；只打得小才像蛇遊的一樣，滿地亂滾，只是央告不止。陰識倒底是個面惡心善的人，見他這樣，不由的心軟起來，忙道：「下來！那些家丁，連忙住手，將他放下。小才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央告道：「求大主人開恩；我下次無論做什麼事情，不敢再怠慢了；如果再犯這個毛病，儘你老人家打死了，也是情願的。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九回 出奇制勝智勇冠三軍 觸景生情纏綿書一紙

一〇〇

陰識道：果然改過麼？小才叩頭道：再不改過，隨大主人怎麼辦我就是了。陰識見他說得可憐，而且平日又不是個刁鑽的，便說道：如能改過，且饒你個下次。小才聽了這話，忙叩了幾個響頭，爬起來一溜烟向後面去了。陰識便回到麗華的樓上。李雪梅站起來問道：大世兄，令妹服藥的情形怎樣？請你帶我進去看看。陰識忙領着李老先生，進得房來，但見邢老安人只是向他們擺手示意，教他們不要吵鬧，悄悄的說道：她吃下了藥，停了一會，便不吵了，現在已經睡着。李老先生忙退出來，對陰識笑道：恭喜恭喜！小姐的病，有幾分希望了。陰識謝道：全仗先生妙手，能夠將舍妹看好，閣家就感恩不盡了。李雪梅又謙遜了一陣子，提起筆來，仔仔細細的開了一張轉手的方子，湯頭是用的竹葉石膏湯。陰識忙又差人去配了來，煎好了，等候着。一直到天晚，她才慢慢展秋波醒了。邢老安人真個是喜從天降，靜悄悄的問道：我兒，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呢？她吟呻着說道：清爽得多了。明兒忙捧了藥過來給他吃。她又將第二劑藥吃了下去，一直酣睡到第二天已牌的時候，翻身叫餓。邢老安人便出來問李雪梅道：請問你老人家，小女現在餓了，要吃，可能吃一些薄粥嗎？李雪梅點首說道：可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以可以。明兒順手隨便盛了一碗薄粥，捧到床前。她吃下去，沒一刻兒，又酣呼睡去。李雪梅道：小姐的貴恙，料可無妨了，老漢也要回去了。他又留下一張單子，給陰識道：這單子是善後的，你教她多吃幾劑，就可大好了。陰識連連稱是，忙教四個家丁，擡一乘小轎，送他回去。臨走的時候，又恭恭敬敬的送上五百兩紋銀。兄弟兩個，一直送出大門外，方才回來。由此向後，麗華的病勢，日見輕減。不到三月，已經大好了，按住不表。却說劉縝等自從失敗之後，東奔西走，四處活動，不上數月，已將新市平林的兩路賊兵收伏了；又數日，又將下江的兵馬連合停當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預備廝殺。劉縝令兵馬共分六部，以備調用。休息了幾天，大排筵席，上至諸首領，下至士卒，俱歡呼暢飲。酒後，劉縝和各將領申立盟約。到了第二天，北風怒吼，大雪紛飛，正是殘冬的時候，諸將領紛紛請令出兵。劉縝也是躍躍欲動。正要發兵，劉文叔即忙止住道：此刻天寒地凍，出兵征伐，十九不利；時機未到，不可亂動！王常聽他這話，很不以為然，忙道：趁他不備的當兒，猛的發兵，殺得他個片甲不回，豈不大妙？三將軍何故反而違抗衆議呢？劉文叔笑道：諸君的高見，並非不佳；但是如此冷天，一旦發令動兵，他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九回 出奇制勝智勇冠三軍 觸景生情纏綿書一紙

1011

們士卒，一定是畏寒怕冷，容易氣餒；而且藍鄉宛城各處，未見沒有防備的。依我的拙見，不如等到除夕那一天，他們准沒有預備的，何妨潛師進襲，諒這小小的藍鄉和宛城兩處，還怕不到手麼？諸將領聽他這番話，一個個毫無言語，都是暗暗的佩服不止。好容易等到除夕那一天，所喜天氣晴和，微風不動。一天早上，劉縯升帳，就要出兵。劉文叔忙再止住道：「凡事豈可性急，急則忿事；今天發兵，以夜裏爲最好；現在出兵，你想有什麼益處呢？」劉縯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果然不錯！只得又忍耐等到晚，約在二更相近，才調動全隊。劉文叔爲劉伯姬、李通、成丹四人，帶領一隊兵，逕向泚水出發；劉縯、王常、李軼、鄧辰等，帶了全部的兵，直搗藍鄉。差不多到三鼓的時候，大家偃旗息鼓；直等將藍鄉週近完全圍起，一聲令下，登時金鼓震天，燈球火把，照耀得和白日一樣。原來這藍鄉是莽賊的手下將士屯糧之所，並非沒有守兵；爭奈那些守兵，因爲到了歲末的一天，誰也不肯去防範，你吃酒，我猜拳，十分熱鬧；到了這時，差不多大半都到睡鄉中度生活去了。猛的一陣大亂，把那些賊兵，從夢中驚醒，揉開睡眼，只見燈光火亮，照耀得和白日一樣，祇嚇得三魂落地，七魄昇天，連褲子也來不及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穿，赤身露體的逃走；霎時，東奔西散，跑個精光。劉縯和諸將，不費一些氣力，竟將無數的糧草，奪了到手。士氣大振，諸首領俱有進兵泚水的念頭。劉縯也不加阻止，便令鄧辰、李軼帶一隊兵，在這裏守住；自己和諸首領，帶兵星夜向泚水進發。再說劉文叔等帶兵到了泚水城下，東方已經發白，忙令李通搦戰。城內守將，甄阜、梁邱賜聞報大怒，趕緊披掛出城接戰。忽見探事的進來報說：藍鄉失守！二人聽得這話，真是半天裏打了一個霹靂，面面相覷，半晌無語。梁邱賜大叫道：事已如此，不如開城和這班烏男女，決一死戰。我們若是打勝了，趁勢去將藍鄉奪回，豈不大妙？甄阜聽他這話，拍手道是。二人全身披掛，帶兵出城。兩邊列成陣勢。梁邱賜躍馬橫刀，用手指着劉文叔罵道：殺不盡的草寇，快來納命。劉文叔大怒，正要遣將迎敵，瞥見李通一馬闖到垓心，搖動豹尾槍，也不答話，便奮勇大殺起來。戰了五十多個回合，不見勝負。劉伯姬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，拍動挑花駒，便來夾攻梁邱賜。甄阜正在後面壓陣，見對方雙將出馬，深恐梁邱賜有失，忙教杜生出馬。這杜生在甄阜的部下，原是一員勇將，只見他將雙劍舞起，飛馬出陣。成丹更不怠慢，擡馬搖槍，出陣接住。這時劉縯的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九回 出奇制勝智勇冠三軍 陶景生情纏綿書一紙

一〇四

大隊已到，合在一處。劉續一眼望見梁邱賜，不禁將那無名的業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一拍烏錐，揮動雙鞭。三戰梁邱賜。好個梁邱賜，大戰三人，毫無怯懼的情形，展開全身的本領，兀自轉戰不衰。可是甄阜見對面來了三個，戰梁邱賜一個，不禁暗暗的替梁邱賜吃驚，由不得飛馬出來。王常見對面有人出馬，大吼一聲，揮動龍舌槍，闖到核心，擋住甄阜，大戰起來。一時金鼓大震，喊殺連天，只索得目眩心駭。劉文叔看了多時，猛然見賊兵的陣腳紛紛擾動，才想起賊陣無人壓陣，用馬鞭一揮，從左右兩邊抄出兩支兵，直向賊陣直抄過去。賊兵登時大亂，紛紛亂竄。甄阜見自己的陣勢已動，大驚失色，忙棄了王常，飛馬回陣來彈壓。誰知軍心一亂，任你怎樣來彈壓，終歸沒有用處。王常見甄阜回陣，那裏肯捨，緊緊的趕來。甄阜見兵心已亂，料想不能彈壓，只得回身，又和王常大戰了數十合，虛晃一鎗，便想逃走。王常早知就理，展開龍舌槍，將他緊緊的逼住。甄阜見沒有空子可逃，也下了決心，擺動雙鎗耍起來，足穀應付王常。南面杜生和成丹已戰了八十多合，杜生雖然猛勇，那裏是成丹的對手，鬪法散亂。成丹覷個破綻，手起一槍，刺杜生於馬下。這時陣裏早跑出兩個小卒，



梟下首級，跑回陣去。成丹却不回陣，拍馬來助王常，雙戰甄阜。這裏梁邱賜又和三人戰了多時，仍然毫不在意。劉伯姬見兀的戰不倒他，她柳眉一鎖，計上心來，虛晃一槍，拍馬回陣。梁邱賜見去了一個勁敵，心中稍放下一點。劉伯姬向文叔道：「我們將這兩個賊將困住，你還不趁此襲城，等待何時？」這句話，提醒了劉文叔，忙領了一隊兵，抄過賊兵的背後，向泚水而去。劉伯姬霍的翻轉柳腰，攀弓搭箭，颯的一箭，直向梁邱賜的咽喉射來。梁邱賜正在酣戰的當兒，猛的聽得弓絃聲響，曉得厲害，忙將頭一偏；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右耳已穿去半邊，血流如注。正要撥馬逃去，聽得絃聲又響，他連忙用刀尖一撥，將第二枝箭撥落，不敢戀戰，大吼一聲，撥馬直向泚水而逃。劉續李通並馬追來，一直追到城邊，只見吊橋已經撒起，城頭上站着一員大將。梁邱賜擡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劉文叔。他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忙回馬欲向宛城逃走。劈面劉續李通一齊攔住，他只得下個死心，和二人又惡鬪起來。再說甄阜和成王二將，大戰了八十多合，見手下的兵卒，逃散一空，杜生陣亡，梁邱賜也逃走了，自己不敢再戰，丟了一個架子，撥馬落荒而走。劉伯姬閃着星眼，見他逃走，一提轡環，彎弓一箭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九回 出奇制勝智勇冠三軍 觸景生情纏綿書一紙

一〇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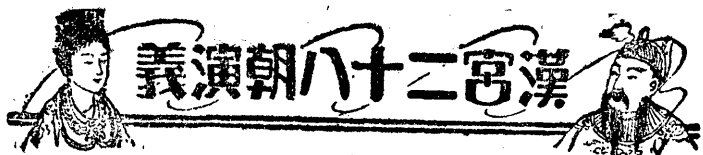
射去。甄阜心慌意亂，那裏還顧後面的暗算，一剎那間翻身落馬，被王成兩將生擒過來。劉伯姬和二人領着大隊，直向泚水而來，剛到城下，見梁邱賜正與劉縯李通戰得難分難解之際，王常成丹那裏肯休，雙馬飛來，加入戰渦；梁邱賜戰了半天，精神已經不濟，那裏再能加上兩個呢？走又走不掉，逃又逃不了，只得死力的應付。劉伯姬看得仔細，颯的一箭，梁邱賜聽得弓絃聲響，忙將馬頭一帶，讓過一箭。劉伯姬見一箭未中，接着又是第二箭上絃。這時劉縯的雙鞭，已逼近他的脇下。王常的龍舌槍，也逼到他的頸際。梁邱賜忙用大刀來攔架。這時第二箭恰巧在他的手腕，梁邱賜大吼一聲，連刀拋去。劉縯手起一鞭，正打中他的馬頭。那馬護痛一躍，將梁邱賜掀落地上。李通連忙下馬，雙手鎖住他的盤膝，冷不提防，梁邱賜飛起一脚，正中李通的肩頭。李通一放手，險些將他放走。王常躍馬前來，手起一槍，將梁邱賜的右手刺斷。成丹飛身下馬，幫助王常李通，才將梁邱賜擒住。大家見大事已定，便合兵一處，大唱凱歌。劉文叔忙令人大開城門，讓大隊進城。安民已畢，大家互相道賀。劉文叔對衆將言道：目下可慢道賀；宛城未破，是吾等第一勁敵；我看我們的士氣正盛，何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一鼓而下呢？諸首領一齊稱是。忙傳令下去關照，不要卸甲，飽飯一頓，便下令直向宛城進攻。單留王常守着泚水。劉縯帶了兵馬，到了宛城城外。劉縯正要出馬挑戰，忽見探事官飛馬報道：賊將嚴尤、陳茂，現在清陽擺陣以待。劉縯料想宛城非智取不可，急忙領兵來到清陽，早見賊兵擺好陣勢。嚴尤、陳茂並馬立在陣門之下，耀武揚威。劉縯舞動雙鞭，身先士卒，冲到垓心。陳茂搖槍拍馬，來敵劉縯，大戰了三十合。劉伯姬飛馬出陣，替回劉縯，攪動梨花槍，和陳茂大戰起來。陳茂瞥見對陣飛出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將軍來，不禁邪心大動，暗想道：若能將她擒住，帶回去做一房妻室，不枉爲人一世。他正是在胡思亂想的當兒，瞥見她的梨花槍已到面前，忙用矛一架，順手一矛，向她的馬首刺來。她手靈眼快，急將馬一帶，那馬憑空一跳。陳茂的矛刺了一個空，身子往前一傾。二馬相近，她一伸玉手，揪住陳茂的腰際，用力一拖，竟將他拖離馬鞍。陳茂心中一慌，一放手，將矛丟在地上。劉伯姬將他往腰裏一夾。陳茂還不知死活，伸手去摸伯姬的下頰。伯姬大怒，掣出寶劍，颯的一劍，將陳茂的手腕斫去。陳茂大喊一聲，不能動彈。嚴尤見陳茂被擒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忙驅兵逃去。劉縯指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六十九回 出奇勝智勇冠三軍 曠景生情繭絲書一紙

一〇八

揮兵士趕上去，大殺一陣，把那些賊兵殺得十死八九，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劉縯忙收兵來攻宛城；那知到了城下，瞥見劉文叔立在城頭大笑道：「兄長來遲，小弟却早經奪得也！」劉縯大喜，諸首領無一個不暗暗驚奇，都道他的妙計出人意料之外。原來劉文叔見他們和賊將交兵的當兒，即帶了一隊人馬，到了宛城，詭稱是陳茂派來守城的。城裏的賊兵，那知就理，連忙下城，大開城門。劉文叔帶着士卒，一擁而進，將城內的賊兵完全殺盡。閒話少說。劉縯見宛城已得，真是喜不自勝，帶隊進城，點查降兵，不下四萬，合自己的部下二萬，再連新市、平林的三大部，已足有十五萬人。此外尚有陸續投附，今日數十，明日數百，真是多多益善，如火如荼。劉縯下令命各軍分紮城外，把一座宛城保守得鐵桶一般。各首領紛紛議論，都道軍中無主，不便統一。南陽諸首領，一個個出席議論，要保舉劉縯爲帝。獨王常、成丹諸將，懼縯威明，不敢附和，意欲立劉玄爲帝。原來這劉玄是個庸弱無能之輩，一旦將他立起，以便自己任所欲爲了。這劉玄本與劉縯同宗兄弟，王常又買通李軼，大家俱選劉玄爲帝。停了幾天，諸首領對劉縯將來意說明。劉縯慨然對衆將說道：「諸君欲推立漢裔，盛情原屬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可感，惟愚見略與諸君微有不同。目下赤眉數十萬衆，嘯聚青徐要害，聽說南陽選立新主，必然一樣施行，彼一漢帝，我一漢帝，兩帝不能並立，怎能不爭？況王莽未滅，宗室先自相攻，坐失威權，何能再破莽賊呢？自古以來，首先爲尊，往往不能成事；陳勝項羽的行爲，諸君也好明瞭了。今春去宛三百里，尙未攻克，便想尊立，是使後人得乘吾敝，寧非失策麼？愚意不如暫立爲王，號令三軍。若赤眉所立果賢，不妨去投他，不至奪我爵位。否則西破王莽，東掃赤眉，豈非萬全之策嗎？南陽諸將聽了劉縯這番話，當然十分贊成。可是新市平林的首領，一定要立劉玄爲帝。尤其有一個黨徒張卬拔劍擊地，非立劉玄不可。劉縯只好隨聲附和，讓他們將劉玄立起。這時南陽諸將領，一個個怒目咬牙，躍然欲動，劉縯多方勸解，總算將諸將敷衍過去。劉文叔另有定見，點了三萬人馬，到劉玄面前請令攻潁川。劉玄准如所請，又令王常李通隨往協助；不到三日，已將潁川攻下，乘勝長驅，直搗昆陽，說也奇怪，未上半日，又將昆陽攻下，勢如破竹；未上三天，進克鄆縣，來窺定陵，一路上秋毫無犯。一班百姓，莫不歌仁頌德，歡騰四野。劉文叔屯兵定陵城外，正欲發令進攻，瞥見一個守門的兵卒，進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六十九回 出奇制勝智勇冠三軍 觸景生情繯繻書一紙

110

來報道：帳外有一個人，自稱姓陰，要見將軍。劉文叔心中一動，暗道：莫非麗華麼？忙問道：是個什麼樣子的人？那守門士卒道：是個二十多歲的漢子。劉秀才道：帶進來。那守門的士卒打了一個千，走出去；不多時，帶進一個人來，手裏執着一封信，恭恭敬敬的呈到劉文叔的面前，口中說道：別來已久，明公無恙否？劉文叔仔細一看，見這人有些面善，無奈一時想不起來。那人道：明公尙記得春陵十五村會操的陰識嗎？劉文叔忙道：啊！我竟忘了！請坐。請坐！他一面招待，一面將信拿到手中一看，但見上面寫着面呈漢大將軍文叔，下面寫着名內詳。他從容將信拆開，但見裏面寫着：

妾麗檢祗於

大漢將軍文叔麾下：別後冥茨屢更，眷念之忱，無時去諸懷抱。近聞旌旗指處，小醜全消；逃聽之餘，不勝雀躍。家兄識有志從戎，妾特申函，座右祈錄。用麾下。天下興亡，匹

夫有責，惟將軍圖之。

妾陰氏麗華手啓。

他將書信看罷，不勝欣慰。這正是：



龍潭虎穴驚前夕

情話芳箋慰此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本回寫梁邱賜甄阜厲害，正所以反襯劉伯姬。

劉文叔屯兵定陵城外，忽得麗華來書，心中常別有感想。

### 第七十回 寶馬香車麗華出閣 長矛大纛文叔興師

話說劉文叔將書看過，心中大喜，忙向陰識說道：來意已悉，目下正在需人之際，如果足下肯以身許國，那就好極了！陰識道：山野村夫，全望明公指教。二人謙虛了一會子。李通入帳報道：定陵的主將來降劉文叔，忙教人將他帶進來。那個降將走進大帳，雙膝跪下，口中說道：降將胡文願隨明公麾下，執鞭隨鐙，共勦莽賊，區區微忱，萬望明公容納！劉文叔急忙親自下來，將他從地下扶起，說道：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，將軍能明大義，漢家之幸也。胡文見劉文叔一表非凡，自是暗喜。劉文叔帶了衆將，領兵進城，安民已畢，即大排筵席，犒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回 寶馬香車麗華出閣 長矛大纛文叔與師

一一一

賞三軍。席上李通對鄧辰說道：鄧辰！你可認識那個姓陰的？鄧辰道：不認得。李通道：我看文叔和他非常親密，不知是何道理。鄧辰道：大約是他的舊友罷了。到了天晚，鄧辰私自對文叔道：今天來的這個姓陰的，是你的朋友麼？劉文叔忙道：你來了正好，我有一件事，剛要去和你商議。鄧辰道：什麼事？劉文叔含羞噎住。鄧辰不禁詫異起來，忙道：這不是奇怪麼？話還未講，倒先怕羞起來。這兩句話說得文叔更是滿面通紅，開口不得。鄧辰道：自家親戚，有什麼話，儘管說；不要學那些兒女之態，才是英雄的本色哩！劉文叔道：原是自家的親戚，才喊你來商議的。鄧辰道：不要指東畫西的了，請你直接說罷！劉文叔便將陰麗華的情形，大略揀有面子的話，說了一遍；意思思想請鄧辰作伐，和陰識求親。鄧辰聽他說過這番話之後，哈哈大笑道：我道是什麼事呢！原來如此，怪不得你和他十分親近。啊！既然這樣，那就妙極了，我豈有不盡力的道理？你放心，多在三天，包管你洞房花燭；但是我是個男再，媒請個女媒，才像個事體。文叔道：你不要忙，先向陰識去探探口氣再說。鄧辰把胸脯拍得震天價的說道：這事無須你過慮，我敢包辦；如其不成功，算不了我的本事了。劉文叔道：姐夫頑話少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說你去和陰識談談看！鄧辰道：那個自然；但是我一個人去，未免太輕忽人家，最好請李將軍和我一同去，方像個正經。劉文叔未曾置個可否。鄧辰笑道：躊躇什麼，難道李通不是你的妹丈麼？劉文叔道：並不是這樣講的；我恐李通爲人粗率，出言不雅，故爾沉思。鄧辰道：你又呆了，他和我去，預先關照他，不准他開口，直做個樣子，什麼話全讓我來講，豈不是好麼？劉文叔大喜道：如果成功，定然辦酒謝媒。鄧辰笑道：媒酒那還怕你不預備麼？不過我這個人，從來沒有給人家做過了一回媒人，你可要聽明。劉文叔笑道：天下的事祇要有了個謝字，還不好麼？休再嚕囈了，快些去罷！鄧辰笑着出來，一逕到李通的家裏，但見李通正在裏面與劉伯姬暢談一把寶劍的來歷，見他到了，二人忙起身相迎。鄧辰進了客室，便向李通笑道：我們剛剛吃過了慶功筵，馬上又有喜酒吃了。李通詫異問道：你這是什麼話？鄧辰坐了下來，將以上的事一五一十的說個究竟。李通拍手道：怪不得他與那個姓陰的非常親近啊！原來還有這樣事呢！真是可喜可賀！劉伯姬忙問道：敢是我們前村楊花塢的陰麗華麼？鄧辰道：你怎麼知道的？不是他還有誰呢？她笑道：怪道我在家的時候，常聽他說在宦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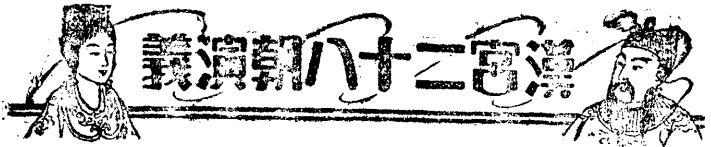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回 寶馬香車麗華出閣 長矛大纛文叔興師

一一四

作執金吾，娶妻必取陰麗華這兩句。差不多是他的口頭禪，一天不知說了幾遍。料想這陰麗華一定是個才貌雙全的女子；如不然，他不能這樣的記念着她的。鄧辰笑道：管他好的醜的，目下都不能知道；我們且去替他將媒做好再說，到訂婚之後，自然就曉得了。李通笑道：可不是哩！我們就去給他說罷。鄧辰笑道：這事用不着你着急；可是有兩句話，我要先向你聲明。李通道：你說，你說。鄧辰道：你和我去，你不准開口，才和你去呢。李通笑道：這不是奇談麼？難道我講話就犯法了麼？鄧辰笑道：你不要誤會；因為你沒有媒才，所以用不着你開口。李通笑道：什麼叫做媒才？我倒要來請教。鄧辰笑道：噯！做媒這件事，看起來一點也沒有什麼希奇；一有希奇，任你舌長八丈，口似懸河，那是沒有用的。李通道：我只當是什麼難事呢！原來這點頑意兒，我曉得了，今天去，就揀好話就是了。鄧辰搖手道：話有幾等說法；萬一說得不對，憑你說的什麼好話，也要壞事的。李通道：照你這樣說，我竟不配說話了。鄧辰笑道：你又來了，誰說你不配說話的；不過今天的話，不比尋常的話，一句也不能亂說的。劉伯姬笑道：他既不要你開口，你就不開口，少煩了神，吃現成的喜酒，做現成的媒人，可不是再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好沒有呢？李通笑大道：就這樣的辦，我今天跟他去，只粧個啞子，一聲也不響，好麼？鄧辰道：好極了！我們就去罷。說着，和李通出得門來，一路上千叮嚀，萬囑付，教他到那裏不要開口亂說。李通道：你放心罷！我決不開口的。一會子到了陰識住的所在，敲門進去，只見陰識秉燭觀書，見二人進來，忙起身讓坐。二人坐下，陰識問道：二位尊姓？鄧辰便說了名姓。李通坐在那聲，和本頭神一樣，一聲不響。陰識忙走過來，向李通深深一揖，口中說道：少請教尊姓台甫？李通忙站起來，回了一揖，便又坐下，仍然一聲不響。鄧辰心中暗暗着急，暗道：這個傻瓜，真是氣煞人呢！教他不開口，認真就閉口不響了。忙用手向他一搗，意思教他將他名姓說出來。誰知李通見他一搗，越覺不敢開口，真個和六月裏的蛤蚧一樣，緊緊的努着嘴，雙眼管着鼻子，不敢亂視。鄧辰却被他急得無法，只得站起來替他通了一回名字。陰識問道：二位深夜下顧，必有見教。鄧辰忙答道：豈敢，特有一要事相求。陰識忙問道：有何貴幹？請即言明罷。鄧辰便道：劉將軍文叔與敝人忝屬葭莩，他的才幹，諒足下已經深知，無須小子贅言了。陰識忙道：劉將軍英武出衆，拔類奇才。鄧辰繼續道：他的年齡已過弱冠，不過中饋無



#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人；但是他的眼界高闊，輕易不肯就範。聞足下令妹才德兼優，頗有相攀之念，故敝人等不揣冒昧，來做一回月老，不知足下還肯俯允否？陰識聽了，滿口答應道：鄧兄那裏話來，惟恐舍妹蒲柳之姿，不能攀龍附鳳；既蒙劉將軍不棄寒微，閣下又殷殷下顧，何敢方命呢？鄧辰見他已經答應，不禁滿心歡喜道：承蒙不棄，不獨舍親之幸，便是小弟也好討盃媒酒吃了。陰識大笑道：鄧兄那裏話來；等到吉日，小弟當恭備喜酒相請就是了。鄧辰也不便多講，與李通告辭出來，先到李通家中。李通才開口說道：好了好了，今天的媒人也做穩了，喜酒也吃定了。劉伯姬忙問究竟。鄧辰笑得打跌道：罷了罷了，像這樣的媒人，我真是頭一朝兒看見的。劉伯姬笑問道：難道又弄出笑話來了麼？鄧辰便將陰識請教名字的一事，說了一遍，把個劉伯姬只笑得花枝招展。李通瞪起眼睛說道：咦！不是你們教我不要開口的嗎？我當然不開口啊！任他問我什麼，我沒有破戒，還不好麼？劉伯姬笑道：果然不錯，應當這樣的。她說着，又向鄧辰問道：媒事如何？鄧辰道：成功了。劉伯姬自是十分喜悅。鄧辰便告辭，逕到劉秀的住處。劉文叔正在那裏盼望他回話，瞥見他進來，忙問道：姐夫所託之事，如何？鄧辰笑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道：成功是成功了，但是你拿什麼來謝謝大媒呢？劉文叔聽得成功，不禁滿心歡喜，沒口的答應道：有有有！鄧辰笑道：只管有有有！究竟拿什麼來謝我呢？劉文叔道：要什麼，有什麼，還不好嗎？鄧辰笑道：別的我不要，祇將好酒多辦些，供我吃一頓就是了。劉文叔道：容易，容易！遊辦就是了，鄧辰收了笑容，正色對他說道：三弟！難得人家答應，在我的拙見，趁現在沒有事的當兒，不如早成好事，倒了却一層手續。你看如何？文叔沉吟一會子，然後向他說道：事非不好，不知對方能否答應，倒是一個問題。鄧辰道：這倒用不着你躊躇，還是我去和陰識商議，不難答應的。鄧辰忙又到陰識這裏，只見陰識尚未睡覺。鄧辰忙對他道：陰兄，小弟又來吵攪你。陰識忙起身讓坐，笑問道：現在下顧，還有什麼見教麼？鄧辰說道：忝在知己，無庸客氣了；我剛才回去，對舍親說過，舍親自然是喜不自勝；他對小弟，曾有兩句話，所以小弟再來麻煩的。陰識道：願聞願聞！鄧辰道：男婚女嫁，原是一件大事；但是舍親，現在以身報國，當然沒有什麼閒暇的時候；可巧這兩天將定陵得了，暫息兵戎，在他的意思，欲在這幾天擇個吉日，將這層手續了去，省得後來麻煩。陰識滿口答應道：好極了！明天兄弟回去，就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回 寶馬香車麗華出閣 長矛大纛文叔與師

一一八

家母預備吉日，大約就在這月裏罷！鄧辰道：依我看，就是九月十六罷。陰識道：好極好極！鄧辰道：還有幾句話，要和閣下商議，就是粧奩等類，千萬不要過事舖張，徒將有用的錢財，使於無用之地，最好就簡單一些爲好。舍親文叔他也是個不尙浮華的人。陰識道：閣下的見解，真是體貼人情已極，兄弟無不遵辦就是了。鄧辰便立起來笑道：吵鬧吵鬧！陰識便送他出來，鄧辰到了劉文叔這裏，將剛才的話說了一遍。劉文叔真個是喜從天降。鄧辰笑道：自古道：媒人十八吃，新人才吉席；我做這個媒，連一嘴還未吃到，就將這頭親事做好了，豈不是便宜你們兩家了嗎？劉文叔道：那個我總有數，請你放心就是了；到了吉日，我預備十八個席面，儘你吃如何？鄧辰笑道：那是頑話，我當真就是這樣的一個老饕嗎？劉文叔笑道：我要是不這樣辦，惹得你又要說我小氣了。鄧辰笑道：就這樣辦。二人又說笑了一會子，不覺已交四鼓，鄧辰便告辭回去安息了，一宵無話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陰識便到劉文叔這裏來告辭；臨行的時候，向文叔問道：你幾時到舍下去？文叔道：我到十五過去。陰識喜洋洋的走了，在路數日，不覺到九月初九早上，已經到了楊花塢，早有家丁進去報與陰興。陰興心中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好生疑惑，暗道：難道劉文叔不肯錄用他麼？如其錄用，現在回來做什麼呢？他正自疑惑，陰識已經走了進來。陰興問道：大哥！什麼緣故去了幾天，就回來呢？陰識便將劉文叔和妹子訂婚一節，告訴陰興。陰興自然歡喜。陰識忙問道：太太呢？陰興道：現在後園牡丹亭裏飲酒賞菊呢！陰識笑道：他老人家的興致很爲不淺咧！他兩個正自談話。雪兒早已聽得清清楚楚，飛也似的跑到後園裏。只見麗華坐在一傍，朝着菊花只是發呆出神。邢老安人倒了一盃酒在她面前說道：我的兒！來吃一盃暖酒吧！她正自想得出神，竟一些沒有聽見。邢老安人又用箸夾了一隻大蟹，送到她的面前說道：乖乖！這蟹是南湖買來的，最有味的，你吃一隻看！她才回過頭來，對邢老安人說道：謝謝母親！孩兒因爲病後，一切暈冷，都不大敢亂吃；蟹性大涼，不吃也好。老安人笑道：還是我兒仔細，我竟忘了。這時雪兒跑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喘吁吁的進來，向邢老安人笑道：恭喜太太！恭喜小姐！她說了兩句，便張口喘個不住。邢老安人瞥見她凶神似的跑進來，倒嚇了一跳；後來聽了她說出恭喜兩字，不禁詫異問道：癡丫頭！什麼事這樣冒失鬼似的？麗華也接口問道：什麼事？雪兒又停了半天，才將陰識



回來的話，一五一十說個究竟。邢老安人放下酒盃問道：「真的麼？」雪兒笑道：「誰敢在太太面前撒謊呢？」邢老安人真個喜得心花大放，忙用眼去瞧麗華，正想說出什麼話來，只見他低垂粉頸，梨面堆霞，嬌羞不勝。老安人笑道：「我早就說過了，我們這小姐，一定要配個貴人；今日果然應了我的話了。我的兒，你的福氣，真不淺咧！」麗華雖然不勝羞愧，但是那一顆芳心，早以如願，十分滿意了。這時邢老安人正要去請陰識，陰識已經進園來了，到了亭子裏，先同邢老安人請了安，然後將文叔求親的事情，說個究竟。邢老安人笑道：「我養的女兒，難道隨你們作主嗎？」陰識只當她的母親認真的，忙道：「母親！這事不要怪我；在我的意見，將妹子配了劉家，豈不是再好沒有麼？」憑他家的世冑，難道配不上我家麼？不是孩兒說一句：錯過劉文叔，再去訂一個，老實說，不獨妹妹不答應，再像劉文叔這樣子，恐怕沒有了。邢老安人忙笑道：「我兒爲娘方那是句頑話，難道你就認真了麼？」陰識也笑道：「我明知母親和我打趣，我也和母親打趣的。麗華早就羞得回樓去了。當下陰識對邢老安人商議道：「看看吉期已近，我今天就要着手預備了。」邢老安人道：「可不是粧奩傢伙一樣沒有，趕快要着人去辦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好呢！陰識笑道：不需不需。邢老安人道：這倒奇怪！怎的連嫁粧都不要呢？陰識便將原由說了一遍。邢老安人道：原來這樣，那倒省得多少麻煩了！陰識道：別的倒不要預備，但是此番來道賀的人，一定不在少數呢！將前面的三座大廳，一齊收拾起來，預備酒席；兩邊的廂房，也要收拾清淨，預備把他們歇宿。邢老安人也是無可無不可的。陰識便和陰興兄弟兩個，手忙腳亂，一直忙了三四天，到了十五早上，各式停妥，專等劉文叔到來。一直等到未牌的時候，陰識心中好不焦急，暗道：文叔難道今天沒空來麼？我想決不會的。他正在猜測的當兒，猛的見一個家丁進來報道：大姑爺到了！陰識急忙起身出門去迎接。陰興也分付家丁預備招待，自己也隨後出來；只見劉文叔高車駿馬，遠遠而來，一刻兒到了村口。陰興便分付家丁，放起爆竹。一霎時，劈劈拍拍，放得震天價響的，一班音樂也同時奏起。劉文叔在前面走，後面跟着李通王常，還有一隊兵。陰識忙迎上去，與三人握手寒暄，向文叔問道：鄒兄！今天沒有下降嗎？文叔答道：因為定陵城初下，我到此地，不能不留一個人在那裏彈壓。陰識點頭道：那是自然。說着，又與李通王常見了禮。大家握手進村，到了門口，各自下馬入內。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回 寶馬香車麗華出閣 長矛大霧文叔與師

一一三

陰識一面招待李通王常，一面引着劉文叔拜見他的母親。到了第二天，遠近聽說文叔結婚，誰也要敬一份賀禮，真個是車水馬龍，賀客盈門，十分熱鬧。到了晚上，合巹交懷，同入羅帳，自有一番敘別之情，不必細說。讀者們誰不是過來人呢？良宵易過，永晝偏長，曾幾何時，又是鷄聲喔喔，日出東方了。麗華忙起身梳洗，劉文叔也就起身梳洗。二人梳洗停當，攜手去參拜邢老安人，把個邢老安人只樂得心花怒放。試想這一對璧人，怎能不歡喜呢？陰識又到廳上擺酒，招待衆人。大家還未入席，瞥見有個家丁進來報道：外邊有個背着青包袱的人，口中說道：是奉着聖旨前來有事的。陰識忙起身迎接。那人進了大廳，往中間直挺挺站着，口中喊道：劉文叔前來接旨。文叔在後面早已有人報知與他，聽說這話，忙命人擺下香案，自己往下一跪，三拜九叩首已畢。那個官長口中喊道：破虜大將軍劉文叔，聖旨下。劉文叔伏地奏道：微臣聽旨。那個背旨官又喊道：破虜大將軍武信侯劉文叔，因其破虜有功，勞績卓著，特昇授司隸校尉，行大司馬事，尅日卽行，往定河北，欽此。劉文叔聽罷，三呼萬歲，舞蹈謝恩。陰識忙設席招待。那個背旨的官員，也不赴筵，就匆匆的走了。劉文叔忙向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邢老安人辭行，又與麗華握別。新婚乍離，總不免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。這正是：

昨夜帳中春意滿，

今朝塞外曉風寒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劉文叔與陰麗華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，亦屬佳話。

鄧辰提婚，夾一李通從中插科打諢，行文便不感寂寞。

本回煞尾，一紙詔書，便生出下文無限情事。

## 第七十一回

### 驍騎將軍權充螻蛄媒

### 聖明天子喜結鴛鴦偶

却說劉文叔奉了聖旨，往定河北，怎敢怠慢，即日啓程，和陰氏分手，帶着王常、李通、陰識先到定陵。方到了館驛，還未落座，瞥見劉伯姬渾身縞素，大哭而來，把個劉文叔驚得呆了，忙向她詢問。李通也莫名其妙。她還未開口，瞥見鄧辰淚容滿面，神色倉皇的走了進來。劉文叔見鄧辰這樣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只聽劉伯姬嬌啼宛轉的說道：「三哥！你曉得麼？大哥被新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一回 驍騎將軍權充螻蛄 聖明天子喜結鴛鴦偶

一二四

平林那班賊子，竄掇劉玄，將他殺了。劉文叔大驚垂淚，絕無言語。鄧辰向李通說道：「這事料想起來，恐是你們令兄主使，莫說是自家親眷，就是朋友，萬萬做不到這層事的。而且劉伯升在日，究竟和你們令兄有多少深仇大怨呢？」劉伯姬一把扯住李通，圓睜杏眼，罵道：「天殺的！你將我和文叔索性殺了罷！」李通氣得大叫如雷，向伯姬道：「你不用和我們纏。我先去殺那個負心的賊子；隨後再將新市林平的一班烏男女，殺個乾淨；最後將昏君剜心割膽，替大哥報仇。他霍的立起身來，拔出佩劍就走。劉文叔死力攔住，哭道：『聖上既然將家兄伏法，一定是犯了什麼罪的？如不然，豈有妄殺大臣的道理？』大哥已死，只怪他身前粗莽，你却不能再來亂動了。伯姬哭道：『三哥！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？難道大哥的爲人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』劉文叔拭淚答道：『妹妹！你那裏知道！自古道：君教臣死，不死便是叛臣；父叫子死，不死便是逆子。而且大哥剛愎自用，一些不聽別人的諫勸，每每要出人頭地，獨排衆議，這就是他取死的原因。看官，你們看到這一段，不要說劉文叔毫無兄弟之情嗎？同胞哥哥被人殺了，不獨不忿怒報仇，反說哥哥不好，豈不是天下絕無這樣的很心殘忍的人麼？這原有一個緣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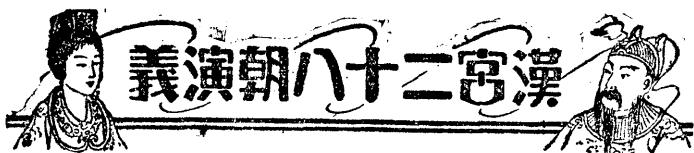
故，在下趁此將這一段說出來，看官們才知道刘文叔另有用意呢。閒話少說，再表新市平林諸將，見劉縯威名日盛，各懷嫉妬，每每在劉玄面前，疊進讒言。劉玄是個庸弱之輩，聽得什麼，便照他們詭謀，設法來害劉縯了。恰巧王風李軼等，運輸糧械，接濟宛城，諸首領以為時機已到，便暗中向劉玄進計，便借犒賞為名，相機行事，即日大排筵席，劉縯當然也在其列。劉玄見劉縯腰懸佩劍，故意要借過來賞識賞識。劉縯生性豪爽，那知是計，忙除下來，雙手奉上。劉玄接過來，玩弄半天，不忍釋手。諸將目視劉玄，意思教他傳令，以便動手。誰知劉玄只是不發一言。新市平林的諸首領，不覺暗暗着急。申徒建忙獻上玉玦，意思教他速決。無奈劉玄呆若木鷄，兀的不敢下令。新市平林的諸將，只急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深怨劉玄太無決裂的手段。一會子，席散，劉玄仍將佩劍交與劉縯佩上。劉縯的二舅樊宏早看破情形，私下對劉縯說道：今天的大禍，你曉得嗎？劉縯道：不知道，什麼大禍呀？樊宏道：我聞鴻門宴，范增三舉玉玦，陰示項羽。日申徒建復獻玉玦，居心叵測，不可不防！劉縯搖頭笑道：休要胡猜亂測，料想這班民不敢來惹我的。樊宏見他不信，也無可如何。但是新市平林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七十一回 驍騎將軍儘充挾纜謀 聖明天子喜結黨黨傷

二二六

的首領，見一計未成，焉肯就手，又聯絡李軼繼續設計。那李軼本來是劉縯的私人，不想他竟喪心病狂，趨炎附勢，竟與首領狼狽爲奸。劉縯有個部將，名叫李稷，真是勇冠三軍。當劉玄稱帝的時候，李稷即出怨言，他說此次出兵，俱是劉縯兄弟的功績，劉玄是個什麼東西，竟稱王稱帝起來，真是誰也不能心服的。這話誰知又傳到劉玄的耳朵裏，便大起恐慌，忙下旨封他爲抗威將軍。李稷不受。劉玄便領兵數千人，來到宛城，將李稷下令傳進帳來，不待他開口，便傳令將他擊下，喝令推出斬首。惱動了劉縯一人，挺身出來，替李稷辯白，極力固爭。劉玄又沒了主意，俯首躊躇。不意座傍朱鮪、李軼、左牽右扯，暗中示意，逼出劉玄說一個擊字。道聲未絕，已有武士十餘人，蜂擁入帳，不由分說，將劉縯綁了起來。劉縯極口呼冤。你想到了這時，還有什麼用呢？生生的將一位首先起義的豪傑，枉送了生命，徒落得三魂渺渺，馳入鬼關門裏去了。再表劉文叔聽說他的哥哥被害，心中好似萬箭攢穿的一樣，又礙着王常在這裏，不敢亂說，只好拿反面的話來敷衍衆人。此刻祇有鄧辰心中明白。劉文叔收淚對衆人說道：于今聖旨下來，命我尅日卽往河北，國事要緊。鄧辰知道他的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用意，忙道：那是自然之理，我們就去是了。王常卽到劉文叔面前，請假一月，回到洛陽，將劉文叔的情形，一一告訴劉玄。劉玄反覺自己太不留情面，竟將劉續殺了，不禁暗暗的自慚自愧。隨令成丹王常帶一隊兵馬，送多少糧械，去幫助劉文叔北伐。這時劉文叔已過河北，據鄴城。王常成丹隨後趕到，將劉玄犒賞的糧械，一齊獻上。劉文叔望着旨意，舞蹈謝恩已畢，忽然守門的士卒，進來報道：有個人，求見將軍。劉秀便命帶進來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却是劉文叔。心中久已渴慕的南陽鄧禹，久別重逢，當然欣喜不置。鄧禹又出來與他寒暄一陣子。劉文叔笑問道：先生下顧，莫非有什麼指教嗎？鄧禹笑道：沒有什麼指教。劉文叔笑道：既不願指教，何苦僕僕風塵到這裏做什麼呢？鄧禹笑道：願明公威加四海，禹得効寸尺之功，垂名竹帛，於願已足了。劉文叔鼓掌大笑道：仲華既肯助我，我還愁什麼呢？原來仲華就是鄧禹的表字。當下劉文叔十分喜悅，又聽鄧禹進言道：莽賊雖然被申徒建輩滅去，但山東未安，赤眉等到處擾亂，劉玄庸弱，不足稱萬民之主。如公盛德大功，天下稱服，何不延攬英雄，收服人心，立高祖大業，救萬民生命？一反掌間，天下可定，勝似俯首依人，事事受制哩！劉文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一回 驍騎將軍權充諛蝶蝶 聖明天子喜結鴛鴦偶

二二八

叔聽了他這番話，正中已懷，忙用眼向左右一瞟，幸喜王常成丹不在這裏，忙道：先生高見，秀敢不佩服。他說罷，附着鄧禹的耳朵說道：劉玄的耳目衆多，言語間，務望留神爲要。鄧禹點頭會意。當下馮異、姚期均有所聞，俱來勸文叔自立。文叔一一納進他們的議論，依計施行。尅日到邯鄲，騎都尉耿純出城迎謁。劉文叔溫顏接見。耿純見劉文叔謙虛下士，部下官屬，各有法度，益發敬服不置。自己預備良馬三百匹，縑帛五百丈，入獻劉文叔。文叔稱謝收下。這時忽有探馬報道：王郎占據山東北隅，聚衆作亂。劉文叔聽得，吃驚不小，忙與諸將轉赴盧奴商議勦滅之策。不數日，又聽得探報馬道：王郎擁兵數萬，近據邯鄲，假稱劉子輿招搖嚇詐，無所不爲。劉文叔聽得這個消息，心中頗爲納悶。又怕幽薊一帶，爲王郎所得，所以先定幽薊，還擊王郎，恰巧耿弇亦到，劉文叔便留他爲長史，同往薊州。又令功曹王霸募集市鄉的新兵，預備去攻邯鄲。徧徧無一人來應募。市鄉百姓，沸沸揚揚，轉說劉秀不是真主。劉子輿方是紫微星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說得震天響的。王霸萬分無奈，只得回報劉文叔。文叔曉得人心未附，便欲南歸。諸將皆有歸意，獨有耿弇不主張南行，他對劉文叔說道：明公方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到此地，恩信未立，便欲南行，豈不失策？依我的愚見，現在漁陽太守，與明公有同鄉之誼。我家世茂陵，家父現爲上谷太守，若聯合兩處人馬，直搗邯鄲，還怕什麼？假子與呢？劉文叔撫掌稱善。惟一班官屬，歸心已決，大家嘩噪起來，都道：無論如何，總要回南；誰情願向北去，將一條生命，白白的送掉呢？劉秀笑着，指着耿弇，對衆人道：這是我的北道主人，諸位怕的什麼呢？李通掣劍在手，怒目喝道：誰敢直說出一個回字來，先將他的狗頭斫下！諸人還敢響麼？只得隨聲附和。劉文叔遂致書漁陽上谷兩處乞救。這時已到更始二年春月了。劉文叔留在薊城，專等兩處人馬到此，就調兵往勦王郎。不料王郎反懸賞百萬，購買劉文叔的頭顱。百姓那裏知道端底，沸沸揚揚，訛言百出，紛紛說是邯鄲兵至，將捉劉秀。劉文叔見人心如此惶惶，不如早離薊城，再作計議；主意一定，便領了將士出南門想走。不料南門已被百姓封閉得水洩不通。姚期奮動神威，斬關奪路，方得走脫；一連走了幾日，方到了下曲陽。文叔已凍得面無人色，又聽得探馬報道：王郎的兵已到後面！大家驚慌得不敢停留，急趨滹沱河。前驅的探馬報道：河水長流，毫無一舟一楫。劉文叔吃驚不小，不由的嗟嘆起來。王霸飛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一回 驍騎將軍權充狹蝶媒 聖明天子喜結鴛鴦偶

一三〇

馬到河邊一看，果然靜悄悄的，無有一舟一楫，祇見寒風獵獵，流水潺潺，暗想道：無船渡去，如何是好！他正在遲疑，劉文叔帶了衆將，已到了河邊。劉文叔對王霸說道：「怪不得沒有船隻，你看這河裏，完全凍起來了，那裏來的船隻呢？」王霸聽他這話，頗爲奇怪，再一回頭，只見河裏凍得像一面大鏡子一樣，不禁暗暗稱奇。馮異道：「這幾天這樣的冷法，我想河裏的凍，一定是來得很厚的，讓我去試試看；如果能走着凍上過去，那就好極了。」劉文叔搖頭擺手的，不准他下去。馮異那裏肯聽他話，翻身下馬，到了河邊，俯首一望，只見那河凍得非常突兀，不知多厚。那邊王霸也下馬來，走到河邊，杜異向他說道：「你用鎚試試看。」王霸真個舉起斗大的銅鎚，儘力打了一下，只聽得震天價響的撲通一聲，王霸雙手震得麻木，忙低頭一看，只見凍上露出斗大的一個痕跡，一點水沒有出來。馮異大喜道：「可以可以。」王霸便大踏步一直走到河心，却一點動靜沒有，忙跑回來，笑道：「快些過去！快些過去！大家好生歡喜。」鄧禹道：「不要慌，人雖然可以過去，但是馬怎麼辦呢？」劉文叔聽他這話，不禁笑道：「先生，你這不是過慮了嗎？人既然可以過去，難道馬就不能過去了嗎？」鄧禹笑道：「明公那裏知道？人過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去當然是容易的；但是馬究竟是個畜生，曉得什麼；走得不好，滑了一交，在這凍上爬也爬不起來呢！劉文叔聽了這話，倒反躊躇起來，半晌向鄧禹笑道：我倒有一個法子，不知好不好？鄧禹問道：主公想出什麼法子來呢？劉文叔笑道：如果就是這樣過去，馬當然是不能走；因為馬蹄是硬的，不小心就要滑倒；最好用稻草包好，那就萬無一失了。鄧禹笑道：好極了，我也是這樣想。說着大家就到田裏，尋了些稻草，將馬蹄包好。正待渡河，忽聽得後邊煙塵大起，喊殺連天，馮異大呼道：不能再延了！追兵就要到了！耿弇不由的扶着劉文叔首先下河，走著凍上過去。接着衆人也牽馬過來，大家上了岸，後面的追兵，已經趕到對岸。大家再回頭一看，只見一些凍也沒有，仍舊是流水淙淙，漫無舟楫；又見那邊追來的賊兵，立在岸邊，望洋興嘆，剎時收兵走了。鄧禹舉手向天道：聖明天子，到處有百靈相助，這話真正不錯！話還未了，瞥見有一個白髮老人，攔住劉文叔的馬頭說道：此去南行八十里，就是信都；前程無限，努力努力說罷，劉文叔正要回答，怎的一岔眼光，那老者就不知去向。大家不勝驚異，於是同心合力，一齊向信都而來。不到一日，已到信都。信都太守任光，聞說劉文叔到來，

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連忙開城迎接。劉文叔到了城中，肚中饑餓已極，便向任光說道：三日諸將皆未進食，煩太守趕緊預備酒飯。任光滿口答應，忙去命人大排筵席，款待諸將，以及劉文叔。一個個饑腸轆轤，誰願吃酒，都要吃飯。任光忙命人用大盃盛飯。大家虎嘍狼吞，飽餐一頓，精神百倍。散了席，縣令萬脩，都尉李忠，入內謁見劉文叔。文叔均用好言撫慰。任光自思王郎的軍威極盛，信都又沒有多少兵馬，滿望劉文叔有些人馬，誰知單是數十個謀士戰將，並無一兵一卒，不覺大費躊躇。暗道：保劉文叔西行，尚可支持；如其去征討王郎，豈不是以卵擊石麼？正是進退不決的當兒，忽然有人報道：和戎太守邳彤來會劉文叔。心中大喜，忙出來接見，一見如故。彤聽文叔現欲西行，便來諫止道：海內萬民，望明公如望父母，豈可失萬民之望？何不召集二郡兵馬，前往征伐，還愁不克麼？劉文叔贊成其議，忙下令帶領兩郡的人馬，浩浩蕩蕩，直向河北進行。一路上任光又造了許多檄文，將王郎的罪惡，一一宣佈出來。並云大司馬劉公領兵百萬，前來征討。嚇得那一班無知的百姓，驚惶萬狀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劉文叔的大軍到了堂陽縣，嚇得那些守城的官吏，望風而降。第二天又將貫縣克復。當晚昌城劉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植帶了一萬兵馬，前來投降。如是進行，不到十日，又到盧奴。義旗到處，萬衆歸降。惟劉揚聚衆十餘萬，附助王郎，不肯歸降。劉文叔頗爲憂慮。當下曉騎將軍劉植獻議道：劉揚與我有一面之交，憑着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他來歸降。明公如何？文叔大喜。劉植當下辭了諸將，匹馬而去。不到幾天，劉植回來，報道：劉揚是說下了；但是有一樁事情，要請主公承認，方可遵令來降呢！劉文叔忙問道：什麼事？劉植道：劉揚現欲與主公聯姻，不知主公可能答應麼？劉文叔驚疑道：這又奇了！我雖然娶過陰氏，目下尙無子女，怎樣好聯姻呢？劉植笑道：劉揚有個甥女，欲嫁與主公。他聽了這話，忙道：那如何使得呢！我早與陰氏結過婚了。鄧禹道：天子一娶九女，諸侯一娶三女，主公難道兩妻就算多了麼？劉文叔沉吟半晌，只得答應，忙命劉植帶了許多金帛前去，作爲聘禮。不到幾天，劉揚已將他的甥女郭聖通軟車細鈿，送到劉文叔的賓館裏，當晚便與文叔成其好事。文叔見郭氏的態度，雖不及麗華，倒也舉止大方，纔合度。這時劉秀便令人大排筵席，招待衆將。席間共有李通、鄧信、鄧禹、馮異、王霸、任光、萬傷、李忠、劉伯姬、耿純、耿弇、姚期、陰識、劉植、邳彤、岑彭、馬武等，一十七員大將。惟有王常成丹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一回 驍騎將軍權充快驍媒 聖明天子喜結鴛鴦偶

一三四

自從上次失敗，早就回到洛陽去了，諸將軍酣呼暢飲，菜上三道，劉文叔親自到各將領面前敬酒。鄧禹首先向劉秀笑道：主公！今天吉期，禮應陪着我們痛飲一場才是。劉秀笑道：那是自然的！一來承諸公的大力，血戰疆場，才得有今日；二來以後還望諸公繼續努力，殲平海內妖氛。秀不才，今天每位挨次恭敬三盃，他說罷，使取壺來首先在鄧禹面前先斟三盃，以次各將面前都斟三盃。李通笑道：論理，我與鄧大兄，今天要吃個雙倍，才是個道理。他說了，鄧辰插口道：可不是麼？上次我們替他跑得不亦樂乎，喜酒沒有吃到一些，第二天就奉命北伐了。劉文叔忙笑道：不是你們提起，我幾乎忘了。他又在二人面前敬了三盃。李通笑道：媒人不可分厚薄，劉大哥他是今朝的正媒，當然他也要和我們一樣，才是個道禮呢！劉文叔忙又到劉植面前斟酒。劉植站起來讓道：請明公不要煩神罷！末將素不喜飲酒。李通笑道：劉大哥不要如此客氣！今天不必分高下，爽性乾三盃罷！劉植推辭不了，只得站起來，將三盃酒一氣飲了。李通拍手笑道：照呀！我生平最怕人家裝腔做勢的。鄧禹笑對衆將道：我有四句話，不知諸公能贊成麼？岑彭笑道：請講罷！你的主義，我們沒有不贊成的道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理。鄧禹笑道：主人方才敬我們三盃，我們也該每人回敬三盃，才是個道禮。衆人都拍手道：好。鄧禹便斟了三盃。劉文叔含笑飲了；以後挨次到每人面前，各飲三盃。共吃了五十一盃，把個劉文叔吃得頽然大醉。鄧禹忙教人將他扶進新房。劉文叔睡眠模糊，跟踉蹌蹌的走到床前，與郭聖通攜手入幃。這正是：

嫩蕊初經三月雨，

柔蕾不慣五更風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劉秀聞兄噩耗，不獨不怨劉玄，反痛詆乃兄之過；此亦明哲保身，不得不暫時忍耐，所謂蓮子心中苦也。

王莽之滅，從鄧禹口中輕輕表出，此乃是省筆。

## 第七十二回 纖手解紅羅柔情似水 禿頭膏白刃軍法如山

却說劉文叔大醉入房，與郭氏攜手入幃，共效于飛之樂。良宵苦短，會幾何時，又是紗窗曙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第七十二回 繡手解紅羅柔情似水 禿頭青白刃專法如山

一三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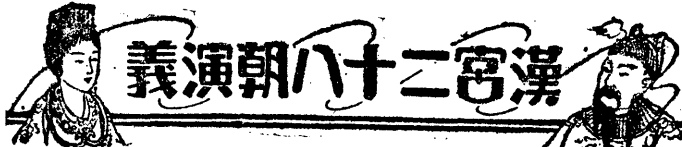
色。郭氏正要起身梳洗，猛可裏聽得劉文叔哽哽咽咽的哭道：「兄長你放心！我今身不替你報仇，誓不爲人！不過我面上却萬萬不能露出顏色。須知劉玄的耳目衆多，萬一走漏風聲，不獨我沒有性命，就是仇也報不成了。他說罷，哽哽咽咽的哭個不住，把個郭聖通大吃一惊，也顧不得什麼羞恥，伸出一隻纖纖玉手，將劉文叔推醒，只見他淚痕滿面。聖通低聲問道：「你方才夢着什麼惡夢？」便這樣大驚小怪的。劉文叔忙坐了起來，雙手揉揉睡眼，只是發呆。聖通又低聲問道：「君家爲着什麼緣故，這樣的糊塗？」劉文叔到這時，才聽見她問話，忙答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；不過心中事，每每形于夢寐罷了。」郭聖通也坐了起來，一面先替文叔將衣披好，一面笑道：「你用不着瞞我了，我方聽得清清楚楚了。」劉文叔料想也瞞她不住，便將劉玄怎樣將他的哥哥殺了，自己預備怎樣報仇的心事，完全告訴聖通。她聽了這番，也是歎歎欲泣似的。兩個人默默的半晌，聖通才開口向文叔勸道：「君的玉體，務望保重要緊！不要常常傷感！天長地久，終有報仇的一天。」劉文叔拭淚答道：「卿的勸我，原是正禮；爭奈手足之情，片刻不能忘却。」聖通又勸道：「君家現在勢力直欲蓋劉玄而上，強將如雲，謀士如雨，要想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報復前仇，還有什麼阻礙麼？依我想，目下王郎未滅，天下未安，宜先從事征討清靜，那時推翻劉玄一反掌間耳。劉文叔聽她這番話，真是喜不自勝，情不自禁的用手將她懷中一摟，搵着香腮，低聲說道：卿乃真知我心。兩個人唱唱的又談了一會子。她說出來的話，無句不中聽，把個劉文叔喜得心花大放，比陰氏還要寵愛三分。不多時已到辰牌時候，劉文叔才起身昇帳，與衆將商議進攻的方法。鄧禹對文叔道：如今我們的軍威正盛，萬不可稽延時日，須即日繼續出伐，直搗邯鄲。王郎小醜，不難一鼓盪平了。劉文叔投袂而起，對衆將說道：鄧先生的高見，正與我同情，望衆將軍指示可否。帳前的衆將，一個個伸拳擲袖，齊聲說道：鄧先生的高見，我們誰不贊成呢？劉文叔見衆將如此同心協力，心中暗喜，忙下令進兵，留下劉植守昌城，陰識守貫縣，餘下的衆將，完全隨征，揮動大隊人馬，浩浩蕩蕩直向元氏縣進發，還未到城下。元氏縣的官長，只嚇得尿滾屁流，忙請都尉重黑商議迎敵之計。重黑聽得劉文叔領兵百萬，強將千員，前來討伐，早就嚇得渾身發軟，四肢好像得了寒熱病一樣，抖抖的動個不住；又想逃走，又想求救，真是和熱鍋上螞蟻一樣，團團亂轉，一無着處；猛聽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七十二回 懸手解紅羅柔情似水 禿頭膏白刃軍法如山

一三八

得縣令請他商議，忙對來人說道：「請你回去，對縣太爺說罷，我這兩天身上有些不好，兀的惡寒怕熱的。那人只得回去，照他這番告訴縣令，把個縣令急得走頭無路，暗道：「當着這生死的關頭，偏偏他又生病，這不是活該要送命麼？他萬分無奈，親自到都尉重黑的家裏來。重黑聽說他來，只得裝着病，哼聲不絕的出來，故意問道：「縣令今天到這裏，有什麼貴幹嗎？」縣爺跌足大聲道：「你還不曉得麼？現在劉秀帶兵百萬，強將千員，前來討伐我們了；大約就在兩天之內，就要到了。重黑哼道：「那麼，怎樣辦呢？偏生我又病着；如果好好的，不是我重某誇一句海口，憑那幾個毛鬼，不消我一陣斧頭，包管殺得他片甲不存；但是我這兩天病勢漸漸凶惡得十分厲害，還要回去請醫服藥。縣爺聽他這話，慌了手脚道：「將軍一走，我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，怎生應付呢？」重黑翻起眼睛說道：「咳！這真奇怪極了！人家病這樣的重，難道不要回去診視嗎？」縣爺哭喪着臉說道：「將軍一個人回去也不要緊，不回去也沒有要緊；可是下官還有三個小兒，四個小女，假若劉秀到此，豈不是全要做無頭之鬼嗎？」重黑呻吟了半晌，向縣令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明天劉秀到了，你豎起降旗，跪到他的馬前，多說幾句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好話就完了事。此刻恕我不陪了。縣令見他向後面進去，只得回來預備投降。差不多申牌的時候，劉秀的大軍已到。金鼓震天，喊聲動地，把個元氏縣令嚇得手顫足搖，拼命價的喊人豎起降旗，自己硬着頭皮，開了城門，走到劉文叔的馬前，撲通往下一跪，口中說道：元氏縣縣太爺，迎接劉秀大老爺進城。這兩句話，說得劉文叔不禁嘖的一聲，笑將出來；見他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，又可憐又可笑，忙教人將他扶起，一同進城，留下李忠守城，便星夜向房子縣進發；直走一夜，到東方發白，才到房子縣的城外，紮下大營。正要預備攻城，早見城裏豎起降旗，城門大開，劉秀忙領兵入城。那守城的縣令，早逃得不知去向。劉文叔安民已畢，便與諸將商議進攻辦法。姚期道：軍如荼火，萬不可稍稍延頓，致挫銳氣；依我的愚見，趁此再向鄆城進攻；等鄆城一下，再教士卒們稍留憩幾日，再行進發。劉秀大喜，忙下動身令，祇留下萬修守房子縣；不到半日，果然又將鄆城攻克。正待出示安民，猛聽城外喊聲震地，金鼓大鳴，鄧禹忙命人撤起吊橋，閉起城門。大家上城頭觀看，只見一隊賊兵，從西北上蜂擁而來。爲首一員賊將，生得虎頭燕額，十分威武，手持四竅八環刀，到了城下，厲聲喊道：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二回 繡手解紅羅柔情似水 禿頭青白刃軍法如山

三四〇

怕死的草寇，快來納命！岑彭按不住心頭火起，便來請令。文叔見他要出馬，自然歡喜，忙道：將軍肯去，好極了。岑彭飛馬出城，到了垓心，大聲喝道：來將通名。那個賊將大聲說道：你站穩了，我乃大漢皇帝部下大將軍李惲是也。岑彭也不答話，舞動龍舌槍，扭住便鬥。槍來刀去，大殺了一百多合，未見勝負。劉文叔見李惲委實厲害，恐岑彭有失，忙鳴金收兵。岑彭虛幌一槍，兜馬入城。李惲立馬垓心，等候多時，不見有人出來，勃然大怒，下令攻城。城上的灰瓶石子，和飛蝗一般的拋擲下來。賊兵倒被打得頭破血飛。李惲無奈，只得領兵轉道向東門而來；到了東門附近，厲聲大罵。不多時，馮異手持獨腳銅人，打出城來。二人見面，也不答話，大殺起來。大戰了八十多合，城上一片的鳴金聲音，馮異便拋下李惲，飛馬進城去了。李惲再來罵陣。誰知一直罵到未牌的時候，竟沒有一個人出來答應他。李惲可氣壞了。可是他雖然厲害，不敢攻城，便撥馬向城南便走，未到南門。姚期躍馬橫刀，早已在那裏等候，見了他，狂笑一聲道：反賊休慌！你老爺在此，等候已久了。李惲大怒，也不答話，拍馬舞刀，來戰姚期。姚期慌忙接着。二人奮勇大殺了四十多合，不分勝負。這時城內忽然飛馬跑出一員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女將來攪動梨花槍，冲到垓心，撥開櫻桃小口，嬌聲喝道：毛賊休慌！快些納下頭顱，免得姑娘動手。李惲大怒，正要來戰。姚期虛閃一個架子，縱馬回城。劉伯姬便和李惲大戰起來。殺到分際，劉伯姬拍馬落荒而走。李惲那知是計，一味的不顧死活，催馬追來。劉伯姬霍的扭轉柳腰，正待取弓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時耿純不知從何處來的，騰雲價的飛到李惲的馬前，大喝一聲。李惲措手不及，被耿純一刀，斬於馬下。一隊賊兵，嚇得狼奔鼠竄的逃了。劉伯姬梟了首級，正待回馬，瞥見有兩員賊將，從賊兵中放馬冲到伯姬的面前，刀矛並舉。劉伯姬也不怯懼，要動梨花槍，敵住二人。未到十合，不料從北邊又沖來兩個，一個手執雙鎚，一個手執開山斧，來戰伯姬。伯姬不慌不忙，展開梨花槍，敵住四人。劉文叔深恐他姊妹有失，忙叫人鳴金。這時城頭上鳴金的聲音，噶噶敲得震天價響的。誰知伯姬安心要在衆將面前大展才能，亂翻玉臂，大戰四人，兀的不肯回來。李通在城上看得心慌，飛奔下來，一馬冲到垓心，舞動大刀，戰住兩個賊將。伯姬雖然稱雄，究竟是個女流之輩，廝殺了一陣，便吃勁的了不得；見李通分去二將，自己登時輕爽得多了，奮起精神，和二人惡鬥不止。王霸耿弇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二回 繡手解紅羅柔憐僑木 禿頭賣白刃軍法如山

二四二

更是看得眼熟，二人也不待命令，並馬出來，各揮兵刃，來幫助李通劉姬伯。那幾個賊將見有人來幫助，忙分頭迎敵。伯姬深恐馬乏，虛幌一槍，跳出圈子，讓王羈去獨戰兩將。伯姬見王羈的雙鎗，耍得風雨不透，將那兩員賊將，殺得祇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能。伯姬更不怠慢，霍的扭轉柳腰，彎弓搭箭，颯的一箭，那個使刀的，早已翻身落馬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伯姬的第二箭又到，不偏不斜，正中那個使戟的手腕，一放手，被王羈手起一鎗，將那賊的馬頭打得粉碎。那賊將被馬掀落在地。王羈飛身下馬，將那兩員賊將生擒活捉了，忙與伯姬正要來幫助李通耿弇，只見他們各捉一個，正在那裏網縛呢。四人各擒一員賊將，高高興興的回城。劉文叔一一慰勞已畢，便命將那捉來的四個賊將，帶了上來。那四個賊將，立而不跪，十分強悍。劉文叔倒有一種憐才之意，便來用柔軟的手段，收服他們，正要下令鬆綁。鄗城的縣令，上前攔道：明公休要亂動；這四個死囚，非殺不可，萬無赦放之禮。劉文叔忙問：什麼緣故？鄗城縣令咬牙說道：這四個死囚，原姓蘇，是鄗城第一個財主。此番明公起義到此，下官本已預備歸附明公。不想這四個死囚，堅要和我作對，一面淆惑百姓，還不算數，還要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去勾結王郎的部下李惲來和明公作對。這人如果將他留下，必爲後患，求明公還是殺去的好。劉文叔聽了這番話，不禁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忙教人推出去斬了；一面又命祭遵帶了一隊人馬，前去抄拿家屬。軍司祭遵帶了人馬，直撲蘇宅而來，這且慢表。如今單說有一個人姓王名明，他本是劉秀家中一個老家人的義子，此番起義，他也跟劉文叔到東到西。這王明生性狡猾異常，專事趨承。劉文叔倒也十分歡喜他。王明便仗着文叔的勢力，居然出車入馬，威風凜凜的，衆人都以爲他是劉秀的私人，不去惹他，誰想他見衆人去理他，竟疑衆人怕他，越發肆無忌憚。諸將誰不是寬宏大量的，一個不去和他較量長短。劉文叔見他辦事精勤，也肯信用他，因此把這個舍中小兒，一天一天的捧出頭了。今天在帳後，聽說要去抄查蘇家，他不禁動了念頭，暗想道：我跟了小主人至今，還沒有一點餘積；聽說這蘇家是個大財主，何不去撈幾文來用呢！他主意打定，却不走前面，撮足潛蹤的出了後門，上馬加鞭，直向蘇家而去。誰知他初到此地的，路徑不熟，竟摸錯了，一路上問人，好容易摸到姓蘇的府前，只見裏面已經鬧得沸反盈天，捉的捉，綁的綁，哭的哭，喊的喊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二回 繡手解紅羅柔憶似水 禿頭青白刃軍法如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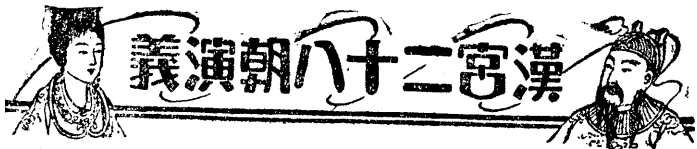
二四四

烏亂得一天星斗。他下了馬，挺腰凸肚的走了進去。守門的兵士，都認識他是劉秀的家人，所以讓他進去。王明得意洋洋的直往後闖，到了百客廳，迎頭撞見祭遵。祭遵只當是劉秀，差他來勘察的呢，連忙向他恭而有敬的行了一個下級禮。王明正眼也不去看他一下子，稍稍的一領首，便與祭遵擦肩而過。他一逕直向後面住宅裏走來，登樓上閣，真個如勘察史一般。到一處有一處的珍寶，珊瑚鏡，翡翠瓶，五光十色，目不暇接，他恨不得連屋子帶動身；撞來撞去，一頭撞到庫房裏面，只見那些金錠銀錠，堆積如山。他可沒了主意，又不知怎樣才好，拼命價的往懷裏亂揣；霎時懷裏揣得滿了，又將褲腰鬆開，放了兩褲腳管的金銀錠子，袖子裏又籠了好些。正要出去，猛可裏後面呀的一聲，他大吃一驚，回頭一看，只見那北邊靠牆的那一面書廚，動了起來。他不禁暗暗的納罕道：這真奇怪極了！怎麼這個書廚竟會動呢？莫非年深日久，成了精怪不成麼？他正自一個人在那裏疑遲不決，瞥見書櫥開處，後面現出一個門來。他不禁暗喜道：這裏一定是蘇家藏寶貝的機關，倒要來看看。他說着，輕手輕脚走到門傍邊。正要進去，瞥見裏面走出一個千嬌百美的妙人來，但見他雲鬢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蓬鬆，星眼流電，那一副整整面龐兒，真個是令人神飛魂落，王明見了大喜欲狂，急忙撲上前去。那美人被他一嚇，連忙縮身躲了進去。他隨後跟了進去，不知不覺的砰的一聲，外面的書櫥仍舊闔上。他進祕室，仔細一看，只見裏面錦屏繡幙，裝設得富麗堂皇；但是那個美人，却不知去向。他一顛一簸的四處尋找，不料將雙手無意往下一放，袖子裏的金銀錠子，一起造了反，骨碌碌的滾了下地。他連忙要去拾錠子，猛聽得帳子裏有人吃吃的發笑。他這時錠子也無心去拾了，忙走到帳子前揭開一看，只見那個美人，坐在床前，只是向他發笑。他可是如同得着一方金子似的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搶過那個美人往懷中一撲，說道：我的心肝。那美人連忙伸出纖纖玉手，含羞帶愧的將他往傍邊一推，低垂粉頸，梨面通紅。王明那裏肯就此罷手，又過來將她摟住說道：美人，你不要掘強，現在你們一家子全被我下令拿去斬了。那個美人聽了他這話，只嚇得玉容失色，梨面無光，便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。他連忙問道：你是他家的什麼人？趕緊告訴我，或者可以放你。那美人嬌羞欲絕，那裏還肯答他的話呢。列位，要知道美人的來歷，在下就此交代明白，省得諸位在那裏打悶葫蘆。原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七十二回 纓手解紅羅柔情似水 禿頭齊白刃軍法如山

一四六

來這個美人名叫金楚楚，是蘇大戶用二千銀子買來的。這楚楚是蘇大戶第一個寵妾，鎮日價的將她藏在庫房後面的一間祕密室裏。自從這蘇大戶帶了三個兄弟到王郎那裏去求救，金楚楚在這祕密室裏，無一日不耽驚受怕的。今天一早上，就有丫頭進來送信，說大戶弟兄四個，全被劉秀捉住殺了，快些預備出去逃命罷！這金楚楚還有幾分不大相信。這時見王明進來，才知大戶真個殺了她。可憐那裏還敢回話，低着頭，只是啜泣不止。王明又向她說道：美人！我看你依了我一件事，我馬上命人將你接到我的家中去做太太。那楚楚見他這樣，心中十分不願；無奈性命要緊，又不敢說不答應，祇得低首無言。王明一面摟住她，那一種蘭麝的香氣，直冲到他的鼻子裏；心裏本就那把一股無明慾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不由分說，將楚楚往床上一按；正要開始工作，那褲子裏的錠子，累墜得動彈不得。他可是顧不得許多了，胡亂的將腳管一放，那些錠子一個個的滾落在地上。他爬上床來。楚楚也不敢動彈，將玉體橫陳在床上，閃着兩隻星眼，只是望着王明做作。這時王明伏到她身上，說道：美人！你可將羅裙解去，好與你……她不敢不依，含羞帶愧的用手將羅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裙解去。霎時動作起來。正在這入穀的時候，猛的有人將門一推，闖進十幾個人來。楚楚忙道：有人進來，你快些起來！那王明那裏肯放手，只顧緊抱住楚楚，務求完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有人將帳門一揭。王明回頭一看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。你道是誰？却原來就是祭遵，他連忙爬下床來。祭遵見此情形，不覺勃然大怒，手起一劍，竟將王明的一顆癩痢頭，早和肩上交脫離；一縷魂靈，直向巫山十二峯去了。這時楚楚嚇得渾身亂戰。祭遵命人一併網起。這時忽然有一個人對祭遵說道：軍司令！這岔子你可惹得不小。你方才殺的這人，你知道是誰？祭遵搖頭道：管他是誰，犯了法，終要斬的。這正是：

有味殘膏猶在指，

無情利刃已臨頭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恩於始者必怨於終，郭氏之後寵，尤甚於陰，此爲後文廢后之伏線也。讀元氏縣一段，不禁令人拍案叫絕，描盡庸臣劣將，一舉一動，莫不隨手成趣。王明一舍中兒，以其長袖善舞，居然深得文叔之歡心。狐假虎威，小人可畏。終於喪身財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三回 玉殞香消殺妻投古井 頭飛血濺背母突重圍

一四八

色，天網難疏，何曾放過一人哉？

## 第七十三回 玉殞香消殺妻投古井 頭飛血濺背母突重圍

却說祭遵將王明殺了之後，忽然有個人向他說道：軍司令！今天將王明殺了，豈不怕主公見罪於你嗎？祭遵道：用不着你們發愁，我自有道理。此刻早已有人飛報劉文叔，說道：祭遵將王明殺了。劉文叔聽得這話，勃然大怒道：祭遵是個什麼東西，他竟敢藐視我，目無法紀，膽敢將我的舍中兒殺去。說到這裏，鄧禹忙用腿將他一推，附着劉文叔的耳朵，悄悄的說道：主公你錯了；當此之時，假使軍令不嚴，何能壓服衆將呢？祭遵這事，足見他能盡職辦事；主公不察，反說他不好，豈不令衆將不服麼？劉文叔恍然大悟。一會子，祭遵領着人犯，和抄出的金銀財寶，一齊擡到帳內，前來交令；手裏執着一張報單，點着報道抄出逆產如下：黃金三萬斤，白金五百斤，紋銀三百箱，每箱五百斤，國幣八萬貫，珊瑚器皿十二件，瑪瑙器皿三十三件，羊脂玉物三百四十七件，綢緞絹綾三萬五千三百二十四匹，布帛八百箱，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每箱三百匹，衣服四百五十箱，刀槍一庫，馬六十匹，木器共七千六百五十四件，零星物件三百箱，糧食六萬石，人犯一百三十四口，現已全到，請主公示下。這時帳下的衆將，一個個都替祭遵擔憂。劉文叔問道：我方才聽說你將我的舍中兒殺去，果然有這回事麼？祭遵挺身直認不諱的說道：不錯，是我殺的。劉文叔笑着問道：你怕我罪你麼？祭遵走到劉文叔的面前，躬身答道：主公那裏話來。主公不委我任軍司令則已，既然任我做軍司令，我當然不負主公的重託，任憑他是主公的什麼人，只要他不守規矩，犯到我的手裏，都要按軍法從事。我今天將王明殺了，主公莫非要見罪麼？既如此，請主公就按軍法辦我罷！他說罷，直立在帳前，等候劉文叔的示下。劉文叔毫不動怒，反而滿臉堆着笑容問道：卿家今天殺了王明，但是他究竟犯的是什麼罪？祭遵答道：那個自然，要將他的罪惡宣佈出來。今天末將到蘇家去抄掣，主公是否教他去沒有？劉文叔道：沒有。祭遵道：未得軍令，私出營門，一罪；強姦婦女，二罪；私竊逆產，三罪；有這三個罪名，殺得究竟冤枉不冤枉呢？劉文叔大笑道：原來如此，該殺該殺！莫說殺了一個，便是殺了十個百個，也不爲多。忙命人賞祭遵黃金三百斤，絹帛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三回 玉殞香消殺妻找古井 雞飛血灑背母突重圍

一五〇

五百匹，加封刺姦將軍。祭遵忙謝恩退下。劉文叔便將那一班捉來的人犯，詢審了半天，一個個的賜些金帛，發放他們走了；又命人將抄來的逆產，寄存於鄴城，以備軍需。發放已畢，鄧禹進議道：連日奔走，士卒們辛苦極了，祇好休息兩天，再遣他們征伐。劉文叔說道：先生之言極是，我也是這樣的設想，讓他們養足銳氣，再為調動不遲。話猶未了，探馬飛來報道：漁陽上谷的兩郡兵馬到了。劉文叔大喜，忙命大開城門，領着衆將開城迎接。只見漁陽上谷的兩處兵馬，足有六七萬衆，旌旗蔽天，戈矛耀日，軍容十分齊整。劉文叔心中說不出十分歡喜，忙催馬到耿况、彭寵跟前施禮，招呼道：勞駕遠來，秀實不安。彭寵耿况忙回手致敬道：明公遠涉長征，爲萬民造福，我們敢不附驥麼？劉文叔又和他們寒暄一陣子，便一同進城。耿况、彭寵將帶來的四員大將，與文叔相見，一個是昌平人，姓寇名恂，字子翼，一個是櫟陽人，姓景名丹，字孫卿，一個是安陽人，姓蓋名延，字巨卿，一個是姓王名梁，籍貫與蓋延相同。劉文叔見他們個個俱是威風凜凜的將才，不禁滿心歡喜，忙叫人殺豬宰羊，大排筵席，款待來賓，並犒賞三軍，馬步衆將。到了第二天，領兵出城，留下耿純守城，餘下均拔寨動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身。這番出兵，總數有二十餘萬，不上半日，已離鉅鹿只有三里之遙了。劉文叔便分付紮下大營，預備攻城。王郎早得急報，忙差倪宏、劉奉兩員大將，帶了三萬人馬，來救鉅鹿。隨後又派胡平、郭左兩員大將，又帶兵三萬，住防南蠻，作爲犄角之勢。到了第二天，鉅鹿主將王饒見劉奉、倪宏的兵到，十分壯膽，便留吳漢守城，自己帶三千兵馬，出得城來，擺成陣勢，匹馬雙鎗，直闖到劉秀的寨前罵戰。霎時金鼓大震，馮異領了一隊人馬，從寨後沖了出來。王饒忙回馬到了垓心，馮異已經趕到，舉起獨腳銅人，劈頭就打。王饒也不慌忙，便掄鎗迎敵。各奮神威，酣鬥了一百多合，不分勝負。這時劉文叔已經點齊衆將，一齊出寨掠陣。只見他二人殺得塵沙蔽天，難分難解。劉伯姬那裏還能耐忍，一拍桃花征駒，闖到垓心，正想替回馮異，瞥見對陣沖出一個賊將來，手持方天畫戟，也不打話，扭住劉伯姬便鬥。王霸大吼一聲，一馬沖到垓心，替回馮異，便和王饒大殺起來。四只大鎗，只殺得天旋地轉。那邊劉伯姬和劉奉大戰了八十多合，不分高下。姚期看得眼熱，也不待命令，拍馬舞刀，殺到垓心。那賊兵的陣裏，跟着也出來一個賊將，手執雙鎗接住。姚期喝道：來將通名，咱老爺刀下，不死無名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之鬼。那員賊將一陣狂笑道：「反寇，你且在馬背上坐穩，不要嚇得翻下馬去。咱老子乃大漢皇帝座前右大將軍倪宏，便是。識風頭，早些歸順，省得咱老子動手。」姚期大怒，也不答話，揮刀就砍。倪宏舉劍相迎。這時核心裏，只見刀光鎚影，十二隻背膀撩亂，二十四個馬蹄掀翻，只殺得目眩心駭。鄧禹對劉秀道：「你看這鉅鹿城上，沒有多少賊兵，何不趁勢就此襲取城池呢？」劉文叔點頭道是，忙令馮異岑彭帶了一隊兵來襲城池。剛剛沖到濠邊，瞥見城上石子灰瓶，暴雨般打了下來，前隊的兵被打傷不少。這時城上現出一個賊將，兩邊站着無數的兵士，手裏俱是擎着鹿角，鉄蒺藜。那個賊將向馮異笑道：「要想攻城，這裏恐怕你沒有這樣的能了，請向別處去罷！」馮異大怒，一聲令下，萬弩俱發。城頭上霎時現出五色雲牌來。說也奇怪，射來的箭，完全嵌入雲牌裏，一枝也落不掉。霎時箭盡，一班兵士，只得住手。這時城頭的雲牌立刻撤去。那員賊將依舊立在城頭上，向馮異岑彭道：「多勞賜箭，心感謝！現在對不起，却要回敬了。」話聲未了，城上登時萬弩齊發，如同暴雨一般。前敵的兵士，射倒數百人。馮異大驚，忙和岑彭下令退兵。劉文叔見城上的守將如此厲害，不禁暗自吃驚。馮異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兩將回到劉文叔馬前，齊聲說道：城上的守將，委實厲害，無法進攻。劉文叔道：兩位將軍，請暫休息，再作道理。馮異、岑彭帶兵退下。這時城上一片鳴金的聲音，王饒等三個賊將，領兵進城。王霸等也就收兵回營。劉文叔對衆將贊賞了一番。鄧禹開口說道：單是出城的三個賊將，倒不足爲患，不過匹夫之勇；但是守城的那個賊將，倒着實棘手。馮異插口說道：可不是麼？憑我們的攻法，任他是誰，也有些應付不來；不料那個賊將，來得十分厲害。耿況道：那個賊將姓誰？馮異道：姓什麼倒不曉得。耿況道：我有個朋友，姓吳名漢，這人端的是智勇雙全；前月聽人說他投奔王郎，我倒替他可惜，如果是他，我能憑着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他來歸降主公。鄧禹笑道：但願是吳漢，那就好辦了。大家吃了夜飯，衆人剛要去安息，鄧禹道：今天遇着勁敵，大家都要防備一些才好！這句話提醒了劉文叔，忙道：不錯，不錯，凡事都宜謹慎爲佳。李通、王霸同聲說道：你們也忒過慮了！今天你不看見那幾個賊將，殺得精疲力盡麼？夜裏還敢再來討死不成？馮異說：休要這樣道，還是預備一些的好。他說罷，便與岑彭前來請令。鄧禹便教他們帶兵在寨左寨右埋伏。景丹、蓋延也過來請令。鄧禹見他們日間沒有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三回 玉殞香消殺妻投古井 頭飛血鬚背母突重圍

一五四

廝殺，再則要試試他們的本領，便令他們帶兵五千，在寨前埋伏，不題。再說王饒、倪宏、劉奉收兵回城，一齊責問吳漢：「何故鳴金？」吳漢對三人說道：「你們只顧廝殺，那劉秀的部將來攻城，你們知道嗎？」王饒道：「怎麼不知道呢？你在城上做什麼的？」吳漢笑道：「雙拳不敵四手，他們假若派出許多兵馬，教我一個人怎樣來得及呢？」王驍才恍然大悟，忙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應當要鳴金。」吳漢道：「方才聽探馬來報，說主公又派了胡平、郭左兩員大將，帶了三萬兵馬，現已到樂城。今天夜裏趁他初到此地，將全城的人馬，調到城外，一面着人到樂城教郭左、胡平到三更時候，來接應我們。我們在二更左右，分着三路前去劫寨，趁他不備，殺他個片甲不存。」王饒大喜，忙差人飛馬到南樂去關照郭、胡二將，自己將全城的人馬，共有八萬多，分四門出來，悄悄的紮下大營，將一座鉅鹿保護得鐵桶相似。吳漢一面點兵調將，一面教探馬到劉秀寨前探聽虛實。一會子，探忙回來報道：「劉秀的寨前，一點動靜也沒有。」王饒大喜，忙與倪宏、劉奉各領了五千八人馬，分着三路，悄悄的向劉秀大寨進發。這時星移斗換，已到子牌時候了。王饒等到了劉秀寨前，一聲吶喊，殺了進去，不提防左右突然沖出兩支人馬。景丹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蓋延各自揮動傢伙，擋住王饒。兩邊的燈球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日一樣。王饒見有預備，忙奮勇敢住二人。劉奉、倪宏的兩支兵，從兩邊趁勢直抄進去，還未到寨前。猛的一聲畫角，馮異、岑彭的兩支埋伏兵，斜刺裏沖了出來，擋住馮異。大笑道：「老子們早就曉得你們要來送死了！倪宏也不答話，揮動雙劍，直取馮異。馮異不慌不忙，展開獨腳銅人，大戰起來。這裏岑彭和劉奉早就扭成一團，大殺不止。霎時金鼓震天，喊聲動地，把劉文叔等從夢中驚醒。這時後寨又發喊起來。原來南轅的賊將，得着這個消息，星夜拔寨前來接應。鄧禹却沒有料到後面有人抄來，只弄得措手不及。王霸連盔甲也來不及穿戴，赤膊上馬，舞動雙鎗，向後寨抵敵。劉伯姬祇着了一件貼身小襖，攪動梨花槍，飛花滾雪價的殺了出去。姚期、李通、王梁、寇恂、馬武、耿弇等，一班武將，保住劉文叔，鄧禹、耿况、彭寵奪路便走。剛出了寨門，差不多有二里之遙，瞥見一將，從斜刺裏沖了出來，姚期慌忙上前敵住。戰了二十餘合，那員賊將長嘯一聲，伏兵齊起。霎時光火燭天，四處的賊兵，不知有多少，翻翻騰騰的滾了上來。李通、馬武等分頭迎殺，無奈殺了半天，竟未殺出重圍，賊兵愈來愈衆。這時燈球火把，照得雪亮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七十三回 玉殞香消殺妻投古井 頭飛血濺背母突重圍

一五六

那耿况一眼看見一員賊將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吳漢。他滿心歡喜，催馬大叫道：「姚將軍與吳將軍請暫且住手，我有話說。」姚期聽得有人喊，忙住了手。吳漢也住了手。耿况一馬闖到核心，向吳漢拱手道：「子顏別來無恙否？」吳漢見是耿况，連忙也拱手答道：「承問，明公何故到此地的？」耿况便趁勢將自己如何歸降劉秀，劉秀爲人何等英武，勢力怎樣的偉大，說了一番，又用榜敵側擊的話來勸解他歸降劉秀。吳漢沉吟了一會，對耿况道：「承明公指教，敢不如命。但是漢有老母，尙在城中，容回去與老母商量，再來報命。」耿况大喜。吳漢又假意與姚期戰了幾合，回馬敗走。他將手中的槍一招，那一隊兵全隨着他退去了。鄧禹忙令姚期耿弇李通馬武四員大將，前去助戰。四人領了令，飛馬前來助戰。只見戰場上兵對兵，將對將，祇殺得一天星斗，慘淡無光。那些賊將，各自遇着勁敵，正在拼命價的惡鬥，不提防憑空飛出四隻猛虎似的勇將來，在陣內往來衝突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殺得血流似海，尸集如山。那一羣賊兵，只恨爺娘少生兩隻腿，沒命的四散逃走。王饒見勢頭不好，虛幌一鎗，收兵退走。倪宏劉奉郭左胡平，各自收兵退去。劉文叔等才回到大寨，一一檢查，共死五千多名士卒，幸喜糧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草鏑重，一些沒有被他們劫去。衆將中祇有景丹手腕被賊將刺傷，餘下毫沒有一些損傷。劉文叔深自慶慰。鄧禹對他說道：「三軍易得，一將難求，損失五千兵，得一吳漢，還是公主的洪福。」不表他們在這裏議論，再說吳漢收兵回營，一個人只是盤算着，自己對自己說道：「吳漢吳漢，憑你這樣的才幹，難道終與這起亡命之徒在一起，就算長久之計了麼？」耿況這番話，何常不是；但是王郎雖是個亡命之徒，待我總未有一分錯；現在我毅然去投降劉秀，未免於良心上有些過不去。罷！罷！罷！忠臣不事二主，無論如何，一心保王郎吧！他正是自言自語的當兒，王饒氣沖沖的和劉奉等一班人，走進吳漢的帳篷，大聲說道：「我早就說過，今天不可去劫寨，偏是你耍自逞才能，要去劫寨；現在查過了，共損失一萬五千幾百名兒郎，這不是你招的麼？」吳漢正自不大自在，聽他這番話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對王饒冷笑一聲，答道：「誰是主將？令是誰發出去的？自己不認錯，反來亂怪別人，不是笑話麼？」假若今天去打個勝仗，你又怎麼樣呢？」王饒被他這幾句搶白得暴跳如雷，颺的拔出劍來，剔起眼睛向吳漢說道：「誰來和你拌嘴？今天先將你這個狗頭殺了再說。」吳漢更是捺按不住，也拔劍站了起來，大

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聲說道：好！你這狗頭，想殺那個？劉奉倪宏忙過來勸住吳漢。郭左胡平早將王饒的背膊扳住，齊聲說道：勝負軍家常事，何必這樣爭長較短的呢？現在劉秀未除，自家先鬥了起來，不怕人家笑話麼？郭胡二人，忙將王饒勸出帳走了。倪宏劉奉說好說歹，又勸了吳漢一陣子，才起身走了。吳漢這時便將投劉秀的心，十分堅決了。他上馬進城，到了自己的家裏，先對他的母親，將來意說明。吳母大喜道：吾兒棄暗投明，爲娘固然贊成；但是你的媳婦，恐怕他未必肯罷！吳漢道：只要你老人家答應，就行了。他答應更好，不答應便將她殺了，有什麼大不了呢？原來吳漢的妻子，就是王郎的姪女。吳漢大踏步走到後面。王氏見他回來，連忙來迎接，滿臉堆下笑來，也斜眼說道：我只當你就不回來的呢？撇下了我，夜裏冷冷清清，一些趣味也沒有；你怎麼就這樣的很心毒意呢？吳漢此時那裏還有心去聽進這些話，忙向她問道：我有一件事，特來問你，不知你可肯答應嗎？她笑道：自家夫妻，什麼事兒不肯呢！吳漢便將要去投劉秀的一番話告訴她。她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用手指着吳漢罵道：你這負心的殺才！我家那樣待錯你？吃着穿着，還不算數，又將我匹配與你，高車大馬，威風十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足，心裏還不自足，要想去投劉秀；我勸你不要胡思亂想着好得多呢！吳漢也不答話，冷笑一聲，向她招手。她見吳漢這樣，只當他是要親嘴呢，也就半推半就的走了過來，仰起粉腮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聽得噍的一聲，她的頭早滾落在地。吳漢忙將寶劍入鞘，將手上血跡拭抹乾淨，不慌不忙將她的尸首連頭細好，攜到後園往井裏一送。此刻他也顧不得許多，到了吳母的房裏，說道：母親！那賊人已被我殺了，我們走罷！吳母聽了，大吃一驚，忙道：你果真將她殺了嗎？吳漢道：誰敢哄騙你老人家？吳母不禁垂淚道：我與你投奔劉秀，她不答應，就罷了；何苦又將她殺了呢？吳漢陪笑道：請老人家快些收拾吧！已經殺了，說也無用的。吳母道：收拾什麼？這裏的東西，還要麼？就走罷！吳漢便用綢巾將吳母拴在自己的背上，掉槍上馬就走；剛到了城外，誰知王饒早已得着消息，見他出來，忙命衆兵將他圍圍住，一齊大叫道：反賊吳漢！要想到那裏，趕快留下頭來！吳漢也不答應，攪起長槍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，與賊將大殺起來。這正是：

驪龍豈是池中物，

玉鳳原非柙內禽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四回 招展花枝嬌娃臨大敵 掃除草寇虎將立奇功

一六〇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本回寫吳漢出力多矣，城頭拒敵一段，有聲有色，風流儒雅，姚鄧馬岑輩，爲其減色不少。讀至殺妻一段，何等堅決！何等慷慨！吳母亦賢母也！試觀其舉止，靡不有慈祥態度。其能使子歸漢，宜乎名標竹帛也。

## 第七十四回

招展花枝嬌娃臨大敵

掃除草寇虎將立奇功

却說吳漢背着他的母親，一馬冲出南門，正要投奔劉秀的大營。誰知王饒早已得着這個消息，點齊衆將，將四門圍困得水洩不通，專候吳漢到來。這時見吳漢闖出城來，王饒勃然大怒，厲聲大罵道：「反賊吳漢！王家待你，那樣虧負？竟失心反了！好禽獸！留下頭來，免得咱家動手。」吳漢到了這時，也不答話，攪動長槍，來戰王饒。王饒蕩起雙鎚，蔽天蓋日價的逼住吳漢。兩個人捨死忘生的大戰了八十多回合，吳漢虛晃一槍，思想要走。王饒那裏肯放鬆一着，雙鎚如同雨點一般的逼住。吳漢見不得脫身，也就下了決心，舞起長槍，飛花滾雪般的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惡鬥不止。正在殺得難分難解之際，瞥見劉奉倪宏各領一支人馬，蜂擁而來，將吳漢團團困住，各展兵刃來敵吳漢。吳漢與王饒正自不分高下，憑空又添上兩隻猛虎，吳漢雖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到了此時，也有些應付不來了。戰夠多時，吳漢只有招架之力，並無還手之能，只殺得塵沙蔽日，煙霧障天。吳漢暗道：今番我命休也！正在這萬分危急之時，猛聽得西南陣角，金鼓大震，殺進一支兵來。爲首一員大將，手持龍舌槍，閃電穿雲般的殺進重圍。這時正有賊聲又起，又見一員女將，要動梨花槍，紡車似的突入重圍，來和賊兵廝殺。列位知道，這兩支人馬，是那裏來的？原來劉秀昨天聽了吳漢的那一番話，今天早就預備，又聽得喊聲震地，金鼓大鳴，料想吳漢已經殺出城來，忙與鄧禹商議援救之策。鄧禹忙下令問道：那位將軍，情願領兵去救吳漢？話猶未了，只見一將挺身出班，躬身說道：末將願去。鄧禹和劉秀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就是岑彭，二人心中大喜，正要答話。衆將中又走出一個人來，向鄧禹嬌聲說道：先生請發一枝令箭，奴家願隨岑將軍前去接濟吳將軍。劉秀見他的妹妹要出馬，忙道：妹妹連日廝殺，精神有限，今天另派別將前去，妹妹請養息養息罷。伯姬聽得這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七十四回 招展花枝嬌娃臨大敵 掃除草寇虎將立奇功

一六二

句話，不由的氣得杏眼圓睜，柳眉倒豎，忙對劉秀說道：「三哥那裏話來！小妹這兩天一些也沒有痛快廝殺一場，今天無論如何，都要請令前去廝殺的。」鄧禹笑道：「既然小姐要去，主公也不必過於阻止，就請她幫住岑將軍前去就是了。」劉秀也沒有什麼不贊成，當下派兵一萬，教二人各領五千，前去接應吳漢。他二人各領兵馬，殺入重圍。岑彭接住劉奉，伯姬和倪宏搭上手，奮勇大殺起來。吳漢見援兵已到，心中大喜，精神陡長，和王饒大戰三十餘合，仍然不分勝負。吳漢此時那裏有心廝殺，只想突出重圍。無奈王饒的雙鎚，兀的緊緊逼住，不得脫身；又怕母親在他的肩上，辰光多了，吃不了驚嚇，滿心焦燥，奮起神威，恨不得一槍將王饒搗死，好闖出重圍。王饒到了這時，見劉秀有兵來接濟吳漢，不由的大怒起來，要動雙鎚，恨不得將吳漢一鎚打死，方洩胸中之恨，那裏還肯放鬆一步。這時西北陣腳忽然大亂起來，只見王霸舞動雙鎚，只打得一衆賊兵，人翻馬仰，登時殺到面前。王霸大叫道：「小弟奉了鄧先生的命令，前來接應將軍，將軍請暫且住手，將這狗頭丟下與我，結果他就是了。」王

饒見王霸進來，心中暗暗吃驚，祇得舞起雙鎚來迎王霸。吳漢見此光景，再不逃走，更待何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時，大吼一聲，殺出一條血路，直向劉秀的大營而來；還未到營前，早見劉秀和衆軍並馬迎接。鄧禹首先說道：將軍深明大義，棄暗投明，不獨禹等深自慶慰，即是漢家又多一個柱石。吳漢喘息答道：罪將來遲，萬望諸公原諒！劉秀忙趕着下馬，親手扶吳老太太下馬，口中說道：累太太受驚了。吳老夫人忙答道：主公那裏話來，犬子不肖，歸附王郎，抗拒天師，罪無可道；再不早爲依順，麾下益發要萬世唾罵了。大家你謙我讓的一陣，才一起進營。再說劉伯姬與倪宏戰了一百二十餘合，未分勝敗。伯姬長嘯一聲，兜馬就走。倪宏那知就理，拍馬追上，趕到分際。劉伯姬霍轉柳腰，颯的一箭，覷準倪宏的咽喉射來。倪宏忙將頭一偏，那枝箭從頸邊恰恰的飛過。倪宏大驚，正要帶馬回頭，第二枝箭已經飛到。倪宏趕緊再讓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第三箭已經攢進他的脅下。倪宏大叫一聲，翻身落馬。劉伯姬梟了首級，拍馬重行殺入重圍。只見岑彭和劉奉正殺得不分上下，伯姬更耐不住，擡馬搖槍，雙戰劉奉。那邊王霸和王饒也是鋒芒相對，惡鬥不衰。這時李通姚期的兩隊兵馬，已經趕到，翻翻滾滾，大殺起來。那些賊兵，東逃西散，鬼哭神號。王饒見士卒奔散，心中焦燥萬分，大吼一聲，意欲逃走。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四回 招展花枝嬌娃臨大敵 掃除草寇虎將立奇功

一六四

王霸趁此機會，舞起雙鎗，直向他的馬頭打下。王饒連忙將馬頭一帶。那馬憑空一跳，四足躍起有六尺多高，讓過雙鎗。李通穿雲閃電般的闖到垓心，大喝一聲，手起刀落。王饒措手不及，眼睜睜他一員勇將，身首異處了。劉奉見王饒已死，心中加倍驚慌，戟法散亂。伯姬、彭的兩支槍，蔽雲遮日一般的將他裹住。劉奉到了此時，料知事情不妙，不如下個死心，搥死他們一兩個，也算不得白死。他想到這裏，攪動方天戟，神出鬼沒的和二人惡鬥不止。劉伯姬一面迎敵，一面向李通喊道：此時還不去取城，等待何時？這句話促醒了李通，忙和姚期帶兵逕逼城下。城上那些賊兵，大驚失色，手忙腳亂，又不知怎樣才好。姚期一馬當先，闖過吊橋，猛可裏城上轟天價響的一聲，將千斤閘放下。可巧姚期正到城門，忙舉右手，將閘托住。坐下烏錐馬，四足撐開，雙耳豎起，動也不動。李通忙領動人馬，和潮水一般直望裏邊擁進。城上那些賊兵，慌了手脚，真個是軍無主將，人情汹汹，便各自去尋生路，也顧不得許多，撒手飛奔。李通忙領兵上得城頭，先將千斤閘絞起，然後和姚期收服殘卒，預備出城迎接劉秀。再說劉奉和伯姬、彭又戰了五十多合，一心想走，無奈插針的工夫也沒有。他丟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去一個解數，預備動身。伯姬早已看出情形，故意將馬一拍，跳出圈子，讓他逃走。劉奉得了這個空子，忙拍馬闖出垓心，落荒而走。伯姬隨後趕去。劉奉扭轉身軀，彎弓搭箭，颯的一箭，向伯姬的右手射來。伯姬手明眼快，忙用梨花槍一撥，那支箭滴溜溜的直向草地上落下。劉奉見一箭未中，心中大怒，第二箭又飛了過來。伯姬長嘯一聲，手起箭發，將來箭撥開有三丈多遠。劉奉驚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急忙帶馬就逃，還未扭轉馬頭。伯姬的第二箭已經射中他的馬首。那馬大吼一聲，霍地一跳，將劉奉掀落馬下。伯姬正要下馬來殺劉奉，瞥見岑彭一馬趕到。她深怕岑彭爭功，趕着手起一槍。忽聽岑彭大叫道：「姑娘請慢動手！我有話講。」話還未了，劉奉的喉嚨早已現出一個透明的窟窿，鮮血直噴，一縷魂靈，早到閻王那裏去交賬了。岑彭道：「姑娘忒也手饒了。」伯姬笑道：「岑將軍這話，不是奇極了麼？如果我們不是他的對手，還不是照樣被他結果了麼？」岑彭笑道：「並非這樣；我看這員賊將的能耐，着實不可多得；如果用柔軟的手段來，將他收服住，不是主公的一個大臂膀麼？」伯姬聽了這話，懊悔不迭的答道：「何不早說？何不早說？如今還有什麼法子挽回呢？」她說罷，翻身下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第七十四回 招展花枝嬌娃臨大敵 掃除草寇虎將立奇功

一六六

馬，掣出佩劍，將劉奉的首級割下，和岑彭收兵入城，見城中的百姓，安逸如常，歡聲載道。他二人見過劉秀，伯姬在帳前將倪宏、劉奉的兩顆首級，往地下一擲，向劉秀說道：「三哥，請你仔細看看，是不是那兩個賊將的狗頭？」劉秀哈哈大笑道：「不想賢妹竟有這樣的能耐，我還不佩服麼？」鄧禹接口說道：「主公那裏知道小姐的本領，我早就料到小姐今天一定要馬到成功的了。」帳下諸將同聲贊道：「姑娘的武藝，實在超凡，這兩個賊將，除了她，別一個，實在有些棘手呢。」劉秀笑道：「今天要算三妹頭功，並非是我私護。衆將忙躬身答道：「那個自然，主公不要儘管客氣罷。」鄧禹取出功勞簿，首先寫起劉伯姬的戰績，第二便是李通，其餘諸將也都按功登記。次日，便要領兵去攻邯鄲。耿况、彭寵二人進議道：「南欒、鉅鹿，俱爲北伐要徑。馮將軍去攻南欒，未知勝負如何；如果南欒一下，邯鄲即易如反掌了。話猶未了，馮異的牙將進帳報道：馮異於午牌時候，已得南欒。劉秀大喜，耿况道：「南欒既得，須乘勝進攻邯鄲；但是這兩處，俱爲重要地方，不可疎失才好。」鄧禹對他們二人笑道：「依我的愚見，請彭將軍鎮守南欒，耿將軍留守鉅鹿，那就萬無一失了。」耿况忙要回答，劉秀鼓掌附和道：「先生這話，是極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了！我也是這樣的設想。彭寵忙道：馮將軍智勇雙全，現在南轅還怕有什麼差錯呢？鄧禹道：彭將軍請不要推辭。馮異目下正要用他，而且鎮守的職位，非要老成持重者不可。彭寵再三推託。劉秀道：彭將軍莫非見怪麼？彭寵躬身說道：既是這樣，末將不才，便去效勞是了。鄧禹又點五千士卒，與彭寵替回馮異；一面又留下一萬五千精兵，與耿况守鉅鹿；安排停當，第六天是黃道日期，便拔寨起身；一路秋毫無犯，浩浩蕩蕩，直向邯鄲進發。不到兩日，離邯鄲尚有三里之遙，鄧禹便下令紮營。王郎早已得到消息，先聽說吳漢反了，已經急得走頭無路。後來接二連三的探馬報個不住，又說鉅鹿失守，南轅被陷，王饒等陣亡，把個王郎只嚇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搓手頓足，竟像熱鍋上螞蟻一般，一處搔不着，鎮日價愁眉苦臉，短嘆長吁。劉林、趙猛等一班人，也是面面相覷，無計應付。正是：淚眼相看的當兒，忽見報馬飛來報道：劉秀的大兵，已到東郊扎寨了！王郎聽得這個消息，只嚇得尿滾屁流，張口結舌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翻着兩隻眼睛，朝左右說道：如此便怎麼好？劉林說道：依我的主見，不如去投降劉秀，或者不失封侯之位呢？王郎搖頭說道：不行，不行！這個計策，簡直是自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七十四回 招展花枝嬌娃臨大敵 掃除草寇虎將立奇功

一六八

已去討死；我想我們若去投降那劉秀，一定是不旨收納的；到那時，只消嘴一動，我們還想活麼？大家正自沒有應對的法子，這時高家四將，挺身出班說道：大王休要高長別人的志氣，滅了自己的威風；愚弟兄四人，願帶三千兵馬出城，包將這班毛賊殺得他片甲不存。王郎聽他這番話，忙閃目一看，只見高駿、高駘、高驩、高駒弟兄四個，雄糾糾，氣昂昂的站在殿前。他見此情形，心中又沒了主意，向劉林問道：在卿家意下如何？劉林答道：依我的話，還是投降的好。高家四將，雖有能耐，怎能和劉秀手下的大將廝殺呢？不要講別的，單說昆陽一戰，誰不聞名？他們要去，豈不是以卵擊石麼？他還未說完，高駘哇呀呀直嚷起來，大叫道：偏是你這狗頭，貪生怕死的要去投降劉秀，便在大王面前，信口胡謔；我們今天偏要去拼個他死我活。高駿聽的一聲，拔出寶劍，剔起眼睛，向劉林說道：誰再提投降，先結果了他再說。劉林到了這時，真是噤若寒蟬，一聲也不敢多響。王郎見他們都動了火，深怕弄反了臉，不是要的，趕忙說道：高將軍的主見不錯！自古道：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；還是煩四位將軍的大駕，前去殺退賊兵，孤王就萬分感謝了！高駿等昂然退出來，各綽兵器，飛馬出城，指揮衆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兵，背城排成陣勢，等候廝殺。再說劉秀等正是纔將大營紮好，瞥見城門大開，一隊賊兵，蜂擁出來，排成陣勢，忙向帳下問道：「那位將軍願去攻打頭陣？」景丹挺身出來，向上打躬答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鄧禹心中大喜，即對景丹說道：「將軍肯立頭功，那就妙極了！不過第一陣，用不着將軍動手；將軍的騎兵，最好作爲後應，殺得他措手不及才好呢。」景丹點頭稱是。這時馮異、伯姬同時出班，對鄧禹討令出馬。接着王霸、延蓋也過來討令。鄧禹也不阻止，一一發下大令。四將領令出帳。鄧禹分付景丹道：「久聞將軍部下的騎兵，非常厲害！今天出陣，務須趁他不備，沖殺一陣爲上着。」景丹點頭會意，出帳上馬，點齊騎兵，隨後起身趕到垓心。只見高駿立馬垓心，手持四竅八環潑風刀，正在那裏罵陣。劉伯姬那裏還能忍耐，攪動梨花槍。那桃花征駒曉得要廝殺，雙耳一豎，直沖過去。伯姬和高駿接近了，各展兵刃，奮勇大殺。大戰二十餘合。高駿漸漸不濟，汗如雨下，喘不成聲。高驍見他大哥要走下風，忙拍動征駒，耍起雙鞭，來助高駿。雙戰伯姬。伯姬那裏放在心上，不慌不忙，敵住二人。又戰了五十餘合。高駿、高驍被她那支梨花槍，只逼得像走馬燈一樣，近身不得。高驍、高駿各催坐騎，趕到垓心，將劉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四回 招展花枝嬌娃臨大敵 掃除草寇虎將立奇功

一七〇

伯姬團團圍住，槍刀齊舉。伯姬毫不怯懼，奮起精神，和四將大殺。這邊早惱動了馮異，手執獨脚銅人，飛馬趕到核心，厲聲大罵道：「好狗頭！你們以多仗勢麼？他飛起銅人，直奔高駿打來。高駿慌忙敵住，高驢撇下伯姬，助戰馮異。伯姬見去了兩個勁敵，登時精神大振，舞動梨花槍，飛花滾雪價的逼住二人。戰到分際，猛聽得伯姬長嘯一聲，手起槍下，刺高驢於馬下。高駒大驚，兜馬要走，李通帶了一隊兵，從斜刺裏沖了出來，擋住高駒，大吼一聲，手起刀落。高駒的首級，竟像西瓜一般，登時和頸上脫離關係。高駿見兩個兄弟，齊送性命，不由的心中大驚，刀法一亂，被馮異覷着個破綻，一銅人將他打得腦漿迸裂，翻身落馬。高驢魂飛天外，一鞭坐騎，落荒而走。馮異帶馬追來，李通喊道：「馮將軍！窮寇莫追！由他去罷！」馮異收馬回來，合兵一處。景丹正要發出騎兵，忽聽伯姬嬌聲向那些賊兵喊道：「衆賊子聽者！要保全首級，趕快拋戈丟甲，還不失本身的地位。那些賊兵聽得這話，誰不望風歸附呢？霎時倒戈垂甲，一齊下跪。馮異一一的安慰，共收降卒二千餘人。大家商量一會子，便領兵乘勝攻城。一時矢石如雨，城上的守城賊兵，死力拒住，看看不支。王郎到了這時，真個是上天無路，入地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無門。諫議大夫杜威對他說道：高家四將，現已陣亡，還有什麼依恃呢？在我愚見，趕緊去投降，還能保全原有的位置；否則立刻攻破了城，玉石俱焚，那時悔之晚矣！王郎忙道：是極，是極！就請你去說罷！杜威出來，先命人城門開放，自己乘馬出城，到了劉秀的大營，將來意說明。劉秀勃然大怒道：王郎妖言惑衆，罪在不赦，還想保全原有的位置麼？杜威道：大王息怒，久聞大王以仁信昭著，今天邯鄲既降，當然要封邯鄲之主爲萬戶侯，以安人心。劉秀大怒道：王郎小醜，竟敢冒沖漢裔，待他不死，已是格外施恩，還想封他萬戶侯麼？杜威不敢再說，只得告辭出來。劉秀督隊攻城，一連攻了十數天。城內因爲糧食缺乏，衆心惶惶，遂不由王郎做主，一班士卒，豎起降旗，大開城門。劉秀督隊進城，再來搜尋王郎，一些影子也沒有了，連劉林也不知去向。劉秀安民已畢，便命人大排筵席，論功行賞。諸將領你跨我的本領，我贊你的功績，吵鬧得一團糟似的。劉秀與鄧禹前來，一一查點，獨不見了馮異，忙問衆人道：馮將軍到那裏去了？有個小卒上來稟道：馮將軍在營後的大樹之下呢！劉秀與鄧禹忙到後營，果然見馮異獨立大樹之下，意態消閒，竟像沒有知道論功的一樣。劉秀一把將他拉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五回 帳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壇下三呼蕭王初即位

一七二

進營中。正要行賞，瞥見長安的使臣，手執劉玄的封冊，逕入帳來。劉秀忙起來迎接。鄧禹展開封冊，只見裏面加封劉秀爲蕭王之職。這正是：

慢道疆場無結果，

誰知竹帛早標名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本回千迴萬轉，描寫戰鬥情形，雖亂如絲縷，絕未疎漏一筆，殊覺難能。寫諸將性格，深刻如畫，一一活躍紙上，涇渭顯然。劉伯姬一弱女子耳，居然身臨大敵，殺賊如麻，且瞻前顧後，其智勇當不亞於鬚眉，吾恐姬嬪將軍，伯姬其始也！

第七十五回 帳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壇下三呼蕭王初即位

却說文叔正要犒賞衆將，忽然接到劉玄的封冊，錫爲蕭王，自是欣喜，忙擺酒席，款待來使。那來使對劉秀說道：還有旨意一通在此，請王爺細閱。卑職公務匆忙，不敢耽擱，就此告辭。那來使將旨意取出，告辭而去。劉秀和衆人將旨意折開觀看，只見裏面並無別話，祇寫着：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掃滅王郎功績隆厚，加晉蕭王，仰卽班師西下欽此。

劉秀看罷，驚疑不止，便對鄧禹說道：我們方將王郎掃滅，河北一帶的地方，還未收復，何能卽刻退兵？我倒不懂，他是什麼用意？鄧禹笑道：主公那裏知道他們主見？主公軍威日盛，所向無前，百姓歸心，羣雄依附，深恐我們一朝反臉，去報大將軍續的舊恨，哪別的還有什麼用意呢？劉秀沉思一會，答道：恐怕不是這樣的用意罷！話還未了，朱祐馮異齊聲說道：當此亂世之秋，劉玄何人，怎能作萬民之主？惟大王有日角相，天命所歸，不宜自誤！劉秀聽罷，便對二人笑道：兩位將軍，莫非今朝慶功筵上多吃了幾盃酒麼？怎的這樣的亂說？須知刺姦將軍鐵面無私，劍下從未留過情面；還勸兩位將軍少說爲佳！馮異朱祐果然不敢再說。鄧禹早知就理，忙對諸將說道：今天主公加封晉爵，諸位將軍，且請痛飲一場，不才自有定論。耿弇這時向鄧禹一笑。鄧禹也沒答話。大家從容入席，酣呼暢飲，席間鄧禹對文叔說道：諸將之內，我最佩服是馮異；你看他不邀功，不求賞，端的是個大量大器的英雄。我看，真正不可多得哩！劉秀點頭笑道：果然果然！方才諸將，誰也爭強論勝；惟有他一個人反到營後的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五回 帳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壇下三呼蕭王初即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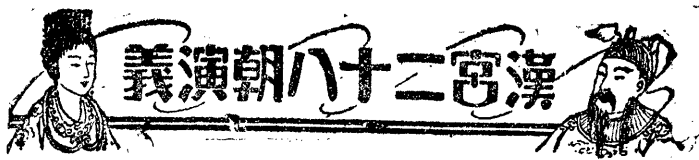
一七四

大樹底下，可見他的心思與衆不同了。李通大笑道：「那麼主公不要封他，我倒有個頂好的封號。」鄧禹笑問道：「李將軍有什麼封號呢？」李通笑道：「何不就叫他爲大樹將軍呢？」大家鼓掌附和道：「妙極了！好一個大樹將軍！從此以後，我們就叫他爲大樹將軍了。」劉秀含笑不語，一會子，日落西山，不覺已到酉牌時候了。大家撤退殘席，重新入座，又議了一回軍事，才各自去安寢不提。在下說到這裏，却要岔到劉玄那面去說了。因爲一枝筆不能寫兩面事，劉玄那面的消息，至今未有提起一字，恐怕讀者納悶，所以趁他們睡覺的空子，特地抽暇來報告一下子罷。閑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且說劉玄在洛陽住了四個月，申徒建、李松等一班人，極力攬掇，遷都長安。這時已到更始二年的九月了，劉玄入長樂宮，升坐前殿。郎吏兩傍站立，肅穆一堂，把個劉玄羞得頭也不敢擡起，垂頭播弄衣帶，一言不發。霎時羣臣朝賀已畢，劉玄羞答答的一聲也不敢響。李松、趙萌勸他封功臣爲王，勸了半天，劉玄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教我怎樣封法？」話未說畢，朱鮪大聲抗議道：「從前高祖有約，非劉氏不王；今宗室且未加封，何能先封他人呢？」李松、趙萌又請劉玄先封宗室。劉玄只是眼管鼻子，鼻管腳後跟的坐在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那裏縮做一團，滿臉飛紅，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李松催道：「請陛下不要遲疑，就論功加爵罷！」劉玄急得漲紫了臉，向李松帶怒含嗔的說道：「封他娘的什麼勞什子！儘管來嚙蘇不了！這個倒頭皇帝，我也不要做了，倒也落得清淨些。」李松急得走頭無路，忙走到他的跟前，附着他的耳朵，正要說話。誰知劉玄見他跑來，將頭移到自已耳邊，他不禁嚇得一大跳，雙手掩着耳朵，大聲哭道：「我不做皇帝，與你有什麼相干？你想來咬我麼？我偏不做，看你們怎樣對待我？」他說罷，撩起袍服，便要下殿。朱鯨見此光景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忙來將他拉住，哄道：「不用害怕，他不是咬你的，是來教你主義的。他聽了這話，登時露出一嘴黃牙，向朱鯨笑道：「真的麼？」朱鯨正色說道：「誰騙你呢？他才重復坐下，用袖子將眼淚拭去，向李松道：『你來！你來！有什麼話，你就說罷！』」李松悄悄的說道：「你不是不會封嗎？」劉玄連連點頭道：「不會封，不會封。」李松道：「你就照封劉秀那樣封法就對了。」劉玄大喜道：「曉得了，共封幾個人？」李松道：「宗室內共有八個，我來報名與你；我報一個，你封一個，好麼？」劉玄點頭稱是。李松便向殿下喊道：「定樂侯劉嘉聽封，劉嘉越班出來，到塔跪下，三呼萬歲。」劉玄却又弄得莫名其妙，兩眼不住向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李松翻着。李松暗暗着急道：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木瓜！他連連用嘴向他一努。劉玄便大聲說道：大司馬蕭王劉秀。他沒頭沒尾的說了一句，便不言語。塔下衆郎吏，一個個弄得不知所以，面面相覷。李松、朱鮪、趙萌等一干人，只急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朱鮪忙向李松說道：誰教你叫他這樣封法的？李松急道：我又何曾這樣說法的。劉玄翻起眼睛向李松道：你還賴呢，不是你方才對我說的嗎？李松聽得這話，方才會過意來，忙向他啐了一口道：不要說罷。五頃田裏長的一只大傻瓜，誰叫你這樣封的他說罷。向朱鮪說道：不如我們替他封一下子罷。朱鮪沒法，只得和李松假傳聖旨，將宗室以及功臣，一一的封贈封畢，劉玄才退殿，到了長樂宮，將金冠往櫺上一擲，咳聲嘆氣的說道：我又不知幾時作下什麼孽，弄到如今，不知從那裏說起，好端端多麼自在，定要壓住我做這晦氣皇帝，我真倒霉極了！他一個人正在這怨天尤人的當兒，瞥見趙萌走進來向他說道：主公！他一句還未說完，劉玄剔起眼睛向他說道：誰是你家祖宗？你不要將我折殺了罷！趙萌見他怒容滿面，知道他的宿氣未消，忙滿臉堆下笑來，向他說道：小臣今天辦了些狗肉，用沙鍋煨得粉爛，請你去吃一頓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如何？劉玄本來醉嗜狗肉，聽他這話，不禁口角流涎，忙笑嘻嘻的對趙萌道：「真的，有麼？」趙萌道：「一大沙鍋子，全是關西狗肉，又肥又香，請你就去罷！」劉玄只笑得一張嘴合不攏來，忙取了金冠，一拉趙萌便要動身。趙萌慌忙的對他說道：「如今你是皇帝了，要出去是很不容易，要去非要先將衣服換好，才能動身。」劉玄急道：「誰是皇帝？你孫子才是皇帝呢！你兒子才是皇帝呢！」趙萌道：「你不換衣服，我也不帶你去。」劉玄無奈，只得草草的將衣服換好，帶了兩個宮侍，一溜烟跟到趙萌的府內。趙萌親自到後面，將一沙鍋子狗肉，捧到前面。劉玄嗅着狗肉的香味，嘴角上的饑涎像那雨過的簷溜，點點滴滴的險些兒將前襟濕透，偏是那趙萌的話多和他談了許多閑話。他可再也耐不住了，向趙萌道：「你這人忒也小氣，既請我來吃狗肉，爲什麼儘管說廢話，不吃狗肉呢？我難道來和你談話的麼？」趙萌跌足笑道：「我真糊塗了。忙命侍者去取一壺好酒來。」兩個人對面坐下，吃着狗肉，喝着酒，十分高興。劉玄一面狼吞狗嚥的吃着，一面向趙萌說道：「你真是我的恩人！自從做了這個倒頭皇帝之後，鎮日價的吃那些鹹鷄辣鵝，一點情趣也沒有；可憐我生平就歡喜這狗肉，我有了狗肉，什麼都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五回 幃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壇下三呼蕭王初即位

一七八

要了；今天可讓我吃他一個暢快。趙萌笑道：主公實在歡喜；我每日親自動手，辦一沙鍋子，着人擡進宮去如何？劉玄聽他這話，忙停下筷子，答道：那就好極了。兩個人一飲一呷，不覺都有些酒意。在趙萌的用意，想借此籠絡劉玄，自己好肆無忌憚。不想劉玄果然中了他的圈套。他便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向劉玄說道：主公請暫坐一會，我還有點事情去。劉玄忙道：你有事，儘管請便罷，我也不陪了。趙萌起身出去，停了好久，還未回來。劉玄一個人丟下酒盃，弄筷子的吃個不住，真個是滿棹淋漓，渾身斑點。這時突然一陣香風，吹了進來，那一股蘭麝之氣，中人欲醉；接着又聽得環珮聲音，零零丁丁的由遠而近。劉玄放下盃箸，閃着醉眼一看，只見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兒，站在門傍，手裏拿着幾枝菊花，生得柳眉杏眼，雲鬢堆鵲。他眼睛便定了神，再加吃了許多酒，便自持不住，不由的笑問道：美人姐姐請進來吃盃暖酒罷！那女子嬌羞答答的走了進來，在趙萌的位子上坐下去。劉玄真個是喜從天降，忙倒了一盃暖酒，雙手捧了過來。那女子忙站起來，接了過去。劉玄笑嘻嘻的問道：美人姐姐你姓什麼？你叫什麼名字？請你告訴我！她先用眼睛向劉玄飄了，一下子，然後又嫣然一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笑，說道：你問我嗎？劉玄點頭道：正是，正是。她道：我姓趙，剛才和你吃酒，就是我的爸爸，他現在出去有事了。臨走的時候，他關照我，說你一個人在這裏吃酒，怪冷清的，特地教我來陪伴陪伴你的。劉玄大喜道：原來如此，我還不曉得咧！姐姐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你叫什麼名字？告訴我，好照名字喊你。那女子微微一笑，然後慢慢的說道：我今年十七歲了，名叫媚熙。劉玄又笑道：媚熙妹妹，你有婆家沒有呢？媚熙啐道：誰和你來纏不清呢！劉玄忙道：妹妹，請你不要動氣，原是我說錯了；我還有一句話，不知你肯麼？媚熙笑道：什麼話？他道：我聽人家說的，我們男人和美人兒在一起睡覺，極有趣的；我看你今天不如和我睡一會子，究竟有趣沒有？她聽他這話，兜頭向他啐了一口道：誰和你混說不清呢？我也要去了。她故意站起來要走。慌得劉玄自己用手打了幾個嘴巴，說道：好妹妹，請你不要動氣，我再說，隨你打，好麼？媚熙心中又好氣，又好笑。忙過來將他的右手拉住，笑道：又要亂說，又怕得罪人，何苦這樣的？劉玄一陣酒湧上來，一張嘴吐了一大堆。媚熙掩着鼻子，笑道：黃湯少灌些，也不致這樣嘔了。啊！劉玄站不住，一歪身，往媚熙的懷中一倒，慌得媚熙一把將他扶住，忙教人將地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五回 幃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帳下三呼蕭王初即座

一八〇

上的醜醜掃去，自己扶着劉玄到一所小廂房裏面的床上睡下，自己奉了他的父親的命令，和衣在劉玄身旁睡下。劉玄睡到夜半子牌時候，酒也醒了，伸手一摸，覺得有人睡在他的身傍，他用手在這人頭上一摸，摸到她的雲髻，再往下摸，祇覺得雙峯高聳，好似新剝鷄頭。他不禁心中暗喜道：那美人姐姐果然來和我睡覺了。他摟着她，親了一個嘴，問道：你可是媚熙姐姐嗎？連問幾聲，她總沒有答應一聲。他可急了，忙用手將她一搖，輕輕的說道：美人姐姐！你爲什麼不睬我呢？她才微微的伸開玉臂，悄聲笑道：你儘管問我怎的？他笑道：人家說的男女睡在一起，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快樂；我和你一直睡到這時，也不見得有什麼快樂。他還未說完，她嗤的笑了一聲，悄悄的說道：傻子！你曉得什麼？我來教你。她說罷，輕抒皓腕，寬衣解帶，做了一個薦枕的巫娥；約莫有兩個時辰，把個劉玄只樂得心花大放，不可收拾，真個是春風一度，恍若登仙，忙道：好極好極，我們再做一回看。她笑道：這事是逢着高興，萬不可當爲兒戲的。他得着甜頭，那裏肯依，不由他分說，硬來上馬，翻雲覆雨了一回，只弄得精竭神疲，方才住手。二人並頭而睡。直到五更，外面有人敲門，媚熙在床上醒了，曉得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他的父親來探聽究竟了。她披衣下床，將門開了，趙萌低聲問道：「新事如何？」趙媚熙答道：「你老人家去問他罷。」趙萌中心早已明白，走到床前。劉玄慌忙坐起，說道：「趙老爺子！這時來做什麼的？」趙萌道：「微臣萬死，將主公留在此地，直到一夜，還沒回去，現在請駕回宮罷。」劉玄大驚道：「那如何使得？」我和你女兒，正自睡得有趣，誰願意去呢？」趙萌聽了，便知己與女兒有了事情了，格外催道：「主公請駕回宮罷！如果他們尋問起來，微臣吃罪不起。」劉玄道：「那便如何使得？」要叫我走，須要叫你家女兒隨我一同進宮去，我才走呢。」趙萌巴不得的，他說出這一句呢。忙道：「主公既然看中小女，請先回宮，我即着人送去就是了。」劉萌道：「那可不行，非要隨我一同去才行呢。」趙玄忙令與人擡着他們二人，繞道進宮。一連幾天，劉玄也不上朝，鎮日價的宣淫縱樂，不理朝政，將趙萌封爲右大司馬，秉理朝政。趙萌這時真是大權在手，爲所欲爲，一班狐羣狗黨，都來極意逢迎。趙萌一一賞給他們官職，小小篋夫，俱是錦衣大帽，出車入馬，威風凜凜。長安城中，充滿了傀儡的官員，軟敲硬詐，只弄得怨聲載道。一班百姓，編出謠歌來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在街頭巷尾的唱道：「灶下養，中郎將；爛羊胃，騎都尉；爛羊頭，關內。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五回 帳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帳下三呼蕭王初即位

一八二

侯唱個不住。趙萌等一千人，那裏知道是諷刺自己，收吸民膏，無微不至，一班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這也不去多說。再說劉文叔進得帳來，正要安息，瞥見帳外走進一個人來，往他的床前一跪，說道：望主公容納微臣數語；微臣雖肝腦塗地，亦所情願。劉秀大驚，忙用手將來人拉起，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耿弇。劉秀忙伸手將他拉起，問道：卿家深夜前來，有什麼指教？耿弇道：海內萬民，誰不苦恨王莽？于今莽賊已除，復思劉氏；聞漢兵起義，莫不歡騰，如脫虎口，復歸慈母。今更始爲天子，昏弱無才，貴戚縱橫都內，政治紊亂，比莽更甚！大王功名已著，天下歸心，若不決計自取，轉眼之間，將此大好山河，歸諸別姓了。日間諸將之陳言，未爲不是，奈何大王不察耶？劉秀聽他這番話，點首無言。忽然又有一人，進帳跪下，劉秀展目一看，原來是虎牙將姚期，只聽他說道：河北地近邊塞，人人習戰，號爲精勇。今更始失政，大統垂危。明公據有山河，擁集精銳，如果順從衆心，斷然自主，天下誰敢不從？請主公勿疑。劉秀聽得，便點首對二人說道：二卿高見，正與孤暗相吻合。日間諸將陳詞，也非不是；孤爲慎重起見，故作一頓。殊不知事未成，機先露，爲辦大事者第一忌。既然衆卿一心擁戴，秀非草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本豈得無心准從衆議便了。二人見他答應，真是喜不自勝，忙退出來尋鄧禹。二人剛剛出得帳來，忽然有一個人，將二人的肩頭一拍，悄悄的笑道：你們好大膽，竟敢瞞住衆人在這裏議論這些事情。二人大吃一驚，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鄧禹。二人大喜，忙對鄧禹道：先生來得正好，主公現在被我們諫准了，就請你佈置大計罷。鄧禹笑道：還到這會呢，我早就安排停當了。二人驚問道：你這話不是奇極了麼？你不等主公答應，就好去安排了麼？鄧禹笑道：我早就料定了，目下多說無益，到了後天，自有分解。二人聽了，只是納悶。耿弇笑道：鄧先生！無論做什麼事，老是不肯說明，全叫人打悶葫蘆。鄧禹附着二人的耳朵，如此這般說了一番。二人方才明白，便和鄧禹告辭出來，一夜無話。到了第二天，鄧禹下令班師。諸將莫明其妙，紛紛入帳，詢問鄧禹何故班師。鄧禹笑道：請諸位將軍，不要細問，我自有一道理。一時拔動大隊，浩浩蕩蕩，直向鄴城進發。正是：鞭敲金鉦，人唱凱旋，軍威齊整，旗幟鮮明。在路不止一日。那天到了鄴城，守城的將卒，大排隊伍，開城迎接。劉秀等率隊進城。過了數日，劉秀鄧禹仍然沒有提及一字，諸將領好不氣悶。一天，劉秀點齊衆將，自己升帳，對衆將說道：孤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五回 帳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帳下三呼蕭王初即位

一八四

家夜間夢見一條赤龍，飛騰上天，不知主吉主凶？到了現在，我的心裏兀的跳個不住呢！  
異鄧禹出班賀道：天命所歸，神靈相感，請主公不必遲疑，尅日先正大統，以安萬民之心。諸將聽得這話，齊呼萬歲。鄧禹便請劉秀登壇受命。劉秀到了此時，知道推辭不了，只得緩步登壇。祝官宣讀祝文。祝文讀畢，祭禮告祖，南面就坐，受文武百官朝賀。改元建武，頒詔大赦。這正是：

慢道鯨鯢吞海甸，

好看龍虎會風雲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著者之筆，其利如鋒，寫劉玄一段，極盡難堪之能事。趙萌有女，不貞宜也；然其父爲媚上起見，令親生兒女作此無恥行爲，趙萌之爲人不足稱矣。劉秀即位，盡費幾許週折，始正大統，可見聖明之主，斷非與一般昏昧庸弱者所可同日而語也。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4155B



